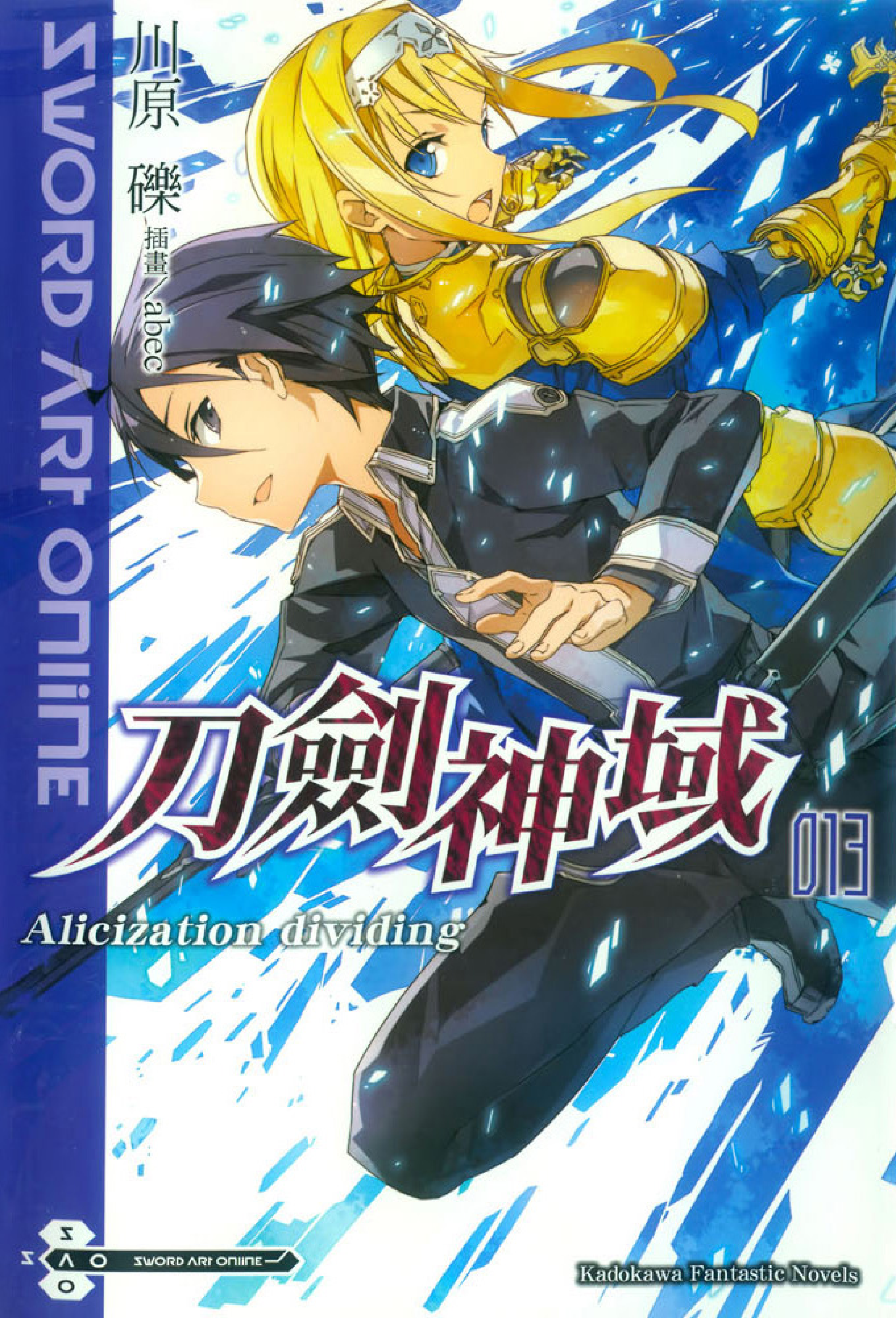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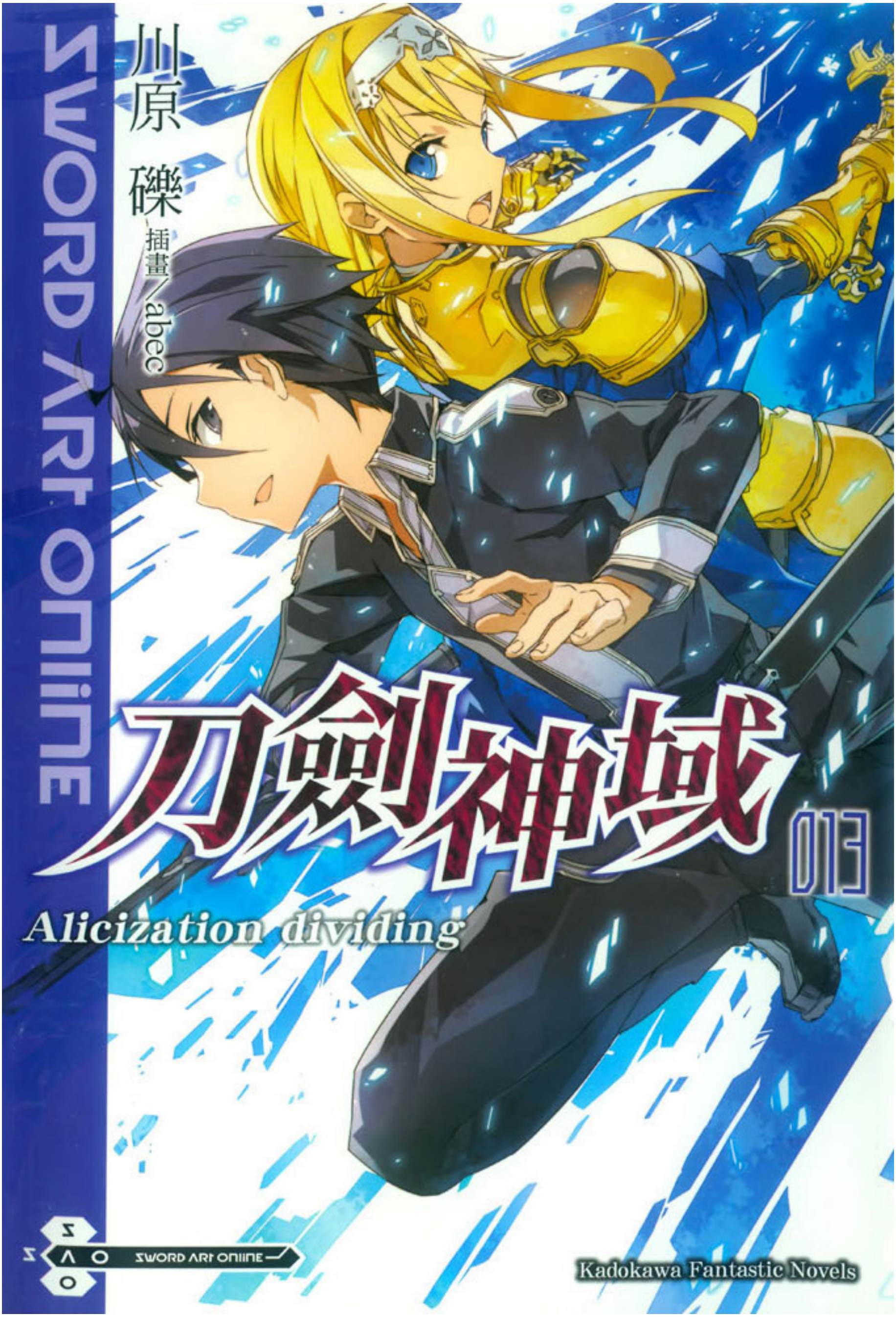

SWORD ART ONLINE
川原 礫
插畫／abec
刀劍神域
013
Alicization dividing
SAO
SWORD ART ONLINE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SWORD ART ONLINE
川原 礫
插畫／abec
刀劍神域
013
Alicization dividing
SWORD ART ONLINE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刀劍神域Sword Art Online

Alicization dividing

013

作者

川原砾

插画

abec

译者

周庭旭

制作信息

轻之国度录入组录入＝＝＝＝＝＝＝＝＝＝
作者：川原 砾
插画：abec
扫图：tayshot
录入：zbszsr
修图：cocy
http://www.lightnovel.cn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LK不负担任何责任
请体谅图源、录入、校对的辛勤劳动
不可修改文本档，转载请务必保留信息
本文特别严禁转载至SF轻小说频道
＝＝＝＝＝＝＝＝＝＝＝＝＝＝＝＝＝＝

制作者

江火如画

二校支援

Star_of_Africa

简介

「盛开吧，蓝蔷薇！」

桐人与尤吉欧在象征「公理教会」的白色大理石塔「中央圣堂」里，朝着最高司祭「亚多米尼史特蕾达」等待着他们的最上层前进。

途中两人终于和「金木樨」的整合骑士爱丽丝再次见面了。但是桐人和爱丽丝的「武装完全支配术」却失去控制而破坏了高塔的外墙，两人也因此被吸到圣堂外面。

与桐人分开的尤吉欧相信伙伴一定能存活下来，于是便独自继续朝塔顶前进。这时候最古老且最强的整合骑士——贝尔库利·辛赛西斯·汪终于出现在他面前。

面对这名从小就相当憧憬的传说武士，尤吉欧还是毅然拔出了蓝蔷薇之剑。

而这场决斗就在一名剑士的诞生下落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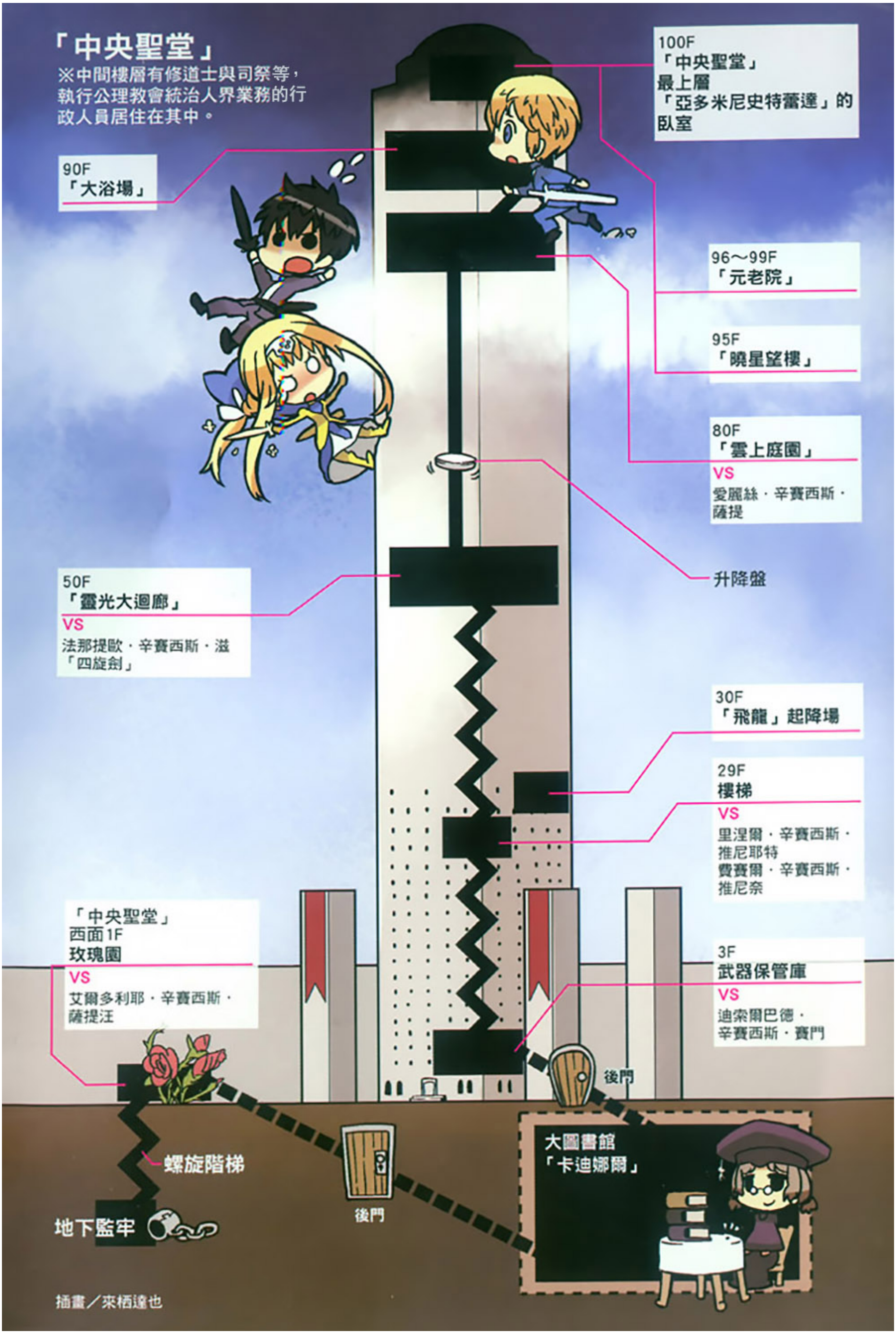
在桐人不在身边的情况下，尤吉欧穿着整合骑士的铠甲，眼神露出冰冷的光芒——


013
REKI KAWAHARA abec bee-pee
SWORD ART ONLINE
Alicization dividing
SWORD ART ONLINE


「很少看見這個姿勢啊，少年。
難道說……你會連續劍法嗎？」
—貝爾庫利・辛賽西斯・汪
§ 使用「時穿劍」的最強整合騎士。
「……很有自信嘛。」
—尤吉歐
§ 桐人在這個世界裡第一個遇見的居民。為了奪回青梅竹馬的少女愛麗絲，和桐人一起朝著「中央聖堂」的最上層前進。


「愛麗絲・滋貝魯庫……
這就是我的名字……？
我完全想不起來……」
—愛麗絲・辛賽西斯・薩提
§ 尤吉歐追尋的少女。使用「金木樨之劍」的整合騎士。
「妳真正的名字叫愛麗絲・滋貝魯庫。
現在的妳，是被亞多米尼史特蕾達
製造出來的『假愛麗絲』。」
—桐人
§ 迷途闖進神秘「假想世界」的少年。為了離開這裡而朝著「中央聖堂」的最上層前進。


「我跟你沒什麼好說的了。
戰鬥吧……你們也是為此而來到這裡的吧？」



「中央聖堂」
※中間樓層有修道士與司祭等，執行公理教會統治人界業務的行政人員居住在其中。
100F
「中央聖堂」
最上層
「亞多米尼史特蕾達」的臥室
90F
「大浴場」
96～99F
「元老院」
95F
「曉星望樓」
80F
「雲上庭園」
VS
愛麗絲・辛賽西斯・薩提
升降盤
50F
「靈光大迴廊」
VS
法那提歐・辛賽西斯・滋
「四旋劍」
30F
「飛龍」起降場
29F
樓梯
VS
里涅爾・辛賽西斯・推尼耶特
費賽爾・辛賽西斯・推尼奈
「中央聖堂」
西面1F
玫瑰園
VS
艾爾多利耶・辛賽西斯・薩提汪
3F
武器保管庫
VS
迪索爾巴德・辛賽西斯・賽門
後門
螺旋階梯
地下監牢
後門
大圖書館
「卡迪娜爾」
插畫／來栖達也

SAO SWORD ART ONLINE

「這雖然是遊戲，
但可不是鬧著玩的。」

──「SAO刀劍神域」設計者·茅場晶彥──

SWORD ART ONLINE
Alicization dividing

REKI KAWAHARA

abec

bee-pee

013

目录

转章Ⅳ 西历二〇二六年七月六日
第九章 整合骑士 人界历三八〇年五月
第十章 整合骑士长贝尔库利 人界历三八〇年五月
第十一章 元老院的秘密 人界历三八〇年五月

转章Ⅳ
西历二〇二六年七月六日

以全长四百公尺，宽两百五十公尺为傲的自走式巨大人工母船「Ocean　Turtle」里总共有十二层甲板。

只要想到世界最大的邮轮——实际上还是比Ocean　Turtle——「海洋绿洲号」有十八层甲板，就会觉得它的隔间实在有点奢侈。但据说是因为建造这艘船的目的不是航游旅行，而是海洋科学的研究，所以需要放置各种观测、分析用仪器的空间。当然明日奈本身也对于挑高的天花板没有任何不满。

吃水线下的一层为浮体甲板，第二层是机械室甲板，第三层到第八层是海洋生物、海底资源、板块构造等各种研究设施。第九层与第十层是客舱，第十一层为休息室、健身房、泳池等休闲设施甲板，而最上层的第十二层除了有雷达与天线之外，也设置了了望室。

这艘母船在登记上是属于海洋研究开发机构JAMSTEC，但这并非完全属实。由于主要动力使用了国产的加压水型原子炉，所以是和自卫队JSDF共同建造，竣工之后也有现役的自卫官驻守船上负责警备工作。

而且不只是这样而已。贯穿船体中心部的复合钛合金柱——通称「主轴」的内部更是完全在自卫队JSDF的管理之下，目前这个地方正进行与海洋完全无关的极机密研究。他们复制了新生儿的灵魂，然后在假想世界进行培育，希望能够产生世界上第一个Bottom-up型人工智慧——而整个计划的名称就叫作「Alicization计划」。

二〇二六年七月六日，礼拜一，上午七点四十五分。

探望过在主轴上半部，也就是被称为「上轴」的区域接受治疗当中的桐人——桐谷和人之后，结城明日奈便和完全潜行技术研究者神代凛子博士一起到第十一层甲板的休息室里吃早餐。

由于明日奈不是豪华客船的乘客——甚至有可能在统筹计划的菊冈诚二郎二等陆佐判断下被关进禁闭室（虽然不知道有没有）里，所以对食物与客舱没有什么表达不满的立场，但是自助餐形式的料理倒是相当豪华。

桌子另一侧，正用刀子切着炸白肉鱼排的凛子一边紧盯着切面一边

表示：

「这条鱼不知道是不是从Ocean　Turtle上钓来的喔？」

「这……这个嘛……」

盘子里装了相同食物的明日奈也畏畏缩缩地把一块鱼排送进嘴里。鱼肉相当松软，但是也很有嚼劲。虽然相当新鲜，但在这种外海真的能够伸出钓竿来钓鱼吗？

放下右手的刀子后，明日奈一边拿起装着冰红茶的杯子一边朝左侧的窗户看去。飘荡的海面是黑压压的一片，别说鱼了，根本连艘钓船都看不见。

现在想起来，明日奈只听说Ocean　Turtle目前的位置是在「伊豆诸岛沿岸」。但呈南北向分布的伊豆诸岛相当长。就连几乎位于中心的八丈岛也距离东京约三百公里那么远。

只要使用从东京带过来的手机，就能利用地图APP来确认现在的位置了，但很可惜的是船上因为保全上的理由而无法连接船内的Wi-Fi。虽说因为允许听取保存在记忆卡内的音乐档案而没有没收手机已经是相当宽容的政策，但老实说处于无法「一有问题立刻搜寻」的状态当中还是很容易累积压力。过去在SAO世界里的时候别说是搜寻了，根本没有办法获得现实世界的情报，不过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地不满。

将叹息与冰红茶一起吞下去后，明日奈决定转换自己的心情。

自己是因为一直无法抹灭对方没有给予充分情报的感觉，才会光是没办法使用网路就焦躁不已。

菊冈诚二郎与比嘉健所进行的「计划」，真的就只有昨天说明的那些内容吗？用来实验的「地底世界」里是不是还藏有其他秘密呢？还有——待在Soul　translator四号机里接受治疗的桐人，真的能像安岐夏树护士所说的，在明天就睁开眼睛醒过来吗……？

不对，前两个疑问就算了，第三个才是绝对无法忽略的疑点。但现在也只能选择相信了。到了明天——七月七日的时候，和人受伤的脑神经网路就能完成再生，而他也会恢复意识。虽然明日奈七日傍晚就得搭上由Ocean　Turtle出发的直升机回到东京，但应该还是有一些交谈的时间才对。当然应该也会有时间紧紧抱住他为了守护明日奈而受伤的身体。

一想到那个瞬间，明日奈就稍微恢复了一点精神，于是便一边继续用餐一边对凛子问道：

「凛子小姐，您清楚这艘船目前的详细位置吗？我只听说在伊豆诸岛沿岸。」

「……话说回来，我也跟你差不多呢……」

吃完炸鱼排的凛子稍微歪着脖子并把手插进白衣的口袋里。她应该是准备拿出手机吧，但想起无法连接网路的她脸色随即变了一下。

「呃……我记得比嘉说过好像是在距离御藏岛西边一百还是两百公里的地方……这样的话，那应该是三宅岛吧……」

凛子一边说出不确定的情报，一边朝以船上而言算是相当大的窗户看去。这时明日奈也再次看向蓝黑色的海面。

由于朝阳正从另一侧的窗户照射进来，所以两人脸庞面对的方位应该是西方。如果OceanTurtle现在位于伊豆诸岛西侧的情报属实，那么在水平线那端应该能看见御藏岛与三宅岛，甚至还能看见一点本州才对……

一边这么想，一边从左到右打量着海面的明日奈忍不住就轻声叫了「啊」一声。刚才看着窗户时没有注意到的物体，在朝阳的照射下发出了白色光芒。漂浮在远方海面上的细长人造物NPC——原来是一艘船。由于没有比较的对象，所以看不出大小，但体积应该相当大才对。

「凛子小姐，那里……」

明日奈放下刀子并且用手一指，而凛子也眯起眼睛并点头说道：

「哎呀，是一艘船。看起来应该不是……捕获刚才那些鱼的船吧……」

「咦，不是吗？」

「以渔船来说实在太大，而且颜色也太深……还有，上面的天线也太多了。」

凛子站了起来并往窗户靠近，这时明日奈也站到她的身边。虽然视力不算差，但海面升起的水蒸气让远方船只的影像不停晃动，也因此而让人看不太清楚细部。不过位于船中央的高挑桅杆上确实装置着好几组圆形天线。看起来和矗立在Ocean　Turtle顶端，也就是这座休息室正上方的大型天线桅杆十分相似。从直线造型的船体来看，它不像是渔船，反而像是运输船。不对，应该说像是……

「军舰……？」

明日奈刚低声说完，背后随即传来一道相当严肃的声音。

「那是日本的船。但是日本没有军舰喔。」

明日奈和凛子同时回过头去。这时双手拿着装有早餐的托盘站在那里的，是一名身穿纯白短袖制服的男性——中西一等海尉。

「早啊，中西先生。」

「早安。」

两人打完招呼后，高大的中西也很有礼貌地把托盘放到附近的桌上，然后弯曲上半身回了个礼。

「早安，神代博士、结城小姐。」

「难得在这里遇见，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

考虑了一下凛子的提议后，中西便点头回答：「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等到中西把托盘拿过来后，明日奈与凛子也坐回原来的位子上。一看之下才发现，这名自卫官的食量果然相当大，早餐除了一大盘鸡蛋、培根之外，还有一大堆沙拉。

「跟自卫队JSDF的伙食比起来，这里的餐点味道怎么样？」

听见凛子这似乎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后，中西微微露出苦笑，接着一边拿起叉子表示：

「老实说，Ocean　Turtle稍微好一点。像这些番茄和小黄瓜都是船上直接栽培出来的。」

「哇啊，这里还有菜园吗？」

看见明日奈瞪大眼睛的模样后，自卫官这次露出有些骄傲的微笑。

「是的，在第八层甲板后部。好像是海上大规模农场的实验。」

「所以这番茄才会稍微有点咸味吗？」

虽然凛子只是开玩笑……

「真的吗？」

但看见一脸认真地咀嚼起番茄切片的中西后，明日奈等人不禁笑了出来。当明日奈为了继续中断的早餐而拿起刀叉时，忽然想起中西刚才说的第一句话，于是便露出疑问的表情。

他虽然说日本没有军舰，但应该不可能才对。身为海上自卫官的他，原本的职场不就正是军舰……不对，自卫队JSDF并不是军队，所以隶属于他们的船只也不是军舰，原来是这种逻辑把戏吗？也就是说，窗户外面可以看见的船只是……

明日奈再次看向窗外，一边凝视着直线造型剪影的大型船只一边说道：

「那么……那不是军舰，而是自卫舰……？」

「差一点就猜中了。属于海自的船舰称作护卫舰。」

中西咧嘴笑了一下，然后自己也看远方的船并且继续表示：

「那艘船是新锐的泛用护卫舰，DD-127『长门』。至于在这个海域航行的理由，很抱歉没办法透露给两位…………唔……？」

简单明了的一句话不自然地中断，明日奈看向中西的脸后随即把视线移回海洋上。

结果灰色的军舰——不对，灰色的护卫舰刚好开始改变方向。不到十秒钟就把舰尾朝向Ocean　Turtle，然后往远方驶去。

看见这一幕的中西忽然站起来背对明日奈等人，接着从口袋里拿出薄型手机。迅速操作后把它贴在耳朵上，然后开始小声说话：

「菊冈二佐，抱歉在休息的时候打扰了，我是中西。护卫舰『长门』原本预定在后天二一〇〇前都要追随本舰……但是刚才却往西边转进……是，我马上过去。」

通话结束后，他便握着手机迅速转过身子。这时这名自卫官脸上已经笼罩着严肃的表情。

「博士、结城小姐。抱歉，我要先失陪了。」

「快去吧。我们会帮你收拾餐盘。」

「那就麻烦你们，告辞了。」

听见凛子这么说，中西随即以直立的姿势低下头来，接着用小跑步的速度离开休息室。

「……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了？」

「对啊……」

明日奈微微歪着脖子，然后再次看向窗外。

不知道为什么，护卫舰消失在远方晨霭的模样让明日奈感到有些不安，于是她便静静地紧握住左手。

第九章
整合骑士爱丽丝
人界历三八〇年五月

叽……

叽……

每当这道细微的声音响起，心脏就会跟着收缩。

声音的来源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名字的「黑剑」剑尖。它的前端一公分左右正插在公理教会中央圣堂外壁的白色大理石砖缝隙中。

握住黑剑剑柄的右手已经因为冷汗而湿濡，手肘和肩膀的关节因为快要无法承受重量，感觉就好像要脱离身体了。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我那条不怎么粗壮的右臂，目前正承受着两个人、一把超高优先度的长剑，以及一整副铠甲的重量。

像镜子般平滑的壁面完全没有施力处，而且剑也没办法继续往里面插了。身体下方就只有无限宽广的虚空。再加上这时不只是握剑的右手，连左手也因为吊着身穿黄金重装铠甲的女性骑士而濒临界限。

在「Underworld地底世界」这个异世界里，肉体疲劳的现象与现实世界有点不同。跟现实世界一样，步行或是全力跑完一段长距离的道路、经过剧烈的练习或是搬运重物都会感到疲劳。问题是，这种疲劳的感觉和受伤同样会让「天命」——地底世界经过数值化后的人命，也就是生命值——开始减少。

现实世界里几乎不会发生「累死」这样的事情。一般来说，肉体在受到严重的伤害前，就会因为疲劳而无法继续运动下去。但是在这个世界里，有时候真的能靠意志来超越肉体的极限。说得极端一点，就是有可能发生忍受着疲劳与痛苦一直跑到天命归零，然后在那个瞬间立刻倒地死亡的事情。

我现在正用自己的肉体支撑着庞大的重量。所以天命值一定会以确实的速度减少。即使用意志与毅力来持续紧握左右手，依然得面临天命归零而当场死亡的那一刻。那个瞬间我的右手也会离开黑剑，接着女性骑士也将因为坠落到数百公尺下方的地面而丧生。

而且现在持续受损伤的不是只有我而已。只用剑尖承受巨大重量的爱剑也承受着超越极限的负荷。再加上我在之前的战斗里，就已经使用

过两次耗损大量天命的「武装完全支配术」了。虽然在这种状态下无法打开史提西亚之窗来确认数值，但是天命在几分钟内归零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到时候剑将会完全粉碎，就算把它收进剑鞘里也无法修复了。

连名字都还没有决定就折断的话，这把剑也未免太可怜了，不过那个时候我自己也会摔落地面而死。因此一定得尽快想办法解决这种状况才行，但我的筋力最多也只能让自己像这样吊着，而且——

「够了，把你的手放开！」

吊在我手上的女性——拥有神器「金木樨之剑」的黄金整合骑士Intregrator爱丽丝·辛赛西斯Synthesis·萨提Thirty发出了不知道第几次的叫声。

「我不想被你这种大罪人解救，然后活在这个世界上丢脸！」

她这么说的同时，还为了挣脱自己被抓住的右手而不停晃动全身。我手里被汗水弄湿的护手也因此微微往下滑落。

「呜喔……笨……」

我一边发出没有意义的声音，一边拼命让晃动停下来。但是插在墙壁里的黑剑剑尖已经因为震动而往外拔出一公厘左右。死命恢复静止状态之后，我便往下瞄了一眼并且大叫：

「别乱动啦笨蛋！既然是整合骑士Intregrator，就应该知道这个时候自暴自弃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吧，笨蛋！」

「什……」

我脚底下那张雪白的脸孔顿时涨红。

「又……又在愚弄我了！把话收回去，罪人！」

「吵死了！净干些蠢事的笨蛋当然是笨蛋啦，这个笨蛋！大笨蛋！」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想先挑衅再邀她谈判，或者纯粹是因为太过火大，我只是不顾一切地扯开喉咙这么大叫着：

「听好了！你要是在这里死了，留在塔里的尤吉欧马上就会到最高司祭那里去！你的任务是要阻止这件事发生吧！那么身为整合骑士Intregrator的你应该要不顾一切地以活下去为最优先事项才对！你这笨蛋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所以我才会骂你笨蛋啦！」

「呜……竟……竟然用那么过分的言语辱骂了我八次……」

以整合骑士Intregrator的身份醒过来后，应该就没被人骂过笨蛋的爱丽丝

气得脸红脖子粗。看见她稍微举起左手上闪耀的金木樨之剑，以为她是要同归于尽的我顿时冒出了一身冷汗，幸亏最后她似乎还是理智战胜了冲动，只见长剑再次无力地往下垂。

「……原来如此，你说的话也有道理。但是……」

整合骑士Intregrator咬紧如珍珠般的牙齿并提出反驳：

「那你为何不把手松开？你能证明并非是让我比死还难受的怜悯，使你没有这么做吗？」

这当然——不是怜悯。因为解救爱丽丝本来就是我和尤吉欧来到中央圣堂的理由之一。

但是现在根本没有从头说明清楚的时间了。何况尤吉欧要救的并不是爱丽丝·辛赛西斯Synthesis·萨提Thirty，而是八年前在卢利特村被掳走的青梅竹马爱丽丝·滋贝鲁库。

我拼命运转快要因为超过负荷而烧焦的脑袋，努力想着能让爱丽丝接受的借口。但这种东西不可能马上就冒出来。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只能说出某种程度的事实了。

「我……我和尤吉欧不是为了消灭公理教会才爬上中央圣堂。」

我笔直地往下看着爱丽丝发出强光的蓝色眼睛，接着死命把话从嘴里挤出来：

「我们也跟你们一样，想守护人界不受黑暗领域的侵略。因为我们两年前也在尽头山脉和哥布林集团战斗过了……不过就算我这么说，你应该也不会相信吧。所以我不能让据说是最强整合骑士Intregrator之一的你死在这里。因为你也是宝贵的战力。」

这应该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吧，只见爱丽丝皱着眉头沉默了一阵子，但马上就以尖锐的言词回答：

「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要对人挥剑，犯下让人流血的最大禁忌呢！」

爱丽丝双眼里燃烧着纯粹的正义之念——即使那只是最高司祭按照自己心意创造出来的东西——并这么大叫着：

「为什么要伤害艾尔多利耶·辛赛西斯Synthesis·萨提汪Thirty One等众多骑士呢！」

很可惜的，我找不到能回答她诘问的言词。因为对爱丽丝所说的想守护人界之类的内容，除了是内心的真实想法之外，同时也是最大的欺瞒。

我爬到中央圣堂最上层后，如果战胜最高司祭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就能让隐者卡迪娜尔Cardinal恢复所有权限。而她为了预防即将来临的惨事，将会把地底世界完全初始化。但我到现在都还没想出办法来回避这个让一切归零的结局。

但是，我在这里和爱丽丝一起坠楼而死的话，将会造成更巨大的悲剧。

在卡迪娜尔Cardinal没有恢复权限的情况下，「负荷实验最终阶段」——也就是黑暗领域的侵略将会直接开始，被我和尤吉欧打伤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们与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将会一起被击倒，接着人类也会在痛苦和哀嚎当中被灭绝。

而最令我无法接受的是，就算我在这个世界里丧命，也只会从位在现实世界里的某处「Soul translator」中醒过来的这个事实。地底世界的人民在尝尽地狱般的痛苦后死去，只有我一个人毫发无伤地回到现实世界——我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接受这样的结局。

「……我……」

现在的爱丽丝是教会与秩序的守护者，我把仅剩的一点时间全用在她身上究竟又能传达些什么呢？但是就算这些话不能打动她，我除了拼命把它说完之外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我和尤吉欧在学院里砍杀莱欧斯·安提诺斯与温贝尔·吉杰克，是因为公理教会与禁忌目录错了。其实你也知道是这样吧？就算禁忌目录禁止这么做……但你真的认为上级贵族就能够随心所欲地玩弄罗妮耶和缇洁那样的无辜少女吗！」

两天前在上级修剑士宿舍里目击的光景——缇洁她们全身被无情地捆绑住，脸颊上流着泪水的模样再次浮现在眼前，我也忍不住全身颤抖了起来。虽然插在墙上的剑尖再次发出摩擦声，但我根本不在乎这件事，只是继续大叫：

「怎么样啊！快回答我，整合骑士Intregrator！」

激烈的感情化成眼角的一滴泪水往下滴落，碰到下方的爱丽丝脸颊后随即四处飞散。黄金骑士急遽屏住呼吸并且瞪大了眼睛。

最后从她嘴唇里发出来的细微声音，已经不像刚才那样带有强烈的愤怒了。

「……法律就是法律……犯罪就是犯罪。如果可以由人民自由判断是不是违法的话，那要怎么维持秩序呢？」

「那又由谁来决定订下这些法律的最高司祭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是否正确呢？是天界的神吗？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不现在就降下天谴用落雷把我烧死呢？」

「神明——史提西亚的旨意将借由我们这些仆人的行为自然地展现出来！」

「我和尤吉欧就是为了弄清楚这一点而爬到这里来！为了打倒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证明她才是错的！所以，基于同样的理由……」

我稍微往上瞄了一眼，确认插在墙壁里的爱剑已经濒临极限。下一次爱丽丝再乱动……不对，应该说只要稍微有风吹过剑尖就会折断，而我们两个也会一起坠落。

「……现在不能让你死在这里！」

我用力吸了口气，然后把它集中在腹部，接着聚集仅剩的力气。

「——呜喔喔！」

随着所有能挤出来的声音，把吊在左手上的爱丽丝往上拉。双臂与双肩的关节虽然产生一阵剧痛，但总算把爱丽丝抬到同样的高度，然后用最后的力量大叫：

「把剑插进那条缝隙里……！我已经撑不住了，拜托！」

我露出拼命的表情，紧盯着旁边脸孔完全扭曲的爱丽丝。

一瞬的沉默后，爱丽丝的左臂有了动作，金木樨之剑的剑尖发出尖锐的声音并深深插进大理石缝隙当中。

黑剑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离开缝隙，而我丧失握力的左手也放开了爱丽丝的手。

在从脚底直接贯穿脑部的慌乱当中，我瞬间在脑海里描绘经过漫长下坠，以及最后将面临的「死亡」。

但实际上只有经历短暂的飘浮感以及瞬间的冲击而已。因为爱丽丝的右手迅雷不及掩耳地抓住我上衣的衣领。

确认爱丽丝的剑与双臂能够撑住两人份的重量后，我才大大地松了口气。跳得像战鼓那么急的心脏开始慢慢减速，而我也再次有了依然活着的感觉。

「…………」

这时我默默抬头，往上看着短短一秒钟在物理、心理上位置关系就完全逆转的对象。

金色整合骑士Intregrator就像受到各种负面感情的煎熬一样用力咬紧牙根。我也感觉抓住我衣领的拳头不停地紧握与放松。

除了尤吉欧之外，我没有看过任何地底世界的居民能在这种极限状况下表现出迷惘的感情。其他人——人工摇光们，不论好人坏人都只会盲目遵从所有规范，面临重要选择时完全不会有任何的犹豫。换句话说，就是总是由自己之外的某个力量或某个人来下达重大决定。

也就是说从这件事情来看，就能知道即使经过最高司祭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篡改灵魂，整合骑士Intregrator爱丽丝的精神里依然隐藏着比其他地底世界居民还要多的「人性」。

我实在无法推测爱丽丝心中究竟存在多少纠葛。但经过相当漫长的几秒钟后，我的身体终于被轻轻拉到跟刚才相同的高度。

我和她不一样，根本没有犹豫的理由。于是我也马上用力把黑剑插进大理石缝隙里，然后再次呼出细长的气息。

等我的身体稳定下来后，爱丽丝立刻松开右手，同时也把脸别到一边去。这时乘着风传过来的，是与口气完全相反的微弱声音。

「……我不是要救你，只是为了还你人情……而且和你的比试也还没分出胜负。」

「原来如此……那这样我们就互不相欠了。」

我一边慎选用词遣字，一边继续开口说道：

「我有个提案……目前我们同处于必须想办法回到塔内的状况．所以要不要先暂时休战呢？」

「……休战？」

稍微面向我的脸马上露出充满怀疑的视线。

「嗯。因为现在也没办法破坏中央圣堂的外壁，而且要爬上去也不容易。跟单打独斗比起来，还是两个人一起努力比较有可能生还吧。当然，如果你有轻松回到里面的办法就又另当别论了。」

「…………」

爱丽丝相当懊悔地咬着嘴唇，马上就回了一句：

「……如果有那种方法，我早就实行了。」

「说得也是。那我就当作你同意休战与合作的提议啰？」

「先等等……你说的合作，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

「很简单，只是哪个人要掉下去的话就解救对方。如果有绳子的话就能撑更久一点了，但现在根本找不到那种东西。」

骑士再也不看向我，只是再次陷入漫长的沉默当中，最后才用几乎无法分辨的动作轻轻点了点头。

「我必须承认……这是相当合理的提案。现在也只能同意了……」

但爱丽丝最后又瞪了我一眼并且加了一句：

「但回到塔内的瞬间，我就会砍了你。这一点你千万不要忘记。」

「……我会记得的。」

再次对我的回答点了点头，接着爱丽丝就像要切换思考模式般轻咳了一声。

「那么……现在需要绳子对吧？你身上有没有什么多余的布料？」

「布……」

我往下看着自己的身体，但想了一下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口袋里连一条手帕都没有。如果这里是令人怀念的阿尔普海姆，那就可以从道具栏里拿出一大堆预备的服装、斗篷等衣物，但地底世界根本不存在如此方便的机能。

「……虽然很想回答有，但我也只有这件衬衫与裤子。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脱下来。」

我一边耸了一下左肩一边这么回答，但爱丽丝却露出更加凝重的表情并大叫：

「不用了！真是的……竟然只带一把剑就上战场，真是太夸张了。」

「喂喂，把我和尤吉欧直接从修剑学院拖出来的人就是你吧。」

「之后你们不是冲进中央圣堂的武器库吗？那里明明有那么多上等的绳索……啊啊算了，这样只是在浪费时间。」

爱丽丝直接哼了一声别过脸去，然后抬起戴着黄金护手的右臂。但随即因为发现自己的左手无法离开剑柄而绷起脸。她接着把手臂伸到我面前并命令我：

「用空出来的手帮我把护手的挂钩松开。」

「啥？」

「听好了，绝对不能碰到我的皮肤。快一点！」

「…………」

根据尤吉欧的回想，在卢利特村时的爱丽丝是一名开朗且对任何人都相当温柔的女孩。这样的话，目前这个与当初完全相反的人格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我一边这么想，一边抬起好不容易恢复感觉的左手，然后解开护手的挂钩。让我握住护手的爱丽丝迅速把右手抽回去，然后动着白嫩纤细的手指叫道：

「system　call！」

完成神圣术起句之后，她便高速咏唱出我从未听过的复杂术式。我手里的护手随即发出炫目的光芒并且开始变形。不到几秒钟的时间，我的左手上已经握着一条收得相当整齐的黄金链子了。

「呜喔……物质变换术……？」

「你这是什么蠢问题。还是说你脸颊旁边的不是耳朵，而是被虫蛀出来的洞？刚才那只不过是形状变化的术式，改变物体材质的术式只有最高司祭大人才能使用。」

看来就算同意停战协定，爱丽丝也完全没有打算改变泼辣的说话方式，这时我只能跟她说声「对不起」，接着开始确认链子的强度。咬住一端用力拉之后牙齿差点就要掉了，于是我便急忙张开嘴巴。链子虽然比小指头还要细，但是相当强韧，而且两端还有挂钩，真的是无可挑剔了。

我把一端固定在自己的腰带上，然后递出另一端，爱丽丝随即把它拉过去扣在自己剑带的挂钩上。往下垂的链子长度大概有五公尺左右。这样只要不是两个人同时掉下去，就算稍微有点手滑也没关系。

「那么……」

我再次看了一下周围，确定目前的状况。

从太阳的方向来判断，我们现在正吊在中央圣堂的西面石壁上。头上的天空逐渐从蓝转紫，从背后照射过来的阳光将白色壁面染成明亮的橘色。现在的时间应该是下午三点半左右吧。

畏畏缩缩地看了一眼脚下，马上看见薄薄的带状云层飘过，此外还能将模型般的庭园与包围它的石壁，以及被「不朽之壁」分割为四等分的央都圣托利亚市街尽收眼底，而这也让我再次体会到中央圣堂的异常高度。

塔内的一个楼层包含地板厚度大概有六公尺左右，粗略计算一下就

能知道和爱丽丝战斗的第八十层「云上庭园」大概是在标高四百八十公尺——不对，加上天花板特别高的第五十层「灵光大回廊」后大概是五百公尺吧。如果坠落的话，天命一定会瞬间消失。而且这副肉体也会变成粉尘而完全不会留下遗骸。现在的风虽然相当平稳，但也不知道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我抖了一下背肌，然后重新握好右手的剑，接着又把左手掌上渗出的汗在裤子上擦干净。

「那个……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刚这么搭话，旁边同样看着脚下的爱丽丝便抬起头来。虽然感觉她的脸色好像比刚才更糟了，不过口气还是一样冷淡。

「什么事？」

「没有啦……只是觉得懂得改变物体形状这种高级神圣术的骑士大人，说不定也会能飘浮在空中的术式……应该不可能喔，对不起。」

虽然看见她眉毛往上扬后马上就道歉了，但爱丽丝还是毫不留情地破口大骂：

「你在学院到底都学了些什么？虽然人界那么广大，但是能够使用空中飞行术的就只有最高司祭大人而已，这是再怎么年幼的修道士见习生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不是说了只是想确认一下吗！干嘛那么生气啊！」

「谁叫你用这种拐弯子瞧不起人的说法！」

虽然逐渐了解这名整合骑士*Intregrator*爱丽丝和我之间就算不牵扯彼此的立场，还是连个性都水火不容，但我依然压抑回嘴的冲动继续提出问题：

「那……我还是再问一下……可以叫那只把我拖到这里来的巨大飞龙过来吗？」

「又是个愚蠢的问题。飞龙只能接近第三十层的起降场。即使是叔叔……不对，即使是骑士长阁下的骑龙都无法接近再上面的区域了。」

「我……我怎么可能知道这种规矩嘛！」

「当飞龙起降场设置在第三十层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一点了！」

我们马上开始不知道已经是第几次的互瞪，三秒钟后才又同时把脸别开。而我又追加了三秒钟把整合骑士*Intregrator*大人完全不讲理的说法吞进肚子里去，然后才把脸转回去说：

「那……利用飞行来脱离困境是不可能啰……」

虽然爱丽丝又多花了两秒钟左右才恢复冷静，但她还是用蓝色眼睛瞄了我一眼并点头回答：

「中央圣堂的上层连鸟都没办法靠近。虽然不知道详细情形，但听说是最高司祭大人亲手施行的特殊术式所造成的。」

「原来如此……预防得真彻底。」

我再次环视周围的天空，马上就发现远方有些飞鸟的影子，但确实都没有靠过来的迹象。这应该可以说是最高权力者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超强的魔力，以及近乎病态的警戒心的显现吧。一想到这里，就觉得这座塔超乎常轨的高度除了象征权威之外，可能也表现出她对不知名敌人的恐惧。

「这样的话，就只剩下……往下或往上爬，或者再次打破墙壁等三种选项了。」

「第三种太困难了。中央圣堂的外壁和『不朽之壁』相同，具备几近无限的天命与自动修复性能。当然存在于下层的玻璃窗也是一样。」

「那往下爬到有窗户的地方也不行吗……」

刚低声说完，爱丽丝便轻轻点头并且说：

「……说起来刚才把中央圣堂内侧的墙壁打开一个大洞就让我难以置信了……只能说是我和你的武装完全支配术综合起来后产生异常力量所造成的不幸。你真的很会给人找麻烦耶。」

「…………」

由于这时候回嘴只会再次吵起来，所以我只是粗暴地呼出鼻息并耐着性子问道：

「……但是这样的话，照道理来说只要再引起一样的现象就能破坏墙壁了吧？」

「虽然不是全无可能……但在洞穴自动修复的几秒钟内要回到内部应该相当困难吧，另外我已经用这孩子……『金木樨之剑』使出两次完全支配术了。不让它充分照射日光或者收回剑鞘休息一阵子的话，就没办法继续用那个术式。」

「这点我也跟你一样。得把它收回剑鞘里休息几个小时……应该说光是这样吊着就已经给它造成相当大的负担了。不论是要下降或者往上爬，我看还是快点展开行动比较好。」

我一边说一边用手摸了一下大理石墙壁，结果根本是平坦到让人感到绝望。单边大约有两公尺左右的砖块就这样一直往上堆叠，而且西面似乎没有任何窗户存在。就算有窗户，爱丽丝也表示根本无法破坏。

想在墙面上移动的话，就只能准备攀岩时使用的岩石锥，把它打进大理石缝隙里当成施力点来攀爬了。由于往上或者往下爬所耗费的体力都差不多，所以可以的话还是往上爬比较好，但最大的问题是——

我用最为严肃的表情凝视着左边的爱丽丝，然后带着对方应该不会回答的心理准备开口询问：

「如果从这里往上爬……有什么能够回到中央圣堂内部的地方吗？」

结果爱丽丝果然露出犹豫的表情并紧咬嘴唇。如果能从爬上去的地方进入中央圣堂内，那里一定相当靠近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所居住的最上层。把我这个教会的敌人带到那个地方，对身为守护者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来说应该是几近犯下禁忌的行为了吧。

但是——

爱丽丝用力吸了口气，然后露出强而有力的眼神并点头说：

「有的。第九十五层被称为『晓星望楼』的地方，是四方只有柱子支撑住的镂空构造。爬到那里的话应该很容易就能回到里面。但是……」

蓝色双眸又发出更强烈的光芒。

「就算到达了第九十五层，我也必须在那里斩了你。」

我从正面接受整合骑士Intregrator足以让后颈感到有些发麻的强烈视线，然后也点着头回答：

「这是一开始就约定好的。那么——就决定往上爬啰？」

「……好吧。成功的机会应该比从这里下去还要高。但是……说起来是很简单，但是你准备怎么从这么平滑的壁面往上爬？」

「那当然是直接垂直往上跑……没有啦，开玩笑的。」

为了逃开爱丽丝急速降到零度以下的眼神，我只能干咳了一声，然后换成左手握剑，扬起右手来咏唱术式：

「system　call！Generate　metallic　element！」

马上有发出水银般光辉的钢素出现，我随即又用追加的术式与想象力来改变它的形状。把它拉成长五十公分左右，前端为薄刃状尖锐的临

时大型岩石锥后，我便用手紧握住它。

我抬头看向头上黑剑插进去的石缝，然后用力挥动右手。

「哼！」

用尽所有力量把岩石锥钉进去后，幸好它没有折断，刃部也刺进狭窄的缝隙当中。上下摇晃了好几次之后，终于让它呈现即使整个人的体重压在上面也没问题的状态。

利用神圣术生成的物体天命非常少，放着不管的话也只要几个小时就会消灭了。因此不能用来形成连结我和爱丽丝的救命绳，但只是做为攀爬的施力点的话，只要保持十分钟左右就足够了。

我一边感受爱丽丝依然充满怀疑的眼神，一边用右手紧抓住岩石锥，然后以左手把被滥用到将近极限的黑剑从墙壁里拔出来。把它收回腰上的剑鞘后，随即用两手抓住凸出墙壁约四十公分的岩石锥，然后使用吊单杠的要领让身体往上翻。

SAO时代末期时，我的身体能力几乎不输给B级电影里的忍者，我在地底世界的身体能力虽然比不上那个时候，但跟现实世界比起来已经是非常敏捷且强壮了。我把右脚放在铁棒上，左手紧按着石壁一口气撑起身体，然后便成功地站到金属棒上面。

「没……没问题吗？」

沙哑的声音让我把视线移了过去，结果发现爱丽丝用空下来的手紧握住黄金链子，然后以略显苍白的脸孔抬头看着我。那种表情意外地给人一种稚嫩的印象，让我忍不住想装出跌落的模样，但马上就觉得现在不是闹着玩的时候。

「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用右手轻轻作了个讯号后，我便再次咏唱术式，制造出新的岩石锥来。然后把它用力钉进下一个位在头上的缝隙，再用跟刚才同样的程序往上爬。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公尺，但我还是带着终于能往前进的微小达成感往下对爱丽丝叫道：

「好了，这样应该没问题！就像我刚才那样，爬到第一根岩石……不对，爬到第一根铁棒上面来。」

但是抬头看着我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没有任何动作。最后才稍微动了一下嘴唇，以细微的声音表示：

「……到。」

「啥？你说什么？」

「……我说我办不到！」

「等……等等，应该不至于吧。以你的力量，应该很简单就能把身体往上抬……」

「我不是这个意思！」

爱丽丝用力摇头来打断我僵硬的鼓励台词。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陷入这种状况当中……说……说起来很丢脸，像这样吊在这里已经是尽了全力了。实在不可能爬到那么细的落足点上……」



爱丽丝再次越来越细微的声音顿时让我说不出话来。

地底世界的人民大致上都不擅长应付预料之外或是常识之外的状况。所以对于「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态」的适应力相当低，根据我的推测——被我用剑砍掉双臂的上级修剑士莱欧斯，也是因为这样才会在天命归零之前摇光就先崩坏了。

原本无法破坏的中央圣堂墙壁忽然开了一个大洞，而且还整个人被吸到外面，腾空吊在连飞龙都无法到达的高空，这种状况可能连整合骑士Intregrator都无法对应吧。还是说——以拥有超高剑技为傲的爱丽丝·辛赛西斯Synthesis·萨提Thirty本质上也只是一个女孩子呢？

不论是什么原因，能让这名高傲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示弱，就代表她现在真的陷入极限状态了。做出这样的判断后，我马上大叫：

「我知道了！那我拉链子把你抬到落足点！」

结果爱丽丝露出自尊与恐惧在心里对战的表情并且紧咬着嘴唇，最后像是不打算驳回一度决定的优先顺位，轻轻点了点头后就握住黄金锁链。

「……拜托你了。」

那种蚊子叫般的声音实在让人很想戏弄她一下，但我最后还是忍住这股冲动，用右手抓住了链子。

「那我会慢慢拉。要开始啰。」

打了声招呼后，我随即慎重地拉起链子。脚下的岩石锥虽然发出细微的摩擦声，但短时间内似乎可以承受两个人的重量。注意不让链子晃动的我，把黄金骑士大人拉起一公尺左右就先暂时撑住链子。

「……好，可以把剑拔出来了。」

爱丽丝点了点头，接着缓缓将插在石壁里的金木樨之剑拔出来。这时链子马上得承受新的重量，而我也只能咬紧牙关硬撑下去。

确定她把剑收进剑鞘里后，我便再次开始往上拉的作业。当爱丽丝的靴子放到第一根岩石锥上时，我随即向她搭话道：

「双手抓住墙壁……对，我要放开链子啰。」

虽然从这个角度看不见她的表情，但可以发现爱丽丝死命贴在墙壁上并点着头。我一边想象她随风飘扬的金发下方露出何种拼命的表情，一边慢慢放下右臂。骑士在细长的岩石锥上稍微晃动了一下，但马上就稳定了下来。

「呼……」

我忍不住呼出长长的一口气。

虽然不知道距离第九十五层的「晓星望楼」还有几公尺，但只要重复这样的作业，最后一定能到达目的地才对。问题是光爬上一块砖头的距离就要花上这么多时间，爬到一半时应该天色就黑了，届时得有吊在墙壁上过夜的决心才行。

「那我要再往上爬了。」

对着下面宣布完后，爱丽丝也绷着脸往上看了一下，然后在风中用几乎快听不见的声音呢喃着：

「……请多加小心。」

「了解。」

我对着她竖起右手大拇指——虽然地底世界不存在这个肢体语言——接着为了创造出第三根岩石锥而咏唱系统指令。

圣托利亚明明已经快到夏至祭典了，但太阳一旦开始下沉，其速度简直可以说是冷酷无情地快。

夕阳一开始照在白色大理石墙面后反射出来的橘色，已经由火焰般的红色转成深紫色再变成深蓝色。看了一下周围就能发现，在微暗的夜色当中，只有横跨在遥远西边地平线上的尽头山脉棱线因为染红而变得特别清楚。

虽然头上已经有好几颗星星在闪烁，但攀爬墙壁的进度却没有太大的进展。一个小时前左右，意想不到的系统限制就开始困扰着我们。

攀登的顺序其实相当简单。先用神圣术制造出岩石锥，然后把它固定在大理石砖的缝隙里，再由我爬上去。接着再以链子把爱丽丝拉上来，把她放到我刚才站立的岩石锥上面就可以了。当重复同样的顺序十次左右，一整个流程已经可以压缩到三分钟以下。

但是最重要的生成岩石锥的过程却发生了问题。

这个世界里没有类似ALO里头称为魔法值的参数。名为神圣术的魔法，只要是在施术者的系统权限范围之内，不论要使用几遍都无所谓。

但这不代表可以随时随地无限使用魔法。神圣术也确实受到了限制。在施行术式时，必须要消耗贵重的触媒或包含人类等生物在内的天命，或者是积蓄在施术者周围的「空间神圣力」。

这名为空间神圣力的能量因为无法用数值来确认，所以真的很麻烦。基本上是由太阳光或者地力所供给。土地肥沃又充满阳光的地方资源便相当丰富，就算连续咏唱高等神圣术也没关系；但如果是待在石造建筑物，而且又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头时，空间神圣力马上就会枯竭，必须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根据这个原则，我和爱丽丝目前——正处于被困在地上五百公尺的高空，而且太阳还逐渐没入地平线下方的最糟糕条件下。在我不停咏唱神圣术后，周围的神圣力终于完全枯竭，再也没办法生成攀爬墙壁必须的岩石锥了。

「system　call！Generate　metallic　element！」

为了争取最后一丝残照而伸得笔直的手掌上虽然飘浮着几颗孤单的光粒，但随即噗咻一声冒出白烟并消失了。

在叹气的我两公尺下方，爱丽丝也用疲累的声音说道：

「……因为生成器物必须消耗大量的空间神圣力……索鲁斯下沉之后，一个小时能做出一根就算不错了……现在爬了多少距离了？」

「呃……差不多超过八十五层了。」

「距离九十五层还相当远呢。」

我依依不舍地眺望着天空中逐渐消失的紫色，接着点头回答：

「是啊……反正完全变暗之后也不能再爬了，因为太过危险。但是……就算要在外面过夜，现在这种状况也完全没办法休息吧……」

最坏的打算是以吊在链子上的状态来休息，但现在不但无法制造岩石锥，既有的也大概再过十几分钟就会消失了，所以只能再次用两人的剑当成支点。但是剑的天命能不能撑到早上也还是个问题。

我因为想找个能挂住链子的凸出物而不死心地瞪着头上的墙面。结果——

「啊……」

仅仅八公尺左右的上方墙壁上，不就有形状复杂的影子等距离往外突出来吗？太阳下山的同时，缠绕在中央圣堂周围的云霭也跟着消失，隐藏在底下的物体也现出了身影。

「喂，那里……是不是有东西啊？」

我用手指着该处这么叫道，而脚下的爱丽丝也抬起头来。她眯起蓝色眼睛并且回答：

「好像是……石像之类的东西吧？但是这么高的地方为什么会有石像……明明没有人看得见啊。」

「这不是重点啦，我们可以坐到上面休息。但是到那里还有八公……八梅尔。要爬上去的话，还需要三根铁棒……」

「三根吗……」

爱丽丝一瞬间露出沉思的表情，但马上就点头表示：

「我知道了。这是我为了紧急时刻保留下来的……看来现在就是它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话刚说完，她便把背靠在墙上，然后将装备在左手上的护手脱下来。她凝视着在微暗中发出些许金光的防具，接着咏唱起神圣术的起句。

比我顺畅数倍的术式咏唱才刚结束就有一道闪光出现——当我回过神来时，护手已经变成三根岩石锥了。和素因生成术相比，爱丽丝的物体形状变化术可能不需要太多的资源吧，即使周围的神圣力已经接近衰竭也能发挥出效果。

「请用这个吧。」

爱丽丝对两公尺上方的我伸长了握着岩石锥的右手。我在立足点上弯起身子，慎重地把贵重的道具接过来。

「谢谢，这下就没问题了。」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我身上也还有铠甲……」

我看了一眼覆盖在爱丽丝上半身的优美胸甲，然后摇了摇头。

「不行……那真的要保留到最后了。因为不知道还会需要什么东西……」

我缓缓站起来，把爱丽丝制造的三根岩石锥的其中两根插进皮带内，然后紧紧握住剩下来的一根。

「嘿呀！」

随着喊叫声敲下的黄金岩石锥果然和由钢素生成的完全不同，只见它直接深深地插进缝隙当中。利用早已习惯的攀爬方式爬到上面后，再以救命绳把爱丽丝拉上来。

重复一次同样的流程后，在微暗当中已经能看清楚剩下距离不到四公尺的谜样物体究竟是什么了。

那果然是石像。首先能看见像是要缠绕住中央圣堂般的狭窄露台往

左右延伸，而露台上则并排着好几尊相当大型的石像。

虽然在高塔内部看过好几次女神与天使的庄严石像，但是眼前这些与它们完全不同。

虽然是人形，但是双脚弯曲呈现蹲姿，然后把手臂弯起来放在膝盖上的外表可以说毫无庄严的气息。除了有肌肉隆起的四肢之外，背上还有宛如刀子般锐利形状的翅膀。

而且石像的头部看起来就像异形一样，弯曲且往前方长长凸出的前端刻有圆形的嘴巴。光看头的话，会觉得是象鼻虫之类的动物。

「呜咿……外表也太恶心了吧。」

我这么低声说道。

「咦……！那……那是……黑暗领域的……！」

就在爱丽丝发出惊讶叫声的下一个瞬间。

我正上方的石像，头部已经开始往左右两边移动，像八目鳗一样的圆形嘴巴也不停地开合。那不只是雕刻石头后制造出来的装饰品。它们——拥有生命。

如果这是现实世界里的VRMMO游戏所设定的任务，那接下来一定就是遭受袭击的场面了。

但通常只有写剧本的人本身是超级虐待狂，或者根本是个大外行才会设定这样的情况。因为身为玩家的我们站在钉在绝壁上不到四十公分的岩石锥上，根本就连动都不能动啊。

注定败北任务——这不祥的名词闪过我的脑海，但我马上就把它给甩开。如果我们真的掉下去，也无法期待会有人帅气地登场解救我们。现在只能拼命想办法回避危机了。不成功的话，我和爱丽丝就会死亡。

当我有所觉悟时，长翅膀的石像已经开始一边震动一边改变全身的色彩。原本和墙壁一样是灰白色的皮肤，从末端开始渐渐变成了深沉的石灰色。

我在它张开黑色翅膀发出巨大的「啪沙！」声之前，就已经拔出腰间的长剑。然后盯着石像变成的长翅怪物，直接对两公尺下方的爱丽丝叫道：

「看来只能在这里战斗了。注意以不掉下去为最优先事项！」

但是我却没立刻听见整合骑士Intregrator的回应。往下面瞄了一眼后，发现爱丽丝浮现在微暗当中的雪白脸庞露出了惊愕的表情。怎么可能，为

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样的呢喃声随着上升气流传到我耳朵里。

知道公理教会所有内情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大的冲击呢？虽然只听过传闻，但我知道最高司祭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的性格似乎已经小心谨慎到接近病态的地步了。光是把塔上设定为无法飞行的区域可能还是没办法让她安心，所以就算为了击退强行攀爬墙壁的入侵者而设置守卫，应该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才对。

眼前的守卫——除了头部之外，很像现实世界的游戏里经常出现的怪物「石像鬼」。这只怪物目前正用带着钩爪的双手抓住露台边缘，然后从圆形的嘴里「噗咻！」一声喷出空气。当我注意到继最先开始行动的一只之后，左右两边的石像鬼也开始逐渐变色时，忍不住就打了一个寒颤。如果中央圣堂的四面外壁全都配置了这种家伙，那么总数很可能超过一百只。

「真是够了……！」

我一边咒骂一边反转身体，把背靠在墙壁上并且用剑摆出迎战姿势，但光是这样身体就已经开始剧烈摇晃了。因为立足点只有一根细长的铁棒。即使是有过旧SAO时期经历的我，也不曾在这种状况下进行过战斗。

根本没有时间想该怎么办——头上就能听见啪沙啪沙的翅膀拍动声。往上一看之下，发现在深蓝色天空中盘旋的石像鬼正用位在细长头部左右两边的圆眼睛瞪着我。

怪物比想象的还要大，从头到脚总共有两公尺左右。而且腰部后方还拖着与身体差不多长的尾巴。

「噗沙啊！」

石像鬼一边发出蒸气从闸门冲出来般的奇怪声音，一边转身急速降落，而我则是拼命盯着它看。幸好它似乎没有远距离攻击的能力，所以应该会用长了钩爪的四肢其中之一来攻击我吧。究竟会从上下左右的哪一边攻过来呢——

「——呜喔啊！」

结果「咻！」一声像鞭子一样飞过来的，是前端宛如小刀般锐利的尾巴。完全没料到会有这招的我只能发出悲鸣并扭过头部。虽然尖锐的前端还是稍微划过脸颊，但总算是避开了直击。

不过我还是因为勉强的动作而失去平衡，站在岩石锥上的身体开始晃动。

在眼前盘旋的石像鬼，直接就用尾巴继续对准拼命想保持平衡的我刺了过来。

用左手支撑身体，然后以右手上的剑挡住了尾巴的攻击。但光是格挡就已经让我手忙脚乱，根本没有挥剑砍断尾巴的机会。

「呜……」

判断现在不是保留实力的时候，于是我马上把左手从墙上移开，拔出其中一只夹在皮带上的岩石锥。一边想着SAO时期修练的投剑技能，一边对准石像鬼的身体中间丢了出去。

虽然没用多大的力道，但由爱丽丝的护手所制成的岩石锥似乎拥有相当高的优先度，在微暗当中拖着黄金轨迹的短枪就这样深深地刺进石像鬼的下腹部。

「噗叽！」

从圆嘴里喷出黑色血沫后，怪物不规则地拍动翅膀来取得高度。虽然已经造成还算严重的伤势，但很可惜地还是没办法击退它。石像鬼与昆虫极为类似的漆黑单眼散发出愤怒的气息并且直瞪着我。



即使知道现在不是做这种事的时候，但脑袋的角落还是忍不住考虑了起来。那只异形怪物是由程式所驱动？还是像地底世界的居民一样拥有人工摇光呢……？

「噗咻————！」

重新发出的巨大怪声赶跑了我的思绪。新出现的两只石像鬼从露台上起飞，像是要寻找我们的弱点般在天空中划着圆形的飞翔轨迹。

「爱丽丝！把剑拔出来，怪物也会攻击你！」

我一边喊叫一边往下方瞄了一眼，结果骑士似乎仍未从原因不明的动摇当中恢复过来。在这种状态下被袭击的话，不是被尾巴刺穿就是直接从岩石锥上跌落。

是不是应该趁石像鬼还在观察情形的期间爬到四公尺上方的露台呢？但是皮带上面只剩下一根岩石锥。就算请目前一肚子火的石像鬼归还刺在肚子上的岩石锥，它应该也不会理我吧。

三只利用奇怪喷发声来威胁人的异形可能终于要再次发动攻击了吧，只见它们同时发出极为尖锐的叫声。

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只有解开救命绳，直接扑向攻击爱丽丝的敌人了。

一想到这里，我便用左手探索系在腰上的链子。然后忽然瞪大了双眼。

链子的长度大约是五公尺，目前距离头上的露台大约有四公尺——

「爱丽丝……爱丽丝！」

我边把剑收进剑鞘里边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叫。

整合骑士*Intregrator*的身体震动了一下，蓝色眼睛终于看向我。

「用力抓紧链子！」

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的爱丽丝皱起眉头，而我则是用双手紧握住连结在她剑带上的链子。用力一拉之下，爱丽丝的双脚立刻腾空。骑士急忙抓住链子并发出沙哑的声音：

「……你该不会……」

「两个人都活下来的话，要我怎么道歉都没关系！」

用力吸了口气后，我便挤出全身的力气，用力拉起吊在锁链上的骑士大人——不对，应该说朝正上方丢了上去。爱丽丝的金黄色长发与纯白的长裙随风飘逸，接着整个人划出半圆形轨道在空中飞翔。

「呀啊啊啊啊啊！」

想不到还会发出女性化悲鸣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就这样通过石像鬼之间，直接落在四公尺上方的露台上。如果要用更准确一点的形容词，应该说一屁股跌坐在上面。在悲鸣结束时，高贵的女性骑士竟然发出不符合身份的「呜咿」声，我是不是应该当作没有听见呢？

赶鸭子上架的投掷所造成的反动让我从立足点上掉了下去。如果露台上的爱丽丝没有撑住我的话，我们两个人就会一起掉落到遥远的地面上。

跌落的瞬间虽然吓出一身冷汗，但整合骑士Intregrator果然回应了我的期待，从狭窄的露台上撑起身子并用双手握住锁链。她先踩稳双脚止住我的落下……

「这个臭家伙……！」

然后随着充满怒气的叫声用力拉起链子。

我就跟刚才的爱丽丝一样在空中飞了一阵子，当背部用力撞上大理石壁时虽然暂时无法呼吸，但能全身趴在上面的露台却有种无比放心的感觉。虽然很想一直躺在久违的水平面上，但侧腹部直接就被爱丽丝踢了一脚，于是我只能撑起身体。

「你……你在想什么啊，这个大笨蛋！」

「有什么办法嘛，我也只能这么……等等再说吧，它们攻过来了！」

我再次拔出长剑，把剑尖对准三只往上猛冲的石像鬼。

由于想利用开始战斗前的短暂时间确认周围的地形，于是我便往左右两边瞄了一眼。

以接近马戏团的超人技术爬上去的露台大约只有一公尺左右的宽度。上头没有任何的装饰，只有简单的板状大理石直接从高塔的外壁垂直往外突出。应该说它就只有架子的功能，是为了摆放那些石像鬼用的实用品。

由于爱丽丝也不知道这个露台的存在，所以我还稍微期待背后的外墙上可能会有门或是窗户，但很可惜的根本没有任何孔洞。只能看见尚未生物化的异形雕像们一路排列到遥远角落的光景。再次确认后就会对它们庞大的数量感到心慌，幸好能活动的石像鬼只有目前朝我们飞上来的三只。

可能是来到稳定的立足点后感到安心多了吧，只见爱丽丝也锵一声

拔出了金木樨之剑。但像是仍未解开心中谜题的她，嘶哑的呢喃声直接就传进我耳里。

「……不会错……但为什么……会在这里……」

可能是对拔出来的两把长剑有所警戒吧，飞到与露台同样高度的石像鬼们似乎没有马上冲过来的打算。我一边注视着在空中摇晃的怪物们，一边质问爱丽丝：

「你从刚才就一直在意着什么事情啊？你看过那些怪物吗？」

「……嗯，我看过。」

出乎意料之外，爱丽丝马上给了我肯定的答复。

「它们是黑暗领域的暗黑术师们所创造并操纵的邪恶魔物。我们也学那些术师，称它们为『米尼翁』。在神圣语中似乎有『手下』或『部属』的意思。」

「米尼翁……外表看起来就像是来自于黑暗领域没错，但是人界最神圣之地的墙壁上为什么会排满这种东西呢？」

「我也想知道啊！」

以硬挤出来的声音大叫完后，爱丽丝便用力咬紧嘴唇。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米尼翁不可能躲过整合骑士*Intregrator*的监视，穿越尽头山脉来到遥远的央都……而且还入侵到中央圣堂这么高的地方。当然更不可能……」

「当然更不可能是教会内部拥有相当大权力的某个人特别把它们配置在这里的……？」

我在无意识中把爱丽丝中断的发言说完，结果她狠狠瞪了我一眼，但是没有提出反驳。把视线移回在空中盘旋的三只石像鬼……不对，是三只米尼翁身上后，我又再次发问：

「再告诉我一件事。那些米尼翁有智能吗？会说人类的话吗？」

感觉同样把视线移回前方的爱丽丝迅速地摇了摇头。

「这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米尼翁和生活在黑暗领域的哥布林或半兽人不同，它们不是生物。是信奉暗神贝库达的术师们用土块做出来的使魔，它们根本没有灵魂……只了解主人几个简单的命令而已。」

「这样啊……」

我在不被爱丽丝注意到的情况下偷偷松了口气。

虽然相当清楚这只不过是在逃避问题，但我现在还是对杀害与人类同样拥有摇光的存在感到相当犹豫。

隐者卡迪娜尔Cardinal说过，只有经过公理教会承认婚姻——应该有专用的系统指令——的男女之间才会有小孩诞生。而黑暗领域的居民应该也不例外才对。这样的话，不是用神圣术而是以暗黑术生成的米尼翁应该就不是人工摇光，而是和野生动物一样由程式码所构成。

有了这样的概念后，果然就能清楚感觉到米尼翁们类似昆虫的单眼里所散发出来的敌意，就跟SAO时期不知道对战过多少次的怪物一样有种数位感。可能是状态由「观察」转变成「攻击」了吧，只见三只怪物同时用力拍动翅膀飞上高空。

「——要来了！」

我一大叫完就重新握好爱剑。可能是受到刚才赚取的仇恨值影响吧，首先飞过来的就是那只腹部被黄金岩石锥贯穿的个体。

这次它不是用尾巴，而是以双臂的钩爪连续发动攻击。虽然它的攻击绝对称不上快速，但是很久没有对上怪物的我很难抓准攻击的距离。当我一边专心用剑弹开钩爪一边观察它的弱点时，眼角瞄到毫发无伤的两只怪物已经朝着左边的爱丽丝紧急降落。

「小心，有两只过去了！」

明明纯粹是基于好意才会警告身边的女性骑士，但对方回答我的声音却相当冷淡。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啊。」

她迅速沉下腰部，并把金木樨之剑往左一横。

在微暗中也相当炫目的黄金剑光就随着「咚磅！」的沉重斩击声一闪即逝。

这不是假动作也不是连接技，只是简单的单发中段斩——以艾恩葛朗特流来说就是基本技「平面斩」。但是这记又快又沉的攻击却已经让只是在旁边看的我吓出一身冷汗。在第八十层的战斗当中，对方之所以能轻易把我逼入绝境，靠得就是这无法回避也无法防御，而且拥有压倒性完成度的攻击。我因为长年沉浸在VRMMO里而养成的连续技至上主义，就被这绝对的威力轻松粉碎了。

在挥完剑后便停止不动的爱丽丝面前，两只米尼翁的四条手臂就这样直接落下。接着连怎么看都在攻击范围之外的身体都从胸口附近无声地分成两半。

怪物们连悲鸣都无法发出就开始坠落，这时还能看见从它们手臂与身体平滑的切断面喷出大量黑色血液。当然，血液一滴也没有喷到爱丽丝身上。

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般撑起身体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以轻描淡写的讽刺口气对着只是一直在防守的我说：

「需不需要帮忙？」

「……不，不用了。」

认为至少要展现一点志气而慎重拒绝了她的提议后，终于看穿了米尼翁攻击模式的我，直接用脚步躲开了双手双脚加上尾巴的连续攻击。然后对准备拉开距离的敌人使出再熟悉也不过的连续技。

一直以来，我都对地底世界竟然存在跟SAO世界相同的剑技感到相当不可思议。虽然花了两年的时间做出各种推论，但现在还是没有找出正确答案。RATH的技术人员可能为了建构假想世界而使用了来自SAO的「The　Seed」程式套件，但是据我所知，The　Seed里并没有剑技系统。因为如果有的话，我转移到Gun　Gale　Online时应该也会发动剑技才对。

虽然隐居在大图书馆里的贤者卡迪娜尔*Cardinal*可能知道真相，但我一直犹豫该不该向她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卡迪娜尔*Cardinal*早已很清楚包含自己在内的所有地底世界居民，都是现实世界的企业RATH为了实验而制造出来的存在，而且也为自己的命运感到烦恼。试问我又如何能够大剌剌地提出这个世界是不是建立在某种虚构物之上的问题呢？说起来呢，事到如今剑技的存在理由也不重要了。只要它能充分发挥作用，提供我战斗的力量就够了。

我右手上的剑出现蓝色光辉，接着发动水平四连击技「水平四方斩」。

「呜喔……嘿啊啊！」

虽然不是要跟爱丽丝对抗，但随着有些刻意的吼叫声砍出去的斩击也砍掉米尼翁两臂与尾巴，最后横向切开它的身体。因为用力过猛而差点飞出露台的我拼命稳住身势，然后看着怪物分成好几段坠落到下方云海的模样。

如果那些肉块没有在空中消灭，直接落到在中央圣堂内庭散步的修道士或是什么人的眼前，应该又会引起一阵骚动吧……当我想到这里时……

「哦……」

爱丽丝像是看着自己指导的徒弟使出剑技般发出短短的低吟。

把黑剑左右甩了一下后收回左腰的剑鞘——其实很想装备在背上，但武器库没有肩背式的剑带——然后侧眼看着骑士。

「……怎么了？」

「没事，只是觉得你的剑技很少见罢了。在夏至祭典的剧场里表演的话应该可以招揽到不少客人吧。」

「谢谢你喔。」

这骑士大人也太会挖苦人了吧？心里这么想的我露出苦笑，然后正面看着爱丽丝的脸。接着又提出忽然涌现的问题：

「……你有看过圣托利亚的夏至祭典吗？那应该是庶民的祭典，就算在修剑学院里，上级贵族出身的学生也几乎不会去看耶……」

不过当然也有例外，我担任随侍的索尔缇莉娜学姐每年都相当期待这个祭典。当我怀念起这样的事情时，爱丽丝忽然用鼻子哼了一声。

「别把我和那些惺惺作态的上级贵族混为一谈。我当然……看过…………」

瞧不起人的发言慢慢减速，最后完全中断。

嘴唇微张的骑士皱起眉头，像在找寻什么东西般低下头去。她接着又抬起失去护手的左手，用指尖压着光滑的额头。就这样用力摇了好几次头才缓缓抬起脸来的爱丽丝，马上用有些暧昧的语气低声表示：

「没有……我是从某个修道士那里……听说过有这种祭典。因为整合骑士Intregrator除了执行任务之外……禁止与市民有所接触……」

「…………」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整合骑士Intregrator们虽然相信自己是最高司祭从天界召唤而来的存在，但实际上根本不是。是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把智力与武力优于常人的人类从人界带到中央圣堂里，借由「合成秘仪」把他们的记忆封印并且任命为骑士。所以骑士要是随便到下界去而遇见原来的家人就糟糕了。

爱丽丝的号码是30，也就是只比今年春天才刚成为骑士的艾尔多利耶·辛赛西斯Synthesis·萨提汪Thirty One还要「资深一点」的骑士。她应该是在这一年内才接受合成，但她八年前就被从卢利特村带到这里来，所以应该有长达七年的空白期间。

这段期间爱丽丝究竟在中央圣堂里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我不知道她是以修道女见习生的身份学习着神圣术，还是被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冻结」起来了。但说不定她在变成骑士前，曾经去参观过夏至祭典。应该被封印起来的记忆，可能因为刚才的对话而一瞬间苏醒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继续询问关于夏至祭典的事情，说不定就能像和艾尔多利耶战斗时那样，除去封印住爱丽丝记忆的「敬神模组Piety module」。

一想到这里，我马上就准备开口。但刚吸了口气，便又用力咬紧牙关。

卡迪娜尔Cardinal曾经说过，要把骑士爱丽丝变回尤吉欧的青梅竹马爱丽丝·滋贝鲁库，光是移除敬神模组Piety module还是不够。还必须有最高司祭从爱丽丝身上夺走的「最重要的记忆碎片」才行。所以现在就算移除了敬神模组Piety module，也只会让她瞬时失去意识而再也无法行动。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出现敌人的情况下，绝对要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说起来呢，爱丽丝就算看见卢利特村时代一起度过那么长一段日子的好友尤吉欧也没有任何动摇的表情。也就是说她的记忆封印相当坚固。所以靠夏至祭典这种程度的话题除去模组的可能性相当低，可能反而会让她增加对我的警戒心。

爱丽丝有些讶异般看着因为陷入沉思而不发一言的我，最后像是又注意到什么事情般再次皱起眉头。

「米尼翁的血会带来疾病，快把它擦掉吧。」

「嗯？喔……」

在爱丽丝的指责下，我才发现左脸颊上沾了几滴怪物喷出来的血。当我准备用上衣的袖子擦拭味道不怎么好闻的液体时，一道严厉的斥责声又飞了过来。

「喂！」

已经多少年没被人这样发过脾气了呢……当我正因此而说不出话来时，爱丽丝已经用相当焦躁的眼神瞪着我说：

「真是受不了，男生为什么都这样……你身上连一条手帕都没有吗！」

我急忙摸了一下裤子的口袋，结果右边是空空如也，左边则塞了手帕以外的东西。于是我只能缩起脖子，小声地回答：

「我……我没有手帕……」

「……算了，你用这个吧。」

爱丽丝从纯白裙子的某处拿出一条同样是纯白的手帕，然后露出打从心底感到厌恶的表情把它递给我。

反正本来就被当成小学生了，这时候干脆拉起骑士大人的裙子来擦脸好了——虽然一瞬间有了这种想法，但我随即就做出这只会让自己被杀掉的结论而打消了念头。

心怀感谢地接过带着细致蕾丝滚边的纯白手帕，畏畏缩缩地擦拭脸颊后，发现它似乎施有去污的术式，简直就像有吸力般把米尼翁的血液擦得一干二净。

「谢谢。」

强行压抑下想补一句「老师」的心情并且把手帕还给对方，结果骑士大人哼一声把头别开了去，然后丢出一句——

「在被我杀掉之前，把它洗干净再还我。」

我顿时有种前途多难的感觉。究竟要怎么做才能说服这个骑士大人，让我们回到塔内也不必战斗并顺利和尤吉欧会合呢？

脑袋里一边描绘伙伴正小心翼翼往上爬的模样一边到处看了一下，结果发现天空中的残光不知不觉间已经完全消失，还可以看见许多星星开始闪烁。虽然好不容易才击退米尼翁，但在月亮升起，稍微补充一些空间神圣力之前应该都没办法制造岩石锥了吧。

把爱丽丝的手帕收进右边口袋后，这次换成环视狭窄露台的左右两侧。看来只要不继续靠近的话，从数公尺之外一直排列到墙面转角处的石化米尼翁就不会有所行动。虽然冲过去后用剑砍击要害就可能在它解除石化前将其破坏，但冒着危险做出这样的尝试似乎没什么好处。

结果在月亮升起之前的这几个小时里，我们也只能乖乖待在目前的位置上了。

虽然很想坐下来休息，但这段期间内不能惹爱丽丝生气对我来说实在是相当困难的任务。我一边把叹息吞下肚子，一边想着该如何对把脸转到另一边去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搭话。

第十章
整合骑士长贝尔库利
人界历三八〇年五月

自己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忘了孤独是怎么回事。

独自走上长长阶梯的尤吉欧在心底深处这么呢喃着。

从八年前眼睁睁看着爱丽丝被绑在飞龙脚上带走的那个夏天开始，尤吉欧就过着封闭眼耳以及心房，只在森林里挥动斧头的日子。因为包含家人在内的所有村民，好像都把村长的女儿被整合骑士Intregrator抓走这件大事当成一种禁忌般完全不去讨论这个话题——甚至还避开原本是爱丽丝好朋友的尤吉欧。

不过尤吉欧本身也跟村民一样，不断逃离那个事件的回忆。同时不愿承认自己的软弱与胆小，只能借由深深沉没在名为放弃的泥沼里，持续地逃避过去与未来。但是——

两年前的春天，身无长物独自出现在森林里的少年拼命将尤吉欧从无底泥沼里拖了出来。他们一起击退了哥布林集团，砍倒了基家斯西达，最后还再次给予尤吉欧自信与目的。

离开卢利特村后，在从萨卡利亚到央都的这段漫长旅途里，以及修剑学院当中的每一个日子——桐人他都一直待在自己身边。虽然与原定计划有相当大的差异，但之所以能成功入侵最终目标公理教会中央圣堂，并且越过重重障碍来到这么高的地方，无疑都是靠黑发伙伴的引导与鼓励。

但是在快要到达最上层时，桐人却从尤吉欧的视线当中消失了。在与青梅竹马爱丽丝·滋贝鲁库被给予虚伪记忆后创造出来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爱丽丝·辛赛西斯Synthesis·萨提Thirty的激斗当中，桐人与骑士的武装完全支配术混合后产生了异常的力量，把中央圣堂的墙壁打穿了一个大洞。

两人瞬间被吸到塔外面，接着大洞就恢复成原本的墙壁了。尤吉欧虽然想尽办法要再次破坏墙壁，但不论是用蓝蔷薇之剑用力砍，或者是施放能使用的术式里带有最大威力的燃素系攻击术，都没办法让大理石墙壁出现任何伤痕。

中央圣堂的外壁应该施有永久性的自动修复术。那是以尤吉欧的知

识根本连第一行都想不出来的超高级神圣术。所以就算再怎么努力让墙面凹陷一限的距离，它也会马上就恢复原状吧。桐人和骑士爱丽丝的完全支配术之所以能让墙壁一瞬间出现大洞，应该是因为威力超出在外壁施加自动修复术的术师想象的缘故。

反过来说，拥有如此力量的两个人，就算被吸到墙壁外面去应该也不会死才对。而且桐人对于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确实远优于众多高等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他应该会想办法阻止坠落，现在一定已经开始从塔的外侧往上爬了。而且骑士爱丽丝应该也跟他在一起。

现在的爱丽丝是公理教会的绝对守护者，所以不可能会帮助桐人，但只要桐人攀爬墙壁她应该就会追上去才对。只要能在上层的某处和两个人会合，就一定会有机会使用卡迪娜尔Cardinal交给自己的短剑。

如此坚信的尤吉欧打开第八十层「云上庭园」南侧的门，独自从巨大阶梯往上爬。这时候还必须一直甩开从落单之后就不停想要爬到背上的胆怯与无力感。

由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遭受新的敌人袭击，所以尤吉欧舍弃奔跑而改为慎重地往上爬，但通过八十一、八十二层后也没有感觉到任何人的气息。

之前的战斗里，总共击退了「霜鳞鞭」艾尔多利耶、「炽焰弓」迪索尔巴德、骑士见习生费赛尔与里涅尔，「天穿剑」法那提欧与她属下的「四旋剑」等合计九名整合骑士Intregrator，但塔内应该还有被称为「骑士长」与「元老长」的人物，以及最高司祭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在等着自己。

虽然公理教会……不对，人界最伟大的最高司祭应该不可能忽然出现，但骑士长与元老长也不可能让自己轻易爬到最上层。因此尤吉欧只能将神经紧绷到临界点，然后把手放在蓝蔷薇之剑的剑柄上慎重地往上爬，但脑袋里总是会浮现多余的想法。

桐人和骑士爱丽丝现在在做什么呢？

爱丽丝会不会正追着攀爬外壁的桐人呢？还是说依然吊在塔的墙壁上进行着战斗？又或者是……桐人这个人的不可思议魅力，也能让没办法套关系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爱丽丝放下手中的长剑呢……？

一想到这里，尤吉欧便感觉内心涌出一股不熟悉的感情。在这个契机下，几个小时之前，准备对倒在地上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迪索尔巴德挥剑时的纠葛也再次浮现。

得知迪索尔巴德正是八年前把爱丽丝从村子里带走的人后，尤吉欧

在愤怒与憎恨的驱使下想结束骑士的生命。但是却遭到桐人的制止，那个瞬间，尤吉欧便对好友有了强烈的自卑感。

他心里想着，如果是你的话，那个时候一定不会像我一样只在旁边看。一定会奋不顾身地攻击骑士来拯救爱丽丝吧。

桐人的坚强与温柔说不定能够打动整合骑士Intregrator爱丽丝的心。当然现在的爱丽丝记忆已经被最高司祭夺走，可以说只是一个冒牌货。但是……连迪索尔巴德以及让自己身负濒死伤势的副骑士长法那提欧都想拯救的桐人……说不定可以…………

「——不会的。」

尤吉欧低声说完后，随即强行打断了自己的思考。

继续胡思乱想根本没有意义。只要取回保管在中央圣堂最上层的「记忆碎片」，让灵魂回到整合骑士Intregrator爱丽丝身上，现在的爱丽丝就会随着身为骑士时的记忆一起消灭。然后对尤吉欧来说最为重要的正牌爱丽丝就会回来了。

这次自己一定要紧紧抱住醒过来的她，然后告诉她……我会保护你……会永远保护你。明天，甚至可能是今天晚上，那个瞬间就要来临了。

所以现在正是屏除一切杂念，专心往前进的时候。

当从中央圣堂某处传来的钟声宣告已经是晚上七点的同时，楼梯也中断了。

每经过一个楼层就往上加的数字刚好来到十。也就是说，这里是第九十层。自己终于来到公理教会的中枢部分了。

宽广的大厅里看不见通往上一层的楼梯。只有北侧墙上有一扇巨大的门。门后应该和五十层与八十层一样，是使用了整个楼面的巨大空间。

然后，里面一定有更强的敌人在等着自己。

——我自己一个人真的能获胜吗？

站在大厅边缘的尤吉欧这么自问。接下来的敌人比把桐人逼至半死不活境界的法那提欧，以及合两人之力都无法与之抗衡的爱丽丝还要强，自己该如何与其对战呢？

不过现在想起来，就能发现之前的战斗都是由桐人独自承受敌人的

攻击。尤吉欧都只是躲在伙伴背后发动完全支配术而已。虽然桐人表示从两人技能的性质来判断的话，本来就应该采取这种作战，但是现在他已经不在这里，尤吉欧只能靠自己战斗到最后了。

他轻轻抚摸了一下左腰上的蓝蔷薇之剑，感觉剑柄与剑锷的触感。自己应该还能再使用一次武装完全支配术，但胡乱发动的话冰霜蔓藤也没办法捕捉到敌人。首先还是得以剑技把敌人逼入绝境，然后创造出使用术式的机会。

「要上啰……」

静静对爱剑这么呢喃完后，尤吉欧便举起右手，用力推开白色大门。

马上就有明亮的光线、浓密的白烟，以及连续响起的低音朝他涌来。

——神圣术的攻击吗？

尤吉欧反射性浮现这样的想法并准备飞退，但马上就注意到流出来的白色霭气不是烟雾而是水蒸气。接触到它们的手与袖子也只是变得潮湿，完全没有痛楚。于是他便透过卷动的热气确认内部的情形。

果然不出所料，里面是用了中央圣堂一整层楼面积的大广场，挂着无数油灯的天花板也相当高。这里应该有个类似「灵光大回廊」与「空中庭园」的名字才对，但现在没办法知道它的正式名称。虽然地板附近被水蒸气挡住而看不清楚，但是目前仍未感觉到有其他人的气息。

尤吉欧往广大的空间里走了几步，试着要找出水蒸气的来源。结果不是由眼睛，而是耳朵注意到哗啦哗啦的水声。从远处传过来的巨响应该也是大量的水快速冲击水面造成的声音。

这个时候，开始有冷空气从打开的门流进来，也因此将周围的水蒸气吹散。

从尤吉欧所站的地方，有一条幅度五梅尔左右的大理石通道笔直往大厅深处延伸。通路两旁呈阶梯状下陷，而且注满了透明的水——不对，是热水。深度应该有一梅尔以上，如果这个大厅全都注满热水的话，实在很难想象总量有多少利尔。

「……这个房间到底是……」

超乎想象之外的光景让尤吉欧发出沙哑的声音。

如果是饲养鱼的池子，水温又太高了。如果是观赏用的庭园，这样的湿气也会让人不舒服。应该说干脆脱掉衣服泡进热水里还比较痛快

——

「啊…………难……难道……」

再次低声说完后，尤吉欧便跪在通道旁，并且把右手伸进热水里。如果桐人也在这里，这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的水温一定会让他嚷着「真适合泡澡」。

也就是说，这是一座超巨大的浴池。

「………………」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的尤吉欧只能用膝盖撑着身体并且呼出长长的一口气。

一直生活到两年前为止的卢利特村老家里，泡澡的桶子只不过算是较大型的脸盆，当最后洗澡的尤吉欧泡进去时，水大概都只剩下一半而已。因此第一次见到学院宿舍里的大浴场时，吓了一大跳的他顿时想着到底要怎么烧开这么大量的热水。

但是这个浴场又更夸张了。就算修剑学院的所有剑士一起来泡澡，它应该还是有相当宽裕的空间。等等，当然男女学生根本不可能一起泡澡就是了。

再叹了口气的尤吉欧顺便用热水洗了双手，然后压抑下洗脸的冲动站起身子。认为通往上层的楼梯应该在大厅深处的尤吉欧随即在大理石通道上走了起来。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在浴场遭到袭击——

因为抱持着这种观念，让他迟了一会儿才注意到情况不太对劲。

通路在大厅……不对，应该说在大浴场的中央膨胀成圆形。靠近该处时，尤吉欧终于发现飘荡在前方右侧的水蒸气后方有某个人的影子。

「——！」

他反射性往后飞退，然后把手放到剑柄上。

虽然因为水蒸气的阻碍而看不清楚，但是对方相当高大。从一头短发看来应该不是女性。他肩膀以下都泡在热水里，而且还伸展着手脚。

虽然看起来不像是埋伏，单纯只是在这里泡澡，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不论状况如何，他依然是自己的敌人。这样的话，是不是该趁对方还在水里时先发制人呢？

当尤吉欧想悄悄拔出爱剑的时候——

「抱歉，可不可以再等一下？因为我才刚回到央都，一直坐在飞龙身上让我全身僵硬得要命。」

声音虽然低沉又沙哑，但是相当清晰。另外在中央圣堂里遇见的人当中最为粗鲁的用词遣字也让尤吉欧说不出话来。那种粗犷的气息，让人觉得他根本不像骑士，这时尤吉欧反而想起故乡的那些农夫们。

当尤吉欧不知道该如何反应时，水声随即响起，接着覆盖巨大浴池的水蒸气往左右散开。

声音的主人正一边站起身子，一边从身上洒落瀑布般的水滴。他背对着尤吉欧，把手放在腰部并且不停转动脖子，接着又发出「唔唔～」这种丝毫没有紧张感的沉吟。虽然看起来满是破绽，但手已经放在剑上的尤吉欧却连一步都无法动弹。

竟然会有如此魁梧的身体。虽然膝盖以下还在热水当中，但很明显可以看出男人的身高将近两梅尔。铁灰且带点蓝色的头发剪得相当短，让他惊人的粗壮脖子整个外露。而且下方的肩膀也异常宽大。有如木桩的上臂应该能够轻松挥动任何的大剑吧。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被好几层肌肉覆盖住的背部。尤吉欧在学院担任随侍的哥鲁哥罗索·巴鲁托也以锻炼出来的完美肉体为傲，但浴池里的男人比他壮了一倍以上。虽然看起来不怎么年轻，但腰部附近完全没有多余的赘肉。

由于被他那足以媲美古代战神的站姿所吸引，所以尤吉欧完全没有注意到纵横男人全身的无数伤疤。再次注视之后，就能发现它们全是刀伤与箭伤。就算受到重伤，只要迅速使用高等神圣术进行治疗就不会留下伤疤，所以他应该是历经了许多场根本无法这么做的艰苦战役吧。

这名站在浴池里的男人，应该就是被称为骑士长的人物了。

也就是说，他是所有整合骑士Intregrator当中实力最强的人。同时也是以中央圣堂顶楼为目标的尤吉欧必须面对的最大阻碍——

这样的话，就应该趁这个男人没有武器与防具的时候先发动攻击来打倒他才对。如果是桐人的话一定会这么做吧。尤吉欧脑袋里虽然这么想，但还是没有任何行动。

因为无法判断男人的背部究竟全是破绽，还是他其实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尤吉欧甚至觉得他是故意引诱自己发动攻击。

男性似乎完全不在意感到犹豫的尤吉欧，放松完筋骨后，便在浴池中制造出哗啦哗啦的水声音往北边走去。原来往前一点的通路上放着装有衣物的篮子。

男人大步走上呈楼梯状往上升的浴池边缘，然后从篮子里拿出内裤

来穿了上去。他接着又摊开单薄的上衣并披到身上。那看来应该是东帝国产的服装，只见男人在前面并拢的布料上卷了一条宽腰带，然后才终于把脸面向尤吉欧。

「嘿，让你久等了。」

刚毅的面容的确很适合那道低沉且沙哑的声音。

出现在嘴角的深刻皱纹，显示出男人在成为整合骑士*Intregrator*时应该已经超过四十岁的事实，但高挑的鼻梁与瘦削的脸颊却没有丝毫老态。不过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应该是他豪迈眉毛下方所发射出来的目光。

淡蓝色眼睛里明明没有散发出什么强烈的杀气，但距离他十五梅尔以上的尤吉欧还是感到强烈的压力。视线里透露出来的，是单纯对接下来要对战的敌人感到好奇，以及对战斗本身所感觉到的喜悦吧。能够用这样的眼神注视敌人，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剑技有绝对自信的缘故。也就是说，这个男人与桐人有点类似。

在身体前方绑完腰带后，男人便将右手朝着篮子伸去。结果篮子底下马上浮起一口长剑并且进到他强壮的手中。他接着就把剑扛到肩膀上，然后光脚大步踩着大理石前进。

来到距离尤吉欧仅仅八梅尔左右时便停下脚步，一边摸着长有短须的粗犷下巴一边说道：

「那么……在和你交手前，可以先告诉我一件事吗？」

「……什么事？」

「就是……副骑士长……法那提欧死掉了吗？」

他就像在问晚餐吃些什么的冷淡语气，让认为她可是你属下的尤吉欧感到不高兴。但尤吉欧马上又发现到把视线移开的男人，脸上露出拼命想隐藏真心的表情。内心明明相当在意，但是却不愿意被人看透。这种个性又再次让尤吉欧想起不在现场的伙伴。

「……她还活着。现在……应该在接受治疗。」

听见尤吉欧的回答，男人随即深深呼出一口气并且点头说道：

「这样啊，那么我也不会取你的性命。」

「什么…………」

尤吉欧再次说不出话来。对方的自信已经强烈到让人不会产生他是在虚张声势的想法。桐人曾经说过，相信自己的心情本身就能变成强大的武器，但就连他也不曾在强敌面前展现过如此的自信。难道说眼前的

壮汉，坚若磐石的自信心是来自于桐人与尤吉欧都没有的经历——从无数场足以让全身布满伤痕的激斗中获得胜利培养出来的吗？

尤吉欧战斗的经验虽然远不及对方，但是来到这里的路上也数次击退了和男人一样是整合骑士Intregrator的敌人。在交手前就先感到胆怯的话，那又怎么对得起打倒的骑士、锻炼尤吉欧的哥鲁哥罗索与学院的教官们，还有那个黑发的伙伴呢？

尤吉欧提振起全身的斗志，从正面瞪着男人。接着为了不让声音颤抖，直接就在气灌丹田的情况下说道：

「我快听不下去了。」

「哦哦？」

右手依然插在东洋风服装怀里的男人发出感到有趣的声音。

「少年，什么事让你快听不下去呢？」

「你的部下不只有法那提欧小姐而已吧。艾尔多利耶先生和『四旋剑』的那些人……还有爱丽丝的生死就不关你的事吗？」

「喔……是这件事啊。」

男人把脸往上抬，用握在左手上的长剑剑柄摩擦侧头部。

「怎么说呢……艾尔多利耶他是爱丽丝大小姐的徒弟，四旋剑的达基拉、杰斯、何布雷、基罗是法那提欧的徒弟。然后法那提欧又是我的徒弟。虽然我不喜欢因为怨恨之类的原因而战斗，但徒弟被杀掉的话，我还是应该帮她报个仇吧，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他咧嘴笑了一下后，又加上一句忽然想到的话：

「……不过，爱丽丝大小姐可能也把我当成师父吧……老实说，如果是六年前大小姐刚当上骑士见习生的时候就算了，现在认真对战起来的话，谁会赢还不知道呢。」

「六年前……骑士见习生……？」

尤吉欧瞬间忘了对男人的反感而低声这么说道。

如果是六年前的话，也不过就是从卢利特村被带走的两年后。在爬楼梯的途中，桐人曾经跟自己说过骑士姓名之内包含了神圣语的「编号」，爱丽丝是三十，艾尔多利耶是三十一，而迪索尔巴德好像是七。从编号的排名来看，还以为爱丽丝当上整合骑士Intregrator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爱丽丝是thirty……也就是第三十名整合骑士Intregrator吧？」

尤吉欧的问题让男人微微歪了一下脖子，但马上发出「嗯」的声音。

「原则上，见习生是不会有编号的。大小姐是去年正式被任命为骑士时，才获得三十的编号。虽然六年前她的实力就足以担任骑士，但实在太年轻了……」

「但是……费赛尔和里涅尔明明是见习生，她们怎么就有编号呢？」

一听到这两个名字，男人就像咬到熊胆一样嘴巴整个扭曲起来。

「……那两个小孩子当上骑士的经历有点不太一样。所以破例让她们在还是见习生的时候就有编号。你——已经和她们战斗过了吗？想不到你还能活下来，这在另一种意义上比赢过法那提欧还更让我惊讶。」

「我被『鲁贝利鲁毒钢』麻痹，头差点就被她们砍下来了。」

尤吉欧一边回答，一边继续思考着。

男人知道爱丽丝还是骑士见习生时期的种种事情。这样的话，爱丽丝远在六年前……也就是十三岁的时候就被「合成秘仪」封印记忆了吗？之后爱丽丝就一直相信成为整合骑士*Intregrator*的自己是从天界被召唤过来的存在，然后一直生活在中央圣堂里吗……

魁梧巨汉看着默默不语的尤吉欧，耸了耸肩后表示：

「我不认为自己会输给你，所以也觉得跟我差不多强的大小姐应该不会被你干掉才对。元老长那家伙说你好像还有个伙伴嘛。他既然不在这里，应该就是还在某处和大小姐对战吧。」

「……大致上没错。」

像被对方影响般点了点头后，尤吉欧随即重新用力握住剑柄。虽然敌意一直被男人的谈话削弱，但现在可不是放松的时候。尤吉欧双眼更加用力，接着丢出挑衅的发言：

「顺便问一下，干掉你之后会有谁来找我报仇？」

「呵呵，放心吧。我没有师父。」

咧嘴一笑后，男人便用右手缓缓拔出离开肩上的长剑。然后随手把留在左手上的剑鞘插到宽大腰带上。

带着些微黑色的厚重剑身虽然经过仔细地擦拭，但满布的旧伤痕还是在反射天花板的照明后发出闪闪光芒。剑锷与剑柄似乎也是用跟剑身相同材质的钢铁制成，不过和之前战斗过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所携带的神器

不同，上面完全没有华丽的装饰。

但远看就知道它绝对不是能掉以轻心的武器。它应该在超乎想象的漫长岁月里，吸收过大量的血液了吧，感觉有种妖气般的东西缠绕在暗沉的剑刃上。

轻轻吸了口气之后，尤吉欧也拔出了左腰上的爱剑。虽然不是处于完全支配状态，但可能是反应出主人的紧张吧，只见淡蓝色剑身微微散发出冻气，让周围的水蒸气变成了闪闪发亮的冰粒。

男人以符合他壮硕身材的豪爽动作，一边把右手的剑举到近乎垂直的角度，右脚一边往后退了一步，最后又重重地沉下腰部。姿势看起来跟诺鲁基亚流的秘奥义「雷闪斩」十分类似，但还是有点不同。把剑摆得那么直的话，在发动剑技前还需要多余的动作。

有了这种感觉的尤吉欧，直接摆出艾思葛朗特流秘奥义「音速冲击」的姿势。

就尤吉欧所知，只有两个传人的谜样艾恩葛朗特流里，所有秘奥义都有神圣语的技名。神圣语是三女神在创世时代传授给公理教会创始者的神圣语书，甚至连修剑学院的图书室里——据教官表示，连四皇帝居住的城堡里也没有神圣语的字典存在。

所以其他人只能了解用在神圣术术式上的单字。因此尤吉欧在学院里虽然算相当认真的学生，但也只懂得「素因」与「生成」这些有限的单字。

不过桐人明明完全忘记两年前出现在卢利特村之前的事情了，但倒是知道许多连尤吉欧也不懂的神圣语。其中当然也包含了用来表示秘奥义的神圣语，像音速冲击就是「以声音的速度跳跃」的意思。虽然不知道声音究竟有多快，但这招正如名字所显示的一样，是能够以惊人速度冲过十梅尔左右的远距离来攻击敌人的强力剑技。只要在敌人为了缩短距离而踏出第一步的瞬间发动，几乎就一定能抢得先机。

看见尤吉欧放松全身力道，把剑放在右肩上的姿势后，男人的眉间又出现了新的皱纹。

「很少看见这个姿势啊，少年。难道说……你会连续剑法吗？」

「…………！」

当听见他丢出这个问题的瞬间，尤吉欧立刻猛然吸了口气。

严格说起来，尤吉欧准备使用的音速冲击其实是单发的秘奥义。但是以人界流传的流派里不存在这个技巧的层面来看，它就跟艾恩葛朗特

流的精髓连续技一样稀有。光看起手式就能知道这一点，在在表示出这个男人绝非泛泛之辈。

但是就算知道尤吉欧会使用连续技，只要男人过去不曾和丧失记忆前的桐人战斗过，就不可能看破艾恩葛朗特流的剑招才对。

「……就算我会用连续技又怎么样呢？」

低声反问之后，男人便用鼻子哼了一声。

「没有啦，黑暗领域的暗黑骑士里也有人会使用连续剑法，我曾经和他对战过好几次。那不是什么太好的回忆……因为我完全不会用什么灵巧的剑技啊。」

「……也就是要我也用正统流派来作战的意思吗？」

「不是不是，不管是连续剑法还是什么，尽量用你喜欢的剑招没有关系。虽然不是交换条件，不过我也要从一开始就拿出压箱宝了。」

扬起单边的嘴唇笑了一下后，男人就把右手上笔直举着的长剑高高往上抬起。

下一刻尤吉欧便再次屏住了呼吸。因为身经百战的灰色剑身像是幻影般摇晃了起来。原本以为是因为受到大浴场里水蒸气影响的缘故，但无论再怎么定眼凝神，长剑看起来还是像变软了一样。

——难道那把剑早已是完全支配状态了？

依然摆着秘奥义姿势的尤吉欧拼命思考着。

虽然刚从不可思议的贤者卡迪娜尔*Cardinal*那里学会「武装完全支配术」，但经过几次的实战后，尤吉欧也更加深了对这个秘术的理解。

在赋予长剑更强力量的意义上与秘奥义相当类似，但完全支配术毕竟还是属于神圣术，所以需要经过咏唱。因此也跟一般神圣术相同，在咏唱完术式内容并且用「Enhance　armament」这句结句发动技能之前，可以暂时让术式保持在待机状态。

而神圣术的发动待机状态能保持多久的时间，则是取决于施术者的素质与熟练度。尤吉欧在闭起嘴巴并集中精神的情况下可以保持数分钟的时间，但在紧要关头总能发挥出惊人集中力的桐人甚至曾经在保持术式的情况下跟人对话。

虽然不了解眼前巨汉的完全支配术是什么样的技巧，但光从他能在发动待机状态下说了这么长的一段话，就能知道他是相当厉害的术者。相对的尤吉欧到现在都没有咏唱术式的时间，而且在这个充满热水的空间里，冰蔷薇之术也无法发挥原本的力量。

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就是在男人使出秘奥义——或者是发动完全支配术的一瞬间利用音速冲击发动攻击来分出胜负。对方应该预测尤吉欧将发动连续技攻击，所以应该无法对应超高速的跳跃攻击才对。

下定决心后，尤吉欧便将集中力灌注在双眼来凝视男人的全身。

敌我之间的距离大约是八梅尔。

诺鲁基亚流以及它的上位流派海伊·诺鲁基亚流里都不存在能在这种距离下击中对方的秘奥义。所以，如果他站在目前的位置直接挥剑的话，男人口中的「压箱宝」应该就是能延长斩击距离方面的武装支配术。自己必须先尽力躲开这个术式，然后以逆袭的一击来决定胜负。

正如尤吉欧所预测的，男人直接站在原地，然后将右臂举成垂直的剑缓缓挥落。这时从他笑容消失的嘴里也迸发出足以震动整个大浴场的巨大声音。

「整合骑士*Intregrator*长——贝尔库利·辛赛西斯*Synthesis*·汪*One*，进招了！」

好像听过这个名字——这样的想法一瞬间闪过脑海，但尤吉欧马上摒除杂念，只把精神集中在辨认敌人的剑招上。

在「滋」一声沉重的声音过后，自称骑士长的男人左脚便用力踩在大理石地板上。周围的水蒸气也一口气被吹散。

他以速度惊人，但是又相当悠闲的动作来旋转强壮的腰部、胸部、肩膀以及手臂。原本笔直高举的剑首先往右侧倒，接着直接横扫出来。尤吉欧感觉这正是正统流派剑技的究极姿态。是只有经过长年累月的修练才能实现的，粗犷但却又无可挑剔的动作。

但是所有正统剑技都有共通的弱点。因为「招式」过于一板一眼，所以能够预测出攻击的轨道。当骑士长的剑水平撕裂白色水蒸气时，尤吉欧已经往左前方跳去。就算完全支配状态的剑能够发出远距离的攻击力，他应该也可以在千钧一发的距离下避开才对。

右耳边的空气产生了些许震动。但是完全没有感觉到痛楚与冲击。

——躲开了！

如此确信的尤吉欧在踏出下一步时发动了秘奥义音速冲击。

「喔……喔喔喔！」

发出吼叫声的同时，剑身也出现了黄中带绿的光芒。全身被透明力量加速之后，尤吉欧就像一阵疾风般朝着挥完剑的骑士长冲去。

刚才避开的剑风在背后撞上了大浴场的门后发出了巨大的声音——……

不对。

听不见任何声响。连一点震动都感觉不到。

骑士长发出的斩击有那么慢吗？还是说在抵达背后的大门前就消失了？

不可能吧。这样的话，骑士长这名比迪索尔巴德与法那提欧还强的男人，所发出的武装完全支配术不就比一个月前才刚成为骑士的艾尔多利耶还要弱吗？艾尔多利耶的「霜鳞鞭」能够以闪电般的速度攻击远在十梅尔外的敌人。

不可能有这种事情才对。难道说，这名骑士长的技巧不是远距离系的攻击吗？但是，事实上尤吉欧真的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这样的话，这个男人刚才不就只是挥了一下长剑吗？就跟学生在修剑学院的考试里一样，只是在表演剑招。

——他是在调侃我吗？

——还是说，他认为光是挥一下剑，就能吓退我这个还在上学的小孩子呢？

浮现这种想法的瞬间，脑袋的中心随即开始血气上涌。

因此当他发现时，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拖着秘奥义光芒往前突进的尤吉欧前方，也就是刚挥完剑的男人眼前似乎存在着某种东西。那是呈一直线横跨空中的透明物体。就像在开始斩击前，包围在男人长剑周围的摇动幻影一般。

——那里就是……刚才那家伙挥剑所砍的位置……

背上立刻闪过一道恶寒。虽然反射性想停下突进，但开始发动的秘奥义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停止。于是他只能拖着剑，用右脚摩擦地面来稍微降低一些速度——

下一刻，尤吉欧的身体就和停留在空中的幻影重叠在一起。



灼热的冲击立刻从尤吉欧左胸穿透到右侧腋下。他就像被疾风吹起的破布般往后飞退，然后在空中转了好几圈。同时也有大量血液一边旋转一边从烙印在他胸口的深邃伤口喷出。

最后整个人背部往下地落在通路左侧的浴池当中。先是溅起高高的水柱，当一切甫平静下来，周围的热水马上就被血染红了。

「咕……啊……！」

把吞入喉咙深处的热水吐出来后，发现这些飞沫也都染红了。看来肺部也受到了损伤。如果在碰到幻影前没有稍微减低速度，身体可能已经被砍成两半了。

「System……call.Generate……luminous element……」

身体浮在浴池上的尤吉欧断断续续地咏唱治愈术。幸好周围还有大量的温水。它们储蓄的神圣力应该比冷水多出许多才对。只不过以尤吉欧的能力来说，要在短时间内施术治疗如此严重的伤势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尤吉欧好不容易止血成功，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这时站在通道上的骑士长就悠然低头看着他。他的剑已经收回左腰的剑鞘，右臂也伸进衣服的怀里。

「刚才真的有点危险。因为没想到你会用那样的速度冲过来。抱歉喔，差点把你杀掉。」

虽然对方在这种时候还是用轻佻的语气说话，但尤吉欧已经没办法生气，只能从疼痛的肺部挤出沙哑的声音：

「刚……刚才的剑技……究竟是……」

「我不是说过要使用压箱宝了吗？我可不是挥剑砍空气而已。真要说的话……应该是砍了一阵子后的未来。」

尤吉欧必须花一点时间才能理解骑士长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躺在热水里的他，感觉伤口发出只有该处被人用冰块压住般的疼痛感，结果也因此而无法顺利思考。

——他说……砍了未来？

刚才的现象的确是这样没错。

尤吉欧无疑是在骑士长挥完剑后才发动音速冲击。但是一碰到斩击轨迹的瞬间，尤吉欧的身体就像受到来自过去的剑击般受到了重伤。

不对——更正确一点的说法应该是，由剑产生出来的斩击威力直接

停留在空中了。在被轰飞之前，尤吉欧确实在空中看见了摇摇晃晃的幻影。

为了让剑的攻击能命中目标，挥剑者必须在「正确的瞬间」砍中「正确的位置」才行。只要时间和位置稍有差错，剑就无法击中敌人。

骑士长的武装完全支配术应该就是扩张了两个条件当中的时间吧。即使挥完剑，威力还是能残留在轨迹上。换言之就是——砍中未来出现在这里的敌人。

在一路对战过来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当中，这虽然是最不起眼的武装完全支配术，但的确是相当恐怖的力量。那把剑通过的所有地点都会转变成致命的空间。它的「广度」远远超过同样是扩张了斩击持续时间的连续剑技，让人根本没办法和他进行剑与剑的肉搏战。

——这样的话，就只能进行远距离战了。

骑士长的完全支配术就算能扩张时间，应该也没办法延长斩击的攻击范围才对。相对的，尤吉欧的完全支配术所产生的「冰之蔓藤」射程则可以超过三十梅尔。

问题是蓝蔷薇之剑在这个存在庞大温水的地点能不能发挥出原本的性能呢？至少要做出发动之后得多花一点时间才能产生效果的心理准备。也就是说，必须把敌人引诱到就算识破冰蔷薇之术的性质也无法逃脱到射程外的距离。

虽然相当困难，但也只能拼了。

下定决心要赌一把之后，尤吉欧便用左手碰了一下胸口。虽然传来一阵锐利的痛楚，但短时间内就算活动应该也不会让伤口爆开。当然距离完全治愈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而且天命应该也减少了三成以上，不过还是能起身，而且也能挥剑。

「system　call……」

尤吉欧开始咏唱术式的声音混在浴场四角的喷水口所发出的轰然水声当中。理论上骑士长这样身经百战的人应该不会允许他这么做才对，但他根本没有妨碍咏唱，还像是故意要给尤吉欧时间般，双手交叉在胸前并且继续用悠闲的口气说道：

「我第一次看见暗黑骑士的连续剑法是在刚当上整合骑士*Intregrator*的时候。刚开始真的是被打得落花流水。拖着残破的身躯逃回来后，才能用这颗不灵光的脑袋拼命想着为什么会落败。」

骑士长用指尖摩擦的下巴伤痕，应该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吧。

「嗯，想通之后其实也不是太困难。总之就是呢，我身体熟悉的是追求一击威力的剑法，但连续剑法则是考虑怎么格挡敌人的招式，然后让自己的攻击击中对方的结果。不用说也知道哪一种比较适合实战。不论是多么强大的招式，打不中敌人的话根本就像是在漏风……」

这时从他扭曲的嘴唇里「哼」一声呼出短暂的一口气。

「——但就算知道这一点，我这个人也没有聪明到能马上开始学习连续剑法。说起来最高司祭大人也真是的，要召唤整合骑士Intregrator的话，也不找个比较聪明伶俐一点的家伙。」

这句话让持续咏唱的尤吉欧皱起眉毛。

这名自称骑士长的男人，成为整合骑士Intregrator之前的记忆果然也被消除掉了。但是就算他本人忘记了，整个世界的人民也不可能全都不记得能使出如此刚剑的剑士吧。刚才听见他自报姓名后，尤吉欧脑袋的角落就一直有种感到不太对劲的焦躁感。

贝尔库利·辛赛西斯Synthesis·汪One。刚才这个男人确实如此称呼自己。

自己一定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是四帝国统一大会的优胜者吗？还是帝国骑士团的某个将军呢？

骑士长似乎完全不在乎尤吉欧认真凝视着自己的眼神以及小声念着术式的模样，只是轻松地继续说道：

「于是乎，我就用这颗不灵光的脑袋想着怎么才能让我的剑砍中敌人。结果想出来的答案就是它了。」

他让呈现钢铁色的粗犷长剑在剑鞘里发出声音。

「这把剑原本是挂在中央圣堂墙壁上，名为『时钟』的神器其中一部分。现在是用挂在同一个位置上的『宣告时刻之钟』的声音来通报时间，但很久之前都是这个叫时钟的东西用大针指着圆形排列的数字。听说它是世界诞生时就存在的东西……最高司祭大人是用『System Clock』……这种奇怪的名字来称呼它。」

那应该是神圣语吧，因为尤吉欧不曾听过这个名词。当然也同样没有听过用泛用语表示的「时钟」这个名词。骑士长贝尔库利像是在窥视遥远的过去般眯起眼睛，然后再次开口说：

「司祭大人表示『时钟不是显示时间，而是用来创造时间』……虽然我完全不了解是什么意思。总之呢，这家伙就是用那个时钟的针锻炼而成。如果爱丽丝大小姐的『金木樨之剑』是能斩过名为空间的横向范围，那么这家伙就能够贯穿名为时间的垂直方向。它的名字是『时穿

剑』……也就是贯穿时间之剑。」

虽然很难具体描绘出名为时钟的物体究竟是什么模样，但尤吉欧倒是可以了解骑士长想要表达的意思。这把剑果然能够超越时间的限制，将挥剑瞬间的威力保留下来。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不用像艾恩葛朗特流这样将数道斩击连接在一起了。连续技之所以会连续发动，就是为了要拓展斩击时间的幅度。贝尔库利的时穿剑如果能够同时发挥单发技的威力与连续技的命中力，那么他的剑技已经是无敌了。不过还是仅限于剑的攻击范围之内就是了。

正如贝尔库利本人所说的，只有一个方法能与其对抗。就是放弃时间，而在空间的广度上与其一决胜负。

「你是不是正打算从远处发动攻击啊。看见我的技巧后，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想法。」

虽然因为忽然被识破心思而吓了一跳，但现在已经无法停下咏唱了。就算预测出尤吉欧会从远处发动攻击，他也不会知道技巧的性质。不知道是不是看穿了尤吉欧的心思，只见骑士长轻轻耸了耸肩并接着说道：

「包含法那提欧与爱丽丝在内，在我之后被召唤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之所以全都倾向选择远距离型的完全支配术……可能有一部分是因为看了我的技巧的缘故。那些家伙全都很不服输呢。不过话先说在前面，和他们比试时我从来没有输过喔。而且我说过谁只要能打败我，就能够当上骑士长。嗯……爱丽丝大小姐有一天可能会成功吧。总之呢，我也很期待能看见你一路上打败那些家伙的招式啦。」

「……很有自信嘛。」

数秒前咏唱完术式本体的尤吉欧下意识这么呢喃。但因为精神依然相当集中，所以待机状态的完全支配术没有消失，依然停留在尤吉欧心中。

着来贝尔库利之所以会发表长篇大论，真的是为了让尤吉欧有时间咏唱完全支配术。这应该是因为他有自信能够破解尤吉欧使出的任何技巧吧。

虽然很懊恼，但是尤吉欧确实没有以冰蔷薇之术捕捉到贝尔库利后，直接就能削减他天命的自信。因为它原本是为了彻底封住敌人行动而产生的术式。不对，对上眼前的男人，可能连这一点都无法完全成功。就算能剥夺他的自由，可能也只能撑几秒钟的时间。而要如何利用这段时间就是决定这场比试的关键。

全身滴着水滴的尤吉欧从浴池里站了起来。光走上仅有三层的大理石浴池边缘，胸前的伤口就已经隐隐发疼。下一次受到相同攻击的话，应该就连治疗的力量都不剩了吧。

「呵呵，来吧，少年。话先说在前面，接下来我可不会手下留情了。」

骑士长用力握住插在服装带子上的时穿剑剑柄并大声笑了起来。

在距离二十梅尔的通道上，尤吉欧也把蓝蔷薇之剑摆到自己正面。待机状态下的剑身早已结了一层薄冰，飘荡在周围的水蒸气也变成闪闪发亮的冰尘。

如果是桐人的话，这时候应该会回嘴吧。但尤吉欧只感觉极度口渴，根本无法顺利说出话来。他用力吸了口气，慎重地低声说出武装完全支配术的结句：

「Enhance……armament!」

立刻有冻气「咻！」一声在他脚底卷动，接着往四方狂奔而出。尤吉欧随即将反手握住的爱剑用力插到地板上。

让大理石表面变得潮湿的水份瞬间冻得像镜子一样。冰带一边发出新鲜木材碎裂的声音，一边朝着站在前方的贝尔库利冲去。

左边的通道大概有五梅尔左右的宽度，但蓝蔷薇之剑产生的冰冻波宽度却有十梅尔左右。盈满左右两侧浴池的温水表面也有结冰的薄膜往外扩展，但速度果然因为热气而有些缓慢。不过现在已经没办法再找什么借口了。

尤吉欧把所有的意念集中在右手，然后更加用力地握紧长剑。这时结冻的地板上一边爆出硬质咆哮声一边长出来的不是蔷薇蔓藤，而是无数锐利的荆棘。

它们马上变成粗大的冰柱，接着塞满通路的锐利尖端便一面发出亮光，一面像滑行般朝贝尔库利攻去。但是骑士长只是稍微绷紧嘴角，依然保持腰部下沉的姿势而没有任何动作。似乎也没有逃进左右两侧浴池的打算。

看见他坚若城池的站姿后，尤吉欧心里也有所觉悟了。如果没有同归于尽的决心，绝对无法赢过这个敌人。

他从地板上拔起蓝蔷薇之剑，追着无数的枪尖往前跑去。目标是贝尔库利迎击数十把枪尖时应该会出现的一丝空隙。

虽然看见了尤吉欧往前猛冲，但是骑士长还是没有任何动摇的模

样。他把脚大大地往左右打开，然后将力量聚集到摆在左腰的剑上。

「哼！」

他随着浑厚的吼叫声挥出刚猛的横斩。虽然无数枪尖都还没有进入他的攻击范围，剑刃也只是划过空无一物的虚空，但时穿剑能够砍击未来。

半秒钟后，无数的冰柱就发出「锵——！」的悲鸣并同时粉碎。没有一把枪能够突破贝尔库利刚才设置的斩击。骑士长以令人愤恨的轻松态度把剑移回上段，准备应付尤吉欧的追击。

但是尤吉欧也终于让敌人进入自己的攻击范围之内，于是他便高高挥动右手上的武器。这时浮游在四周围的数层细微冰片反射了天花板的光线，虽然视线因此而模糊，但敌人应该也受到了影响才对。

「嘿啊啊！」

「喔喔！」

两道吼叫声同时响起。

贝尔库利的剑砍出的灰色轨迹迎击了尤吉欧手中长剑划出的蓝色轨迹。

下一个瞬间。

尤吉欧手里的长剑立刻随着「喀锵！」的脆弱悲鸣粉碎了。

贝尔库利因此而稍微瞪大了双眼。应该是空虚的手感让他吓了一跳吧。尤吉欧的右手也完全没有感受到剑破碎时传过来的冲击。

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尤吉欧在开始冲刺前，就已经把握在手上的蓝蔷薇之剑丢到右边，然后折下一根冰柱来代替手里的剑了。

贝尔库利的上段斩是为了把尤吉欧的剑弹开的一击。如果他手里的剑不是冰柱的话，现在应该已经被对方的力量推回去了吧。但是握在右手的冰柱轻易地碎裂，让尤吉欧得以保持突进的速度，直接躲过敌人的剑并且冲进他的怀里。

「喔喔喔！」

尤吉欧随着再度发出的叫声反转身体，用左肩往骑士长的腹部撞了下去。这是艾恩葛朗特流的「体术」，名为陨石冲击的秘奥义。技巧名称有「粉碎的流星」之意。由于剑不在手上，所以没有完全发动，但贝尔库利因为出乎意料之外的挥空而失去重心，巨大的身躯稍微浮了起来。

本来之后还会有右水平斩，但尤吉欧以张开双臂来取而代之，直接抱住骑士长的腰部。

「唔喔……」

连这名魁梧巨汉都因为这两段式攻势而失去平衡，身体整个往后倒去。这就是最初与最后的机会了。

「呜喔喔喔喔！」

尤吉欧利用吼叫声掩盖伤口的疼痛，然后挤出全身的力量，把骑士长和自己往右边的浴池丢去。贝尔库利虽然左脚用力想撑住身体，但光溜溜的脚还是在冰冻住的地板上滑了一跤。短暂的漂浮感后，落水的冲击立刻影响到尤吉欧胸部的伤口。

但是和包覆全身那种令人晕眩的冷气比起来，这点痛楚根本不算什么了。

「怎么回事……！」

被尤吉欧架着的贝尔库利第三次发出惊讶的声音。几分钟前还热腾腾的浴池，现在已经变成快要结冻的冰水了。也难怪他会如此惊讶。

尤吉欧一边用左手按住想起身的巨汉，一边用右手在浴池底部摸索着。应该是丢在这里附近才对——

经过严密的计算以及运气的帮助下，他的指尖终于碰到爱剑熟悉的剑柄了。

下一个瞬间，凭力量推开尤吉欧左手的贝尔库利已经准备站起来了。

但尤吉欧比他快一步将蓝蔷薇之剑插到浴池底部并且大叫：

「结……冻吧——！」

这就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蓝蔷薇之剑只有将填满巨大浴池的一小部分热水变冰而已。周围依然有大量的温水存在。就算有十名神圣术师同时持续生成冻素，也得花上几十分钟才能把它们全部结冻。但现在也只能拼了。

武装完全支配术是借由解放剑的记忆来唤醒它原本拥有的超攻击力。

不可思议的贤者卡迪娜尔*Cardinal*曾经这么说过。她为了组织蓝蔷薇之剑与黑剑的完全支配术，曾经要求尤吉欧与桐人各自回溯剑的记忆。

尤吉欧的神器，蓝蔷薇之剑原本是位于北方山脉最高峰顶端的冰

块。那里就算是盛夏也异常寒冷，冰块一整年都不会融化，但同时也没有任何生物能靠近。永冻的冰块只能孤单度过几十年的时光。

但是某年春天，飞越山脉的风将一颗小种子吹到永冻冰块附近。冰块就这样每天融化一点自己的身体来滴落些许水份滋润种子。最后种子终于发芽，花蕾抵抗着极寒的冷气慢慢变大，在夏天到来的同时开出了微小但是十分美丽的花朵。那是一朵比北方天空还要蓝的蔷薇。

终于交到朋友而高兴不已的永冻冰块就这样每天跟蔷薇谈话。但是秋天过去的某一天，蓝色蔷薇忽然说了，我没办法撑过冬天的严寒，所以我们马上要分离了。

冰块听见后便开始叹息。而且为了即将失去第一位朋友而悲伤地哭泣，身躯也因此变瘦了。这时蓝蔷薇再次说道，在我枯萎变丑之前，把我关进你身体里面吧。这样的话，就算没有生命也能永远保持这个模样。

于是永冻冰块便实现了蓝蔷薇的心愿。它拼命在自己眼泪所造成的水洼里移动，然后一靠近蓝蔷薇便祈祷着……结冻吧、结冻吧，永远结冻吧。结果祈祷的效力实在太强，让冰块的心也一起结冻了。

冰块里头的蓝蔷薇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冰块本身也永远无法说话与思考了。极寒的山顶上，只剩下因为流了许多眼泪而变得像剑一样细长的冰，以及被关在里头的一朵蓝蔷薇。

这可能就是尤吉欧在大图书馆里看见的梦境。目前还不知道为什么外型粗糙的冰块会变成真正的剑，而且从山顶被移到地下的洞窟里接受白龙守护，何况基本上冰块和蔷薇花应该不会有自己的意识才对。

但就算只是梦境，冰块的祈祷依然鲜明地存在尤吉欧心里。他感觉到冰块的悲伤与痛苦——还有把生命与时间全部冻结的心意。

……蓝蔷薇之剑，把你的力量借给我吧！

有了这个强烈念头的瞬间，尤吉欧嘴里也迸发出新的叫声：

「Release……recollection!」

武装完全支配术的第二阶段。解放沉睡在剑里的所有力量，也就是「记忆解放」的式句。虽然卡迪娜尔Cardinal说尤吉欧他们仍然不能使用，但是现在的话——只有这一次的话……

右手上的剑产生剧烈的震动。

整座大浴场随即响起无数玻璃同时破碎般的硬质冲击声。接着又有蓝白色光环以尤吉欧右手为中心高速往外扩展，碰到光环的温水全都留

下波纹的形状并瞬间结冻。

不到几秒钟的时间，广大的浴池就全冻成了雪白的冰块。几乎无法动弹的身体包围在强烈的寒冷当中，让尤吉欧忍不住开始喘气。就算裸体站在严冬中的卢利特森林里，也不会感到如此的寒冷吧。闭起眼睛的话，就没办法分辨触碰到肌肤的是冰块还是灼热的铁块了。

虽然很想拨开睫毛上的白色冰霜，但左手在浴池深处压着贝尔库利，右手则反握着蓝蔷薇之剑，所以已经完全被固定住了。尤吉欧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只能拼命眨眼来抖落冰晶，然后透过浓烈的霭气确认敌人的状况。

骑士长贝尔库利的脖子已经有一半沉在冰里。由于结冻前正想撑起身体，所以左手与握着时穿剑的右手都沉在浴池的底部附近。这样的话，他应该也跟尤吉欧一样无法动弹才对。

骑士长一边让从眉毛与胡须上垂下来的小冰柱发出啪叽啪叽的声音，一边低沉地说道：

「没想到会有在敌人面前抛弃自己长剑的剑士……这是你想出来的战法吗？」

「不……这是伙伴教我的。他说存在于战场的所有物体都能成为武器与陷阱。」

尤吉欧拼命动着因为过于寒冷而僵硬的嘴这么回答。贝尔库利则是暂时闭起眼睛与嘴巴，看起来像是在思考，最后终于露出灿烂的笑容。这时他的嘴角也不断有冰块的碎片落下。

「哦……原来如此。这就是所谓的地利吗……我必须承认输给你一招了，但我可不会就此认输喔。」

他先嘶一声吸了口气，然后屏住呼吸。

不知在这种状况下他究竟想做什么的尤吉欧开始紧张了起来。如果他开始咏唱神圣术的话，那么自己也得马上开始准备对抗的术式。

贝尔库利淡蓝色的双眼猛然睁开。接着从他如野兽般整个外露的齿缝里迸发出爆炸般的吼叫声：

「唔呜呜呜呜呜！」

骑士长的额头立刻浮现数条粗大的血管。稍微露出来的脖子根部也出现几条肌肉，皮肤则是完全变成红色。

「什么……」

这下连尤吉欧也发出惊讶的声音。贝尔库利是要用全身的肌肉来硬撑破这厚厚的冰层。

但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发生。就算能自由活动身体，而且拥有充分的空间，要赤手空拳打破这么厚的冰层也是相当困难。何况骑士长现在被冰在全身上下没有一丝空隙的冰块当中。

他咬紧的牙关发出钢铁摩擦般的声音，淡蓝色眼珠像会自动发光般带着炽烈的光芒。

明明已经被包围在低于冰点的冷气当中，尤吉欧的背部却能感觉到更胜于此的寒气。

下一刻，响起了「啪叽」一声细微但带有决定性的声音。

两人之间的冰块出现了一条裂痕。然后从该处分裂出另一条来。接着又是另一条。

尤吉欧再次体认到眼前的魁梧巨汉不是普通人。整合骑士*Intregrator*原本就是从四帝国的剑士当中选出来的菁英集团，而他更是站在这群人的顶点——也就等于是人界最强的男人了。他应该是一百年……不对．两百年来都在战场里度过的活传奇。

在和这种对手作战时，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松懈。当然尤吉欧原本就不认为把自己和敌人冰冻住就能让战斗结束。接下来才是他真正的目的——强制开始同时削减天命的骡死战。

尤吉欧在冰层底下用力握住记忆解放状态的爱剑剑柄，并且集中意识。

如果尤吉欧看见的记忆为真，那么蓝蔷薇之剑的来历就与桐人的黑剑、骑士长的时穿剑、法那提欧的天穿剑有些不同。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剑拥有两个源头。它们分别是永冻冰块以及被关在里面的那一朵蔷薇。

冰块的力量是冻结万物。而蔷薇的力量——则是用生命开出花朵。

「盛开吧——蓝蔷薇！」

像是要呼应尤吉欧的狂吼般，冰面上产生了无数的「花蕾」。它们一边旋转一边绽放，最后开出如剃刀般单薄透明的蓝色花瓣。

一朵蔷薇就一边发出铃声般的声响一边盛开，然后无数——多达数百朵的蔷薇花就不断地绽放开来。那是极为美丽，却也极为冷酷的光景。因为这大量的蔷薇，全都是吸取了尤吉欧与贝尔库利的天命才能够傲然地开花。

尤吉欧的四肢开始无力，连视界也渐渐变暗。目前别说是寒冷的感觉了，根本连接触肌肤的坚硬冰块都感觉不到。只有麻痹般的毫无感觉包围全身。

这时贝尔库利刚才就快要突破冰狱的膂力也被连根拔起了吧，只见他原本发红发热的肌肤迅速因为失去血气而变白，而充满自信的表情也首次从他刚毅的容貌上消失。

「小鬼……你这家伙打从一开始……就打算跟我同归于尽了吗！」



「请不要……搞错了。」

尤吉欧拼命撑起重量逐渐增加的眼睑并挤出沙哑的声音：

「我唯一能赢过你的要素……就是天命的总量。法那提欧小姐和我的伙伴身负同样严重的伤势，也同时倒了下来……这也就表示即使是不会老死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天命的量也跟我们没有两样对吧……？」

在开口的这段期间，骄傲绽放在冰面的无数冰蔷薇里开始流出闪亮的光粒。热水落下的轰声从刚才就已经消失不见，这应该就是连出水口都已经被冻住的证明吧。

曾几何时，贝尔库利与尤吉欧两个人除了脸孔中央部分之外都已经覆盖在厚厚的冰层底下。只要打开史提西亚之窗，应该就能确认以恐怖速度减少的天命值。尤吉欧一边抵抗急速升高的睡意，一边拼命继续说道：

「……从外表看起来，你成为整合骑士Intregrator已经是四十岁之后的事情了……当然天命的最大值已经开始减少。相对的，我的天命值现在应该趋近于最大……就算被你砍了一剑，总量应该也还是我比较多才对。我就是赌在这一点上。」

就在尤吉欧快要把话说完时，贝尔库利忽然猛然瞪大双眼。他整张脸也开始剧烈扭曲，挂在额头与鼻梁上的冰柱也全都粉碎。

「你这家伙……刚才说什么！」

明明应该是连要保持意识都相当困难的状况，但是骑士长的眼睛却浮现强烈的光芒。

「你说……『成为整合骑士Intregrator』……？听起来简直就好像知道我们的前世一样！」

尤吉欧眨了一下眼睛，然后聚集剩余的所有力量开口说道：

「我……最不能原谅你们的就是这一点。」

从肚子底部涌上来的强烈感情，让尤吉欧一瞬间忘记了全身的虚脱感。

「忘记自己究竟是什么人……也不知道效忠的公理教会的真面目……装出一副只有自己是正义，只有自己是法律守护者的模样。你根本不是最高司祭从天界召唤来的骑士。你也是由母亲所生并取名为贝尔库利，跟我一样都是人类啊！」

就在这么大叫的瞬间——

尤吉欧终于想起眼前的「豪杰」是什么人了。

因为过于惊讶，让他忍不住喘了口短气。贝尔库利……这个名字从小就出现在祖父说给自己听的童话里了。他是三百年前开拓卢利特村，成为初代侍卫长的名剑士。同时也是到尽头山脉去探险时，发现了沉睡白龙旁的宝剑……也就是尤吉欧右手上的蓝蔷薇之剑后，便想把它偷走的豪杰。

虽然一瞬间认为可能是与初代贝尔库利同名的子孙，但马上就否定了这个可能性。被冻结天命自然减少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根本不会老化。也就是说，他正是那个贝尔库利。孩提时期最喜欢的……同时也是自从爱丽丝被带走的那个夏天后就不曾想起的童话，《贝尔库利与北方白龙》的主角，现在就在尤吉欧眼前。而且还丧失了卢利特时代的记忆，变成整合骑士Intregrator。

从极短暂但是巨大的冲击当中恢复过来后，尤吉欧便断断续续地说道：

「……贝尔库利，你……应该看过我的剑才对吧。」

目前正解放出所有力量的蓝蔷薇之剑，在冰层表面下十限左右的深处持续绽放出清澈的冷冽光芒。

整合骑士Intregrator长，同时也是三百年前童话的主角稍微把视线移向冰层底部。他强壮的下颚已经冻僵，只能从紧咬的牙缝中挤出沙哑的声音。但是贝尔库利的话却完全背叛了尤吉欧的想象。

「……的确……在哪里看过……对了……是那个时候吗……」

缓缓抬起一度闭上的眼睛后，骑士长接着说道：

「——杀掉北边守护龙时，它的巢里有一把跟它长得很像的剑……」

尤吉欧再次受到惊愕的侵袭，瞬间忘记冰冻全身的冷气并且开口表示：

「你说……杀掉……？」

八年前和爱丽丝一起到北方洞窟探险时的光景再次在脑海里复苏。

洞窟中心部的广大空间里，堆叠着无数巨大骸骨。而且骸骨上还有四处纵横的锐利伤痕。那些伤痕不是野兽的爪牙，而是人类的剑所砍出来的。

「那些龙骨……那就是你干的好事吗……？你竟然……亲手杀掉……在自己故事里出现的龙……？」

明明全身都快被冻僵了，还是无法压抑胸口涌出的火热感情，尤吉欧也因此而猛烈摇着头。而且也有液体从他的双眼渗出。

「你真的……什么都忘记了吗……贝尔库利，你在我出生的卢利特村里，是无论老人还是小孩都知道的英雄。你不辞艰辛地从央都走到北边边境，然后在荒地上开拓出村庄，你是我们的祖先啊。最高司祭把你抓走，封印记忆后任命为第一个整合骑士Intregrator。而且不只是你，法那提欧小姐、艾尔多利耶先生还有爱丽丝……也全都一样。所有人在被变成整合骑士Intregrator前，都跟我一样……是人类啊……」

「你说……记忆被封印了……」

在之前的战斗里都没有露出任何动摇的贝尔库利，这时双眼像是透视远方某处一样，焦点变得有些模糊。接着从他无力的嘴角传出几乎快听不见的细微声音。

「…………我没办法轻易相信你说的话……但是……我长期以来……都对自己是从天界被召唤而来的天神骑士……感到怀疑……」

不知不觉间，贝尔库利的身体已经完全失去力量了。他刚毅的容貌也再次被冰霜所覆盖。流在尤吉欧脸颊上的泪水也瞬间急冻，被包裹他脸部的冰膜所吞噬。

从小就不知道听过多少次贝尔库利与白龙的童话。身为主角的英雄竟然砍杀了另一名主角白龙的事实，让尤吉欧有无法言喻的丧失感与无力感。

最高司祭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的力量比想象中还要强大许多。因为不论多么强大的剑士都会轻易被她操纵，变成忠实的骑士。说起来，或许最高司祭以及公理教会……原本就不是单单两名修剑士就能对抗的存在了。

尤吉欧的脑袋一隅感觉到自己被无数冰蔷薇吸取的天命已经所剩无几。贝尔库利应该也一样才对。冰霜深处半闭起来的蓝灰色眼睛里，光芒已经逐渐地消失了。

——结果是同归于尽吗？

一想到这里，不能在此倒下的心情立刻就在尤吉欧心底深处产生了微小的火花。但是他已经连一根小指都动不了，冰层底下，握住蓝蔷薇之剑的右手也慢慢失去力量……

就在这个时候——

「呵呵呵呵呵，这真是奇景啊，奇景！」

宛如用叉子用力刮着铁盘一般的刺耳声音响彻了整座大浴场。

尤吉欧移动变得模糊的视线，马上看见有一道外型奇特的影子缓缓从通路上靠近。

那是一个人吗？但怎么会这么圆呢。膨胀成正圆形的身体上接着像在恶搞般的短短手脚。而且根本没有脖子，肩膀上就直接放着一颗圆滚滚的头颅。看起来简直就像小孩子在冬天做的雪人。

但是身上却穿着极为刺眼的鲜艳服装。右半边是鲜红，左半边则是鲜蓝且有光泽的服装，膨胀到极限的肚子上可以看见好不容易才能扣好的金色钮扣。裤子也同样是左右两边颜色不同，而且连鞋子也是一样。

圆头上没有任何头发，只有在光滑的头顶戴着一顶金色的尖帽子。虽然形状和大图书馆的贤者卡迪娜尔Cardinal的帽子十分相似，但是品味就差多了。即使把帽子的高度算进去，他的身高也只有一梅尔左右。

夏至祭典里，在圣托利亚六区的广场表演许多杂技的旅行艺人里头，也有一名滚大球的小丑做同样的打扮。但是从这个矮小男人的脸孔，就能知道他不是那种能让人感到温馨的存在。

从外表实在无法推测出他的年纪。他的肌肤异常白皙，有着圆滚滚的鼻子、松弛的脸颊，至于格外鲜红的嘴唇则是往两侧拉开，露出了大大的笑容。他那半月形的细长眼睛，虽然像是在笑一样划出向上的弧形，但从细缝中透出来的眼光却异常冰冷。

穿着红蓝色服装的小丑一边跳一边走在大理石通道上，然后迅速跳进结冰的浴池里。左右脚上前端相当尖锐的鞋子直接踩扁两朵冰蔷薇。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不知道什么事情这么有趣，只见矮小的男人拍着短短的双手并且发出刺耳的笑声，然后又把周围的蔷薇全都踢成玻璃般的碎片。他就这样一边发出喀嚓喀嚓的嘈杂声音，一边朝着被冰块固定住的尤吉欧与贝尔库利前进。

在数梅尔之外的地方停下来，最后又踢碎一朵蔷薇，矮小的男人才终于把脸转向尤吉欧他们。他的红色嘴唇往左右裂开，再次发出让人不舒服的声音：

「呵呵……骑士长阁下，这样不行啊。你不会就这样输掉了吧？这家伙很明显是反对高贵最高司祭猊下的叛乱份子哟。若猊下醒过来的话，一定会相当生气哟。」

这时看起来早已失去意识的贝尔库利嘴唇忽然开始震动，接着发出

低沉又沙哑的声音：

「元老长……袭迪鲁金……你这种粗鄙的家伙……不准来破坏剑士之间的对战……」

「呵，呵呵～！」

听见贝尔库利的话之后，像小丑一样的矮小男人随即迅速拍着手并且跳了两三下。

「剑士之间的对战！笑死人了，呵呵呵呵呵！」

他发出不像是人类的尖锐笑声。

「明明对肮脏的反叛者手下留情还敢说这种话！骑士长阁下还没有使用你时穿剑的『秘技』吧？只要你愿意，一句话都不用说就可以干掉那里的臭小鬼了吧！这样的行为基本上就已经背叛了最高司祭大人啰！」

「少啰嗦……我……已经全力作战了……而且你才是欺骗了我吧……这个小鬼……根本不是暗黑领域的暗杀者……他比你这个丑陋的肉丸子要好多……」

「吵死了————！看我把你的头拔下来喔————！」

矮小男人忽然瞪大双眼，像皮球一样跳起来后，随即用短短的双脚用力踩着贝尔库利的头。然后直接在骑士长的头上左右摇晃并且用尖锐的声音继续叫道：

「说起来就是你们这些臭骑士根本一点用都没有，事情才会变得这么棘手。一大群人竟然被两个小鬼打败，真的快让我笑破肚皮啦。等猊下醒过来之后，一定要从头整顿你们这些骑士……至少你和副骑士长一定得重新处理了！」

「你这家伙……到底……在说什么……」

「啊啊吵死了、吵死了，我受够了。你给我睡觉去吧。」

依然站在贝尔库利头上的矮小男人像是要耍帅般伸出右手的小指头。舔了一下鲜红嘴唇后，随即用杀鸡般的声音咏唱术式：

「system call————！Deep freeze-！Integrator unit ID 001——！」

这是从来不曾听过的神圣术。术式本身相当简短，如果是攻击术的话也不会有多大的威力才对——刚这么想时……

「呜……」

贝尔库利就发出低沉的呻吟。下一刻，他的身体——不论是头发、肌肤还是服装都开始染上暗灰色。与其说是被冰冻起来，倒不如说是慢慢变成了石头雕像。

等他的双眸完全失去光芒，被冰块封住的身体也全部变成泥土般的颜色时，矮小男人——被称为元老长裘迪鲁金的小丑才迅速从骑士长贝尔库利的头上跳下来。

「呵、呵嘻、呵嘻嘻……老实说，像你这样的老头已经派不上用场了，一号。何况也找到相当不错的棋子……对吧？」

小丑这么低声说道时，他像针孔般的小眼睛也紧紧盯着尤吉欧看。立刻有一股比周围的冰块还要寒冷的恐惧感爬上尤吉欧的背部。

但这时候尤吉欧也气力用尽。虽然拼命凝视着一边踏扁冰蔷薇一边靠近的红色与蓝色鞋子，但这样的景象也马上被淡黑色给覆盖过去了。

——桐人。

————爱丽丝……

在内心喊完两个人的名字后，尤吉欧便失去了意识。

第十一章
元老院的秘密

人界历三八〇年五月

1 2 3 4

1

身体忽然剧烈地震动了一下，而我也因此而睁开双眼。

原本只是打算把背靠在墙壁上闭起眼睛休息一下而已，结果竟然不知不觉间就睡着了。当我因为作了恶梦而跳起来的瞬间，马上就忘了梦的内容……但恐惧与焦躁感却像是要提醒自己发生过这件事般紧黏在头脑内侧。

撑起上半身稍微确认了一下周围后，得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我目前正处身于中央圣堂，设置在第八十八层附近外墙上的狭窄露台。太阳在好一阵子前就已经没入正前方的地平线，空中则像是刷过墨水般黑暗。但就算视线再怎么巡梭，依然只能从云缝里看见几颗星星，终究还是没有发现期待已久的月亮。感觉不久前才听到晚上八点的钟声，看来还要经过一段时间，月亮女神才会开始供给些许空间神圣力。

停战协议中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爱丽丝不知道是不是想用距离表现出对我的警戒心，只见她抱膝坐在再往右移一点可能就会引起新的石像鬼……不对，应该是「米尼翁」产生反应的位置，然后闭着眼睛休息。我当然很想利用这段待机时间跟她对话，好抓住任何能够避开接下来决战的线索，但是她似乎不打算跟我闲聊。如果尤吉欧在这里的话，只要用他身上那把卡迪娜尔*Cardinal*谨制的短剑刺一下爱丽丝就能解决问题了。

尤吉欧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回想起来，自从在卢利特村南方的森林里和他相遇后，这可能是两年来第一次陷入想见面却见不到的状况。来到央都的漫长旅程里，有时会一起露宿街头，有时会同睡在一张便宜旅馆的床上互相抱怨对方，进入修剑学院就读后也一直住在同一间寝室。因为两个人待在一起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也不会特别意识到他的存在，不过一旦分开后就会觉得不安。

不对——这一定不是这么简单的感情。

在这个名为地底世界的究极假想世界里，我得到了恐怕是有生以来第一个能称为超级好友的同性友人。虽然这么说实在有点害臊，但我还是必须承认这个事实。

被囚禁在SAO这款死亡游戏之前，我一直认为同一间学校的男学生们太过幼稚，所以总是和他们保持着距离。

即使被关进假想世界的浮游城里，这种无可救药的个性还是没有多大的改变。虽然很幸运地遇见了克莱因与艾基尔等成熟的大人，也成功和他们成为朋友，但终究还是没能到彻底掏心掏肺的程度。就连如此了解彼此的亚丝娜，我也只有在艾恩葛朗特崩坏，两个人的意识快要消失之前才能对她表露内心软弱的一面。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拥有什么异于常人的特殊能力。实际上，在学校不论是课业或是运动方面，我都没什么特别拿手的项目。

结果一成为SAO的俘虏，我就因为成为名列前茅的一小撮攻略组玩家之一而尝到了凌驾于他人的快感。即使能成为顶尖玩家，全是因为从完全潜行型游戏被开发出来就一直沉溺其中所培养出来的「熟悉度」，以及SAO封测时累积起来的「知识」这种和本人能力完全无关的要因，我也还是深深为这种优越感着迷。

但是就连从SAO解放出来之后，我也只能借由持续证明自己「在VR世界里的实力」来保持自我价值。周围的人可能不认为我是那个真实肉体相当虚弱的桐谷和人，而是攻略了死亡游戏的英雄桐人，老实说我就一直被囚禁在这样的强迫观念当中，而且也无法否定我一直在诱导周围的人以及自己这么想。即使心底深处相当了解，不断累积这样的虚名，只会让自己更加远离真正重要的事物。

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遇见尤吉欧，并且发现不知不觉间就能在他面前表现出最真实的自我时，我真的吓了一大跳，同时也考虑起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出现。

因为尤吉欧是不同于我的人工摇光吗？还是因为他不认识SAO的英雄桐人呢？不对，这些都不是理由。最大的理由一定是——在地底世界这个某种意义上是现实也是假想的世界里，尤吉欧所有的能力都远优于我的缘故吧。

他在剑技的学习上只能用天赋异禀来形容。不论是感应力、判断力还是反应速度，都远超过我这个在VR世界里经历那么多场战斗的人。如果用旧世代的硅晶处理器来比喻装备在我摇光里的战斗回路，那么尤吉欧所搭载的就是最新的钻石半导体了。现在我虽然还能充当他的师父，但那只不过是我累积了较多的经验与知识。只要尤吉欧以现在这种速度继续累积经验，不久之后应该就能青出于蓝了吧。

虽然取了一个「艾恩葛朗特流」这种夸张的名字，但看见尤吉欧就像沙地吸收水分般，把我从之前经验当中习得的广泛战术引为己用的成长模样后，就有种很不可思议的喜悦与浑厚的满足感。我甚至认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是自我的存在价值，但说起来也不过是游戏技巧的

「剑技」，必须在尤吉欧身上磨练并且开花结果之后才能真正成为的宝物。

顺利解决关于地底世界的所有问题，同时成功让尤吉欧的摇光转移到现实世界的话，我一定要让他潜行至ALfheim　Online——几乎可以确定LightCube的界面与以The　Seed作为基础的VR世界有互换性了——然后介绍他给亚丝娜、莉法以及克莱因等人认识。我会告诉他们，尤吉欧是继承我剑技的大弟子，同时也是我的超级好友。

我已经等不及那一刻来临了。恐怕要到那个时候，我才能真正和一直支持我、帮助我的人们…………

「你在笑什么？」

忽然从右边传来这样的声音，让我眨了眨双眼并且中断幻想。

把脸转过去后，马上看见爱丽丝以感到恶心的表情看着我。我急忙用右手背擦了擦嘴角并且说：

「没有啦……稍微想了一下今后的各种事情……」

「所以才会露出那么轻松的笑容吗？真不知道你是过于乐天，还是过于愚蠢。明明现在都还不知道能不能离开这片石头露台呢。」

她的言词还是一样那么辛辣。虽然我不认识骑士爱丽丝原本的人格……也就是卢利特村的爱丽丝，不过如果记忆恢复之后个性还是这么糟糕的话，就算把她和尤吉欧一起带到现实世界并介绍给伙伴，应该也会和诗乃或者莉兹贝特发生严重的冲突才对。

说起来，在拓展迎接这种超级完美结局的妄想之前，还有一堆必须解决的问题阻挡在面前呢。眼前最重要的，应该就是离开这个排满恶心米尼翁石像的露台了，但是生成岩石锥所需要的空间神圣力依然不足，而且我的气力、体力资源……具体来说，就是差不多快无法忍耐饿到胃部发疼的空腹感了。

我用右手悄悄按着肚子附近，接着尽可能以认真的声音回答：

「只要月亮升起，应该就能继续攀爬墙壁了。岩石……不对，只要能制造楔子，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作业。而且上面似乎也没有配置米尼翁了……不过，除了神圣力的问题之外，光是想到还有数十梅尔的绝壁要爬，我就已经饿到头昏眼花也是个相当大的问题啊……」

「……你就是这种地方不正经。一两餐没吃又算得了什么，又不是小孩子。」

「好啦好啦，反正我就是小孩子，因为再怎么说也还是处于食欲旺盛的发育期啊。和整合骑士Intregrator大人不一样，不吃饭天命就会不断减少啦。」

「我可要告诉你，整合骑士Intregrator也会肚子饿，而且不进食也会减少天命！」

爱丽丝瞪大眼睛并丢出这么一句话。

这时候，忽然有「咕～」一声可爱的声音从她肚子附近传出，我也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骑士大人的脸瞬间变红，接着右手便迅速握住剑柄。一看到这一幕，我马上往后退了五十公分。

「呜哇，等一下，是我不好！你说的没错，整合骑士Intregrator也跟我们一样活在世界上。只要活着就会肚子饿嘛。」

厚着脸皮说出这样的话并缩起身体时，忽然发现裤子左边口袋里有种压迫感。觉得奇怪而把手伸进去后，随即想起指尖碰到的是什么东西，然后马上感谢起自己的贪心与好吃。

「喔喔，真是天降甘霖。看，我这里有好东西哟。」

我从裤袋里掏出来的正是两颗肉包。这是我离开卡迪娜尔Cardinal的大图书馆时塞进两边口袋的食物。两颗已经在白天时和尤吉欧一起吃掉了，结果完全忘记还剩下两颗。虽然经过多场激战后已经有点扁掉了，但这种状况下也没办法要求太多。

「……为什么会把这种东西塞在口袋里？」

爱丽丝露出打从心底受不了我的表情，然后将手从剑上移开。

「敲敲口袋就冒出两颗肉包。」[image]

注：日本有一首童谣的歌词是敲敲口袋就有饼干

用爱丽丝绝对无法理解的发言把事情带过后，我便迅速叫出肉包的「视窗」，确认它们还剩下许多天命。外表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样，但不愧是卡迪娜尔Cardinal用贵重古籍所生成的食物，耐久度相当惊人。

不过冷飕飕的肉包吃起来根本一点都不美味。我想了一下后，随即摊开左手咏唱术式：

「system call. Generate thermal element。」

就算不足以制造岩石锥，似乎还是有产生一颗小小热素的空间神圣

力，这时我的手掌上立刻出现微弱的橘色光点。我接着以右手抓住两颗肉包靠近热素，然后咏唱接下来的术式：

「Bur……」

在发出「st」的音之前，旁边已经有一只手用闪电般的速度遮住我的嘴巴。

「唔咕！」

「你是笨蛋吗！这么做的话一瞬间就会烧焦了！」

以同时带有愤怒、无奈与轻蔑的眼神看着我并这么咒骂完后，爱丽丝便用右手抓起肉包。当我丢脸地发出「啊啊」的声音时，左手上的热素也像溶化在空气中一样消失了。骑士看都不看我一眼，直接翻转左手并且像唱歌般编织出术式：

「Generate thermal element……Aqueous element……Aerial element。」

从拇指到中指的三根指尖上方出现了橙色、淡蓝色与绿色的光点。当我歪起脖子想着她到底要做什么时，爱丽丝已经用追加的术式与手指的动作对三种素因做出复杂的操纵。首先用风素做出球形漩涡，然后让两颗肉包浮在上面。接着又把热素与水素投入漩涡当中，当它们接触到彼此的瞬间，立刻咏唱解放的术式。

风之障壁立刻随着「咻！」一声染成纯白色。外表看起来虽然相当稳定，但障壁内侧应该有高温的蒸气正在卷动。原来如此，这样的话就能发挥出跟蒸笼同样的效果了。

三种素因经过三十秒左右就结束了自己的任务，然后扩散开来消失了。由空中落到爱丽丝手上的两颗肉包，已经像刚蒸好的一样膨胀成圆形，而且冒出热腾腾的蒸气。

「快……快点给我……喂，啊……啊啊啊啊！」

伸出手的我看见双手抓着肉包的爱丽丝做出要同时把它们吃下去的动作，马上就发出相当丢脸的悲鸣。幸好整合骑士*Intregrator*在快要咬到肉包时就闭起嘴巴，以认真的表情说了声「开玩笑的」后，随即把一颗肉包递到我面前。松了一口气的我立刻一把接过来，呼呼吹了两下后就大口咬了下去。

存在于地底世界的万物，全是由储存下来的庞大记忆所产生的，类似作梦般的产物——即使脑袋相当清楚这一点，舌头碰到刚蒸好的肉包那种柔软的表皮与充满肉汁的内馅时，还是顿时让我有种置身天堂的感

觉。仅仅三口就将贵重的食物吞进胃里——正确来说应该是让它回馈到摇光的记忆区，接着我在同时感觉到满足与尚未饱足的心情下，呼一声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

旁边的爱丽丝也仅用了四口就把肉包吃光，然后和我一样叹了一口感到相当可惜的气。战斗傀儡般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大人也是有像个女孩子的地方，我抱持着这样的感慨，一边随口说出：

「原来如此……没想到没有任何道具，也可以只靠素因就蒸好肉包。不愧是做菜高手赛鲁卡的姐姐……」

刚说到这里的时候——

再次用猛烈速度伸过来的手直接用力抓住我的衣领。但这次浮现在爱丽丝脸上的，已经不是无奈与轻蔑的表情了。

她的蓝色眼睛发出强如焰火般的光芒，脸颊则是变得一片苍白，嘴唇也不停地轻轻抖动着。骑士只用一只右手就把我抬起来，然后以沙哑的声音说道：

「你刚才说什么？」

这时后知后觉的我才终于发现自己严重失言。

从距离二十公分处瞪着我的黄金整合骑士Intregrator，应该就是尤吉欧的青梅竹马，也就是卢利特村修道女见习生赛鲁卡的姐姐爱丽丝·滋贝鲁库，但是她本人没有这样的记忆。因为她八年前被带到央都圣托利亚，接受「合成秘仪」而成为整合骑士Intregrator时，重要的记忆碎片就被夺走，然后以「敬神模组Piety module」来取代，所以完全想不起仪式以前的事情了。

现在的爱丽丝，相信自己是为了维持世界和平与秩序而从天界召唤过来的骑士——不对，应该说是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对她来说，公理教会和最高司祭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的权威是绝对不容质疑，所以就算告诉她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支配欲，就从世界各地绑架优秀人才改造成自己的手下，她应该也不会相信吧。

说起来就是因为预测不论怎么劝说都没办法说服爱丽丝，我和尤吉欧才会订定使用卡迪娜尔Cardinal的短剑来暂时冻结她的计划。虽然现在的状况早已经是在预定之外，但我应该做的还是只有——回避与爱丽丝的战斗并且和尤吉欧会合，然后制造出让他使用短剑的机会。

在因为一句失言就快要让整个作战计划失败的焦躁感当中，我只能拼命动着脑筋。但看见爱丽丝的表情后，我就知道已经不是能用说错话

来把事情带过的状况了。

无论我再怎么想，也只能想出两个选项。第一个是和爱丽丝在这里决战，然后在不让她受到致命伤的情况下失去意识，接着把她运到第九十五层——不然就只能下定决心对她说出全部的真相了。

这时我只能用自己对爱丽丝的评价来决定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如果相信她的剑技不如我，那么就选择战斗；如果相信她比我想象的还有智慧，那么就应该选择和她对话。

经过几秒钟的苦思后，我便做出了决定。我从正面承受爱丽丝如同蓝色火焰般的视线并且表示：

「我刚才说你有一个妹妹。虽然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但我就告诉你我认为是事实的所有事情吧。」

或许是从我简短的话里感觉到什么了吧，这次换成爱丽丝犹豫了几秒钟，然后忽然就放开右手。

这时骑士维持用膝盖撑住身体的姿势，往下看着一屁股跌坐在露台上的我。在这种状况下听我说话的行为，恐怕早就已经超出整合骑士Intregrator应该做的范畴之外了吧。应该一剑把我砍死的理性，以及想知道未知情报的感情目前正在她内心里互相抗衡。

最后可能是下定决心了吧，只见爱丽丝慢慢沉下腰部，摆出类似正座的姿势并且表示：

「……说吧。不过……如果我认为你的谈话内容是在欺骗我，那我就会一剑把你杀掉。」

听见爱丽丝压低的声音后，我先是吸了长长的一口气并在腹部鼓足了力量，然后才用力点了点头。

「如果要杀掉我的判断是出自于你的真心……那我也愿意接受。至于我为什么要这么说……那是因为你的身体里有来自于他人，但是你却无法意识到的命令存在。」

「……你是指整合骑士Intregrator的责任吗？」

「没错。」

我一点头，爱丽丝的眼睛便露出敌意并眯了起来，但同时也能看出眼睛深处还带着一丝动摇的感情。那应该就是爱丽丝本来的意识吧。于是我便带着对那点意识说话的想法继续说道：

「整合骑士Intregrator是神明的代理人，公理教会最高司祭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为了维持正义与秩序而从神界召唤过来的存在……你们应该

都是这么认为的。但事实上只有中央圣堂内部的人才有这样的想法。生活在人界的数万人民，可以说完全不这么认为。」

「你在说什么蠢话……」

「你到下界，去央都随便找个居民问问看好了。问他每年举行的四帝国统一武术大会的优胜者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奖赏。到时候他就会回答你，能够获得被任名为整合骑士Intregrator的荣誉。」

「被任名为……整合骑士Intregrator……？不可能有这种蠢事。我和这么多骑士接触过了，但没有一个说自己曾经是人类。」

「你说反了。应该是没有一个人原本不是人类。」

我挺直背脊，凝视着骑士的眼睛。拼命地呼唤应该存在于眼睛深处的，爱丽丝身为人类时的意识。

「爱丽丝，你应该不记得自己是天界的谁所生，以及是在哪里长大的吧？一开始的记忆应该就是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对着你说出，你是来自天界的神之骑士之类的场面。」

「…………」

看来是被我说中了，只见爱丽丝微微挺起上半身并紧咬嘴唇。

「……那是因为……整合骑士Intregrator在被派遣到地上来时，天界的记忆就被史提西亚神封印住了……等到完全消灭黑暗领域的邪恶势力，完成骑士的任务之后，就能再次回到神之国……然后也能想起我父母亲和兄弟姐妹的事……最高司祭大人……她是这么说的……」

黄金骑士毅然的声音在句子尾端就开始产生摇晃，最后更完全消失。

我也瞬间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整合骑士Intregrator爱丽丝潜意识当中渴望家人记忆的程度，远比她本人所想的还要强烈。所以刚才听见赛鲁卡的名字才会有那么剧烈的反应。

我慎重地选择用词遣字，然后继续开始说明：

「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所说的只有一小部分正确。你的记忆的确被封印了，但施加封印的人不是史提西亚神，而是最高司祭本人。你被封住的也不是天界的记忆，而是你以人类的身份出生在人界并成长的记忆。你以外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比如说艾尔多利耶也是一样。他出生于诺兰卡鲁斯北帝国的高等爵士家，然后在今年的统一大会里获得优胜，也因此而赢得成为整合骑士Intregrator的荣誉。」

「这不可能……！我的弟子，骑士萨提汪怎么可能是腐败的上级贵

族出身……」

「听好了，艾尔多利耶和我们战斗时，并不是因为受伤才被打倒的。他的身体上没什么严重的伤痕吧？那是因为我的伙伴还记得他的本名叫艾尔多利耶·威鲁兹布鲁克，结果也因此而刺激了他被封印的关于母亲的记忆。艾尔多利耶他想回忆母亲的事情，但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那段记忆早就被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从他的灵魂里抽出，并且保存在中央圣堂的最上层里面了。」

「……母亲的……记忆……？」

爱丽丝的嘴唇轻轻地颤抖起来。她把双眼从我脸上移开，开始在空中游移。

「艾尔多利耶……有身为人类贵族的母亲……？」

「不只是他而已。整合骑士Intregrator有一半应该都是在统一大会里赢得优胜的剑术高手，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从小就受到剑术菁英教育的贵族子弟。贵族们把子女提供给教会后，就能获得大量的赏金与崇高的地位。这样的程序早就持续了一百年以上了。」

「……难以置信……我实在无法相信你的话。」

在这之前，黄金骑士从来没有怀疑过公理教会与整合骑士Intregrator纯洁的神圣性，但现在却像个闹别扭的小孩子般左右摇着头。

「四帝国的上级贵族……虽然不是所有的爵士家，但大部分都过着奢侈与糜烂的生活。所以才会有我们这些为了保护人界而存在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但是……你却说艾尔多利耶和其他骑士们都是来自那些腐败到了极点的上级贵族……这不可能。我没办法相信。」

「上级贵族之所以会这么腐败，都是因为公理教会给了他们过高的地位与无数特权的缘故。但正因为这样，贵族的子弟才能够从小就接受剑技与神圣术的英才教育。如果是边境的话，小孩子十岁时就要接受天命，根本没有时间练习剑术……而从这些贵族小孩里精心挑选出来的天才们又会参加四帝国统一大会，然后只有获得优胜的那个人能够进入中央圣堂。爱丽丝……你曾经在中央圣堂里遇过这些优胜者吗？」

我的问题让爱丽丝不安地伏下眼睛，然后轻轻摇了摇头。

「没有……但是——有许多修道士、修道女以及见习生住在中央圣堂下层……所以统一大会的优胜者，可能也跟他们在一起，过着日夜钻研剑技的生活……」

不会的。我原本立刻就想这么否定，但是又迅速闭上微张的嘴巴。

我和尤吉欧在中央圣堂第三层里取回爱剑后，根本哪里都没去就直接到第五十层了——当中还有二十层左右是被用毒剑麻痹我们的小孩骑士费赛尔与里涅尔拖上去的——所以没有遇见过修道士。但是我大概能够推测出他们的出身。

中央圣堂下层里，应该负责公理教会实务的修道士与修道女，大部分应该不是从外界招聘，而是跟费赛尔她们一样都是在教会内出生、长大的。对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来说，大概就是直接在塔内生产实务用个体的感觉吧。

爱丽丝一定不知道这些教会的黑暗部分。所以现在也没必要提起这件事，造成她多余的负担。

「……不，你已经和统一大会的优胜者见过面了。只是你不这么认为而已。你们整合骑士Intregrator的记忆不只是在接受『合成秘仪』的时候……就连成为骑士后也依序遭到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的修正。」

「怎么可能！」

抬起脸来的爱丽丝发出尖锐的叫声。

「绝对不可能！最高司祭大人不可能做出玩弄我们记忆的事情……」

「她就是有！」

我也吼了回去。

「因为你们这些人……不只是大会的优胜者，连自己曾带走哪些罪人的记忆也都完全不存在了！」

「罪……罪人……？」

爱丽丝皱起眉头，并再次闭起嘴巴。我笔直看着她在星光下显得铁青的脸，继续拼命对她说道：

「没错。你昨天早上用飞龙把我和伙伴从修剑学院带到教会来。这你应该记得吧？」

「……怎么可能忘记。因为我首次逮捕罪人的任务，抓的就是你们两个。」

「但是，整合骑士Intregrator迪索尔巴德·辛赛西斯Synthesis·赛门Seven就不记得你。完全忘记八年前……」

稍微停顿一下后，我才下定决心说出「那个名字」。

「……他曾经亲手从北部边境卢利特村里带走年幼爱丽丝的事

情。」

一听见我说的话，爱丽丝的脸顿时变得跟大理石墙一样白。失去血气的嘴唇不停颤抖，接着发出极为干枯的声音：

「卢利特村……那就是我真正的故乡……？迪索尔巴德阁下，把身为罪人的我从那里带走……？你的意思是……我过去曾经触犯过禁忌吗……？」

我对着断断续续的声音点了点头。

「没错。刚才不是说过有一半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是统一大会的优胜者吗？剩下来的一半，就是以罪人的身份被带到中央圣堂的人。因为这种人都拥有足以违反禁忌目录的强韧意志，所以成为骑士后都能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这对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来说根本是一石二鸟，因为可以让可能影响教会支配的人，转变成手下强力的棋子……我们来说你的例子吧。」

爱丽丝能不能接受我所说的话，现在就是关键了。

我用灌注了全身力量的视线凝视着整合骑士Intregrator。瘫坐在石头露台上，像是很害怕般缩起肩膀的爱丽丝，看起来宛如等待某种宣判一样，以半闭的眼睛回看着我。

「你真正的名字叫爱丽丝·滋贝鲁库。是在北方边境，靠近尽头山脉的山麓，一处名为卢利特的小村庄里出生并长大。年纪和尤吉欧……我的伙伴一样，所以今年应该是十九岁。你是在八年前被带到教会来，也就是说事件是在你十一岁那一年发生的。你和尤吉欧两个人一起到穿越尽头山脉的洞窟里探险……然后不小心稍微踏出了洞窟末端人界与暗黑领域的境界线。也就是说，你犯的禁忌是『入侵黑暗领域』。你没有偷盗任何东西，也没有伤害任何人……不对，你当时甚至想要帮助濒死的暗黑骑士……」

这时轮到我闭上嘴巴了。

尤吉欧告诉我爱丽丝的事件时，有描述地如此详细吗……？

也难怪我会这么想。因为两年前才从地底世界里醒过来的我，怎么可能知道太多远在六年前发生的事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拖着鲜血往下掉落的暗黑骑士，与爱丽丝朝他跑去的身影时是那么地清晰，简直就好像我亲眼见到那一幕一样。而且耳朵也好像再次听见爱丽丝的手碰到黑暗领域的漆黑土壤时所发出的摩擦声。

一定是听完尤吉欧的叙述后，不知不觉间就把想象的情景与现实的

记忆混为一谈了。这么说服自己后，我便抬起头来，结果发现爱丽丝似乎也没多余的心思去注意到我不自然中断的发言。她苍白的脸颊微微发抖，然后以几乎听不见的细微声音表示：

「爱丽丝·滋贝鲁库……这就是我的名字……？卢利特……尽头山脉……我完全想不起来……」

「别勉强自己去想，不然会变得跟艾尔多利耶一样喔。」

我急忙打断爱丽丝的话。这时爱丽丝的「敬神模组Piety module」要是变得不安定，造成她跟艾尔多利耶一样无法行动，结果让其他骑士感觉到异变而前来回收的话就糟糕了。但是爱丽丝却用稍微恢复生气的眼睛瞪着我，然后以抖动的声音毅然说道：

「事到如今你还在说什么。我……想知道一切。虽然并不是相信你所说的话……但我决定听完所有内情之后再做出选择。」

「……我明白了。不过话先说在前面，你过去的事情我也知道得不多。你的父亲是卢利特村的村长，名字叫卡斯弗特·滋贝鲁库。很可惜我不知道你母亲的名字，但刚才也说过了，你还有一个叫作赛鲁卡的妹妹。现在应该还是在卢利特的教会里当修道女见习生。两年前我住在教会里的时候，和赛鲁卡谈过许多话。她是个很喜欢姐姐的好孩子……一直都没有忘记被教会带走的你。生活在卢利特村时，你也同样是修道女见习生，好像还被称为神圣术的天才。赛鲁卡她为了继承姐姐的位子成为优秀的修女，一直都很努力喔。」

即使把知道的情报说完并且闭起嘴巴，爱丽丝也没有任何反应。

刚才的动摇已经消失，如同陶器般雪白的脸庞也完全没有动静。应该是想从记忆深处挖出我说的几个专有名词吧，只不过看起来成功的机率应该不高。

——还是不行吗……

我在内心这么呢喃着。原本以为即使「记忆碎片」被夺走，只要用冷静的态度慢慢说出情报，说不定就可以唤醒她的几个记忆——但是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所施的封印似乎比想象中还要强力。

果然还是拥有管理者权限的卡迪娜尔Cardinal才能让爱丽丝复原吗？而且还必须先把爱丽丝被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保管在某处的记忆碎片夺回来才行。

这个时候。爱丽丝的嘴唇动了起来，接着便传出一道简短的声音。

「赛鲁卡。」

她随即又说了一次。

「赛鲁卡……」

现在看起来像深蓝色的眼睛已经朝向头上的星空。

「无论是长相还是声音……我都想不起来了。但是……我不是第一次叫这个名字。我的嘴巴、喉咙……以及心都还记得。」

「……爱丽丝。」

虽然我屏住呼吸叫了对方一声，但爱丽丝似乎忘了我的存在，只是继续低声呢喃着：

「我叫过这个名字无数次了。每天、每晚……赛鲁卡……鲁卡…………」

爱丽丝的长睫毛上沾了珠状的透明液体，最后在星光照耀下一边发光一边滴落，而旁边的我则像是看到难以置信的光景般凝视着她。眼泪随即不断涌出，滴落在我和爱丽丝之间的大理石上，发出了细微的声音。



「你说的都是真的……我的家人……父亲、母亲……以及流有同样血液的妹妹……就在这片星空下的某处……」

断断续续的声音，最后变成细微的呜咽。

这时爱丽丝又用手背用力拨开我无意识中伸过去的右手。

「不要看！」

以哭声这么叫道的爱丽丝，右手粗暴地往我胸口一推，然后用左手不停擦拭着眼睛。但是泪水完全没有要停止的样子，最后骑士终于把脸埋进用双手抱住的膝盖当中，接着肩膀便开始剧烈震动。

「呜……呜咕……呜呜……」

当我看着压低声音不停发出呜咽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时，不知不觉间双眼也开始渗出泪水。

我一定——

一定要打倒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把爱丽丝带回故乡。

再次有了这种坚强决心的我，这时才终于意识到自己眼眶含泪的理由。

就算一切按照计划进行，到时候在卢利特村与赛鲁卡再次相见的也不是眼前这名持续哭泣的黄金整合骑士*Intregrator*了。当取回尘封的记忆时，爱丽丝将回想起尤吉欧与赛鲁卡，以及在卢利特村度过的日子，然后反而忘记以整合骑士*Intregrator*的身份替教会服务的岁月。

这也就表示，整合骑士*Intregrator*爱丽丝的人格将会消灭。

其实这只是恢复正常而已。虽然我这么告诉自己，但眼前这名哭得像个小孩的黄金骑士还是让我无法停止对她的怜悯之心。

在长达数年的中央圣堂生活当中，爱丽丝·辛赛西斯*Synthesis*·萨提*Thirty*的心底深处一定不断渴望着失去后就再也无法获得的家庭温暖。一想到这里，我就觉得她真是太可怜了。

好一段时间后，激烈的呜咽才慢慢降低音量，转变成轻微的啜泣声。

我在两三分钟前就率先成功止住了泪腺的水闸，转换心情思考今后的发展。

目前所能想到的，最棒且最理想的发展应该是这样吧。

等到月亮升起就再次开始攀爬墙壁，然后从第九十五层回到塔内。这时也回避了原本会和爱丽丝进行的战斗，成功与尤吉欧会合。而要不要使用他身边那把卡迪娜尔Cardinal谨制的短剑，就得依照当时的情况来判断了。

接着就是想办法打倒剩下来的最大阻碍，整合骑士Intregrator贝尔库利·辛赛西斯Synthesis·汪One，或者是说服他——如果尤吉欧已经打败他那当然就更好了，但应该不会顺利到这种地步吧——然后冲进究极的敌人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沉睡的中央圣堂最上层。

在最高司祭尚未醒过来前先想办法让她无法行动，然后取回爱丽丝应该被保管在房间某处的「记忆碎片」，并且恢复她的记忆与人格。

最后再用系统操纵台与现实世界的RATH工作人员取得联络，让他们保全现在的地底世界，以及停止即将发生的「负荷实验最终阶段」——也就是来自暗之国的举国侵略……

光是大概考虑了一下，就能发现有一连串几乎会让人昏过去的高难度任务挡在自己面前。所有的任务，成功率都大概不到五成……不对，根本不到三成。

但是我已经没办法停下来了。在地底世界度过了两年……不对，说不定从登入死亡游戏SAO那天开始的漫长岁月，全都是为了要让我与尤吉欧这些新人类相遇并守护他们而存在。

茅场晶彦在染上鲜红夕阳光的天空中眺望着崩坏的艾恩葛朗特一边这么说道。他说想要创造出真正的异世界。虽然没有打算继承那个男人的目的，但「真正的异世界」现在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茅场的复制人格交给我的「The　Seed」，目前已经在现实世界里让无数的VR世界开花结果。不知道该说是偶然还是必然，收容尤吉欧这些地底世界人灵魂的LightCube具备与The　Seed连结体的互换性。如果要从SAO事件里，找寻出超越茅场目的的某种意义——我有预感答案一定会在这座地底世界里。

我再也无法回头了。因为自从在卢利特村南方森林里醒过来后，我已经花了两年的时间，来到最终目标中央圣堂最上层的附近。

但是，如果真要说有什么虽然微小，但是无法忽视的问题存在的话……

在众多需要克服的目标当中，的确还是有一件我不太确定是不是由衷想要这么做的事……

「你前阵子曾经说过……」

依然抱着膝盖且低着头的爱丽丝忽然这么低声说道。

我暂时中断整个纠缠在一起的思考并且抬起脸来。隔了一阵子后，依然带着哭音的细微声音再次传过来。

「中央圣堂的墙壁破裂，我们被吸到外面来后……你曾说过之所以会做出这种反叛的行为，是为了纠正最高司祭大人的错误并且守护人界。」

「嗯……正是如此。」

我对着爱丽丝披在背后的金发点了点头。结果骑士再次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才缓缓动着嘴唇表示：

「……我还没有完全相信你所说的话。但是……塔的外壁竟然配置有暗之国的米尼翁……而且整合骑士Intregrator似乎真的不是来自天界，而是人界人民被封印记忆后所产生。也就是说……最高司祭大人深深欺骗了我们这些忠实仆人已经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我屏住呼吸，专注听着爱丽丝所说的话。

记忆遭到抽除，然后摇光里被植入敬神模组Piety module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应该会被强制对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有绝对的忠诚心才对。事实上，之前遇见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们，不论我跟尤吉欧怎么费尽唇舌，都绝对不会说出怀疑教会正当性的发言。

考虑到这些事情后，就能知道爱丽丝刚才的发言有多令人惊讶了。她果然拥有其他人工摇光所没有的特质。在不发一言只是凝视着前方的我面前，黄金骑士依然抱着立起来的双脚，然后继续低声说道：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最高司祭大人赋予我们整合骑士Intregrator的第一使命就是阻止黑暗领域的侵略，这也是不容质疑的事实。当我们待在这里时，也有十名以上的骑士乘坐着飞龙在尽头山脉战斗着。如果没有最高司祭大人组成整合骑士Intregrator团，人界早就被暗之军队攻进来了。」

「这个嘛……」

——但是，这并不是这个世界应该有的模样啊。

整合骑士Intregrator独占的成长资源，简单来说就是经验值，原本是要平均分配给众多一般人民的。就像我和尤吉欧在北方洞窟里击败怪物一样，世界上所有村民也应该自己拿起剑来和入侵的哥布林兵战斗并且变强才对。但是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却夺走了这个机会。

不过现在说这些爱丽丝也没办法理解。这时她又用沉静但严肃的声

音对着不知该说什么的我表示：

「你说我出生并且长大……现在我的双亲与妹妹也还生活在那里的卢利特村是在北方边境，尽头山脉的山麓上。也就是说，一旦黑暗领域开始侵略，那个区域马上会遭受蹂躏。就算你打倒所有整合骑士Intregrator，并且手刃最高司祭大人，那到时候要由谁来保护包含卢利特村在内的边境呢？你不会认为光凭你们两个人就能消灭黑暗军队吧？」

虽然双眼的泪水还未干，但爱丽丝的声音里已经带着坚定的意志，让我无法立刻回答她的问题。和爱丽丝无论如何都想保护人界的真挚决心比起来，我心里所隐藏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我一边压抑下现在就在这里说出一切——连这个世界根本就是被创造出来的事实也全部脱口而出的冲动，一边开口说道：

「那么我反过来问你……你真的相信，只要整合骑士Intregrator团在万全态势下迎击，就能百分之百击退黑暗军队的总攻击吗？」

「………………」

这次换成爱丽丝说不出话来了。我把视线移回正面的夜空，一边回溯两年前的回忆一边继续说道：

「刚才说过我和伙伴一起对抗了从黑暗领域入侵的一队哥布林了吧。哥布林虽然是暗之军队的最低等士兵，但不论是剑技还是力量都相当惊人。黑暗领域里有一大堆那种家伙，而且还有很多和你们一样能骑乘飞龙的暗黑骑士，以及能操纵米尼翁的暗黑术师没出现吧？如果这些家伙全都一起攻过来，就算所有骑士和最高司祭本人都出阵，也没办法抵挡这么一群大军。」

虽然有九成是从卡迪娜尔Cardinal那里现学现卖的知识，但爱丽丝似乎也有相同的看法，所以没办法像刚才那样立刻回答。经过一阵子的沉默后，才从她低垂的脸上挤出苦涩的声音：

「……的确叔叔……骑士长贝尔库利阁下心里似乎也藏着同样的疑问。他说黑暗领域的精兵早已到达数万名的规模，如果他们一起涌至『东大门』的话，光靠骑士团恐怕无法对抗……但是——就算是这样，人界还是除了我们以外就没有可以称为战力的存在了。刚才你说上级贵族的小孩子都受到剑术与神圣术的菁英教育，但他们的剑技都是在追求一击的美感，根本无法应用在实战上。最后还是只能相信三女神的加护，由我们整合骑士Intregrator与少许飞龙一起作战。我想你应该也能理解这种状况吧？」

「正如你所说的……现在的人界，能和暗之军队抗衡的实质战力就

只有整合骑士Intregrator而已。」

我维持看向前方的姿势并且慎重地回答：

「但这是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特意制造出来的状况。最高司祭害怕人界出现危及自己完全支配的力量，所以才会聚集统一大会的优胜者与禁忌目录的违反者并封住他们的记忆，把他们改造成忠实的骑士。换言之，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可以说完完全全不相信这个世界的人类。」

「…………！」

爱丽丝似乎猛烈吸了口气。但和之前不同，没有马上反驳我。我一边祈祷她能把我的话听进去，一边继续说道：

「如果最高司祭相信生活在人界的人民，将他们组织成装备精良的军队并加以充分的训练，现在人界应该也有足以与暗之军队互相匹敌的战力。但是最高司祭没有这么做，她允许战斗时应该最先拿起剑上战场的上级贵族过着怠惰且放纵的生活，结果就是让他们的灵魂都遭受污染……就像在修剑学院里，我和尤吉欧挥剑攻击的那两个人一样。」

莱欧斯·安提诺斯他们准备凌辱缇洁与罗妮耶的事件不过发生在两天前而已。如果负荷实验最终阶段就这样来临，人界直接暴露在黑暗领域的总攻击之下的话，将会发生无数起像那样的悲剧。

「但是……一切都还不算太迟。虽然不知道距离黑暗领域的军队大举侵略剩下一年还是两年的时间……但只要人界也尽可能在那天来临前组织大规模的军队……」

「这种事根本不可能成功！」

这时爱丽丝终于忍不住大叫了起来。

「你不是才刚说过吗？这个世界的贵族们已经堕落无可救药的地步了！就算告诉四皇帝家以及众上级贵族战争就要来临，并且命令他们拿起剑来战斗，他们也只会做做表面工夫，然后只守护自己的生命与财产而已！」

「没错，大部分的上级贵族应该都没有和暗之军队作战的勇气。但还是有一部分高等爵士家保持着贵族的尊严，而且下级贵族与一般民众里头还是有许多愿意拼命保护家园……以及这个世界的人存在。只要把保存在这座塔里的大量武器全部分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学习经过你们磨练的真正剑技与神圣术，一年里要建立起一支优良的军队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组织……一般民众……？」

爱丽丝茫然呢喃道，而我则是对她用力点了点头。

「没错。不用强制征兵，只要招募义勇军，一定也可以聚集不少人。而且每个城镇和村庄都有卫兵队。但是……继续这样下去的话，这就真的是不可实现的梦想了。」

「…………最高司祭大人她……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是啊，应该连说服她都不可能吧。对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来说，无法强制效忠的军队应该跟暗之军队同样恐怖吧。所以只能做出一个结论，就是打破最高司祭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的绝对支配，把仅剩的一点时间做最大限度的利用，建构出能够抵抗侵略的防卫力量。」

我一边对着爱丽丝的侧脸这么宣布，心里一边浮现一种相当讽刺的感觉。

创造地底世界，举行这壮大实验的组织「RATH」似乎和现役的自卫官菊冈诚二郎有很密切的关系。这样的话，实验的目地应该与现实世界的国防有很大的关联。甚至有可能是为了把尤吉欧或爱丽丝等人工摇光使用在控制兵器上。

明明想着绝对不允许他们这么做，但我现在竟然说出了要锻炼数万名人界士兵的提议。

完全不清楚我内心矛盾的爱丽丝，这时应该是因为和我不同的理由而再次闭上了嘴巴。

刻划在她灵魂里头的对公理教会的忠诚心，以及亲手捕捉来的入侵者所说的话，现在一定在她内心互相对抗吧。虽然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内心的纠结与痛苦应该超乎我的想象才对。

不久后——

简短的一句话乘着夜风传了过来。

「……能见面吗？」

「咦……？」

「如果帮助你……取回我被封印的记忆，那我能再见到赛鲁卡……也就是自己的妹妹吗？」

我瞬间紧咬住牙根。

当然可以了，见面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

我犹豫着是不是该把刚才的预测告诉爱丽丝，但我绝对不想随便找

些话把事情蒙混过去。于是我便下定决心，首先点了点头。

「……当然可以了。只要乘坐飞龙的话，一两天就能到达卢利特村。但是……我希望你先听我说。」

这时爱丽丝正坐在我右边一公尺半左右的位置，而我先是凝视着她的脸，然后才继续说：

「能和赛鲁卡见面的，可以说是你但是又不是你。取回记忆的瞬间，你将会恢复成接受合成秘仪前的爱丽丝·滋贝鲁库，而整合骑士Intregrator爱丽丝·辛赛西斯Synthesis·萨提Thirty将就此消灭。你现在的人格，将和以整合骑士Intregrator身份过生活时的记忆一起消失，把身体还给本来的人格……虽然这么说相当残酷……但现在的你，是被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制造出来的『假爱丽丝』。」

听见我的话后，爱丽丝的肩膀立刻剧烈震动了好几下。

但是却没有发出任何的呜咽。经过几秒钟之后，她发出了尽可能压抑住感情的沙哑声音：

「……当我听见整合骑士Intregrator是由最高司祭大人制造出来的之后……就想到可能会有这种情形了。我从名为爱丽丝·滋贝鲁库的少女那里夺走这副身躯，并且不法强占了六年之久……整件事情就是这样吧。」

我已经找不到回答她的言词了。虽然内心应该是波涛汹涌，但爱丽丝还是坚强地露出微笑。

「从别人那里抢来的东西本来就应该归还。何况……赛鲁卡、父母亲、你的朋友……还有你本人应该也是这么希望吧。」

「…………爱丽丝……」

「只不过……我有一个唯一的要求。」

「什么要求……？」

「在这副身体还给原本的爱丽丝之前……可以带我到卢利特村去吗？然后，只要从暗处就可以了……我想要看一眼妹妹赛鲁卡……以及其他家人的模样。只要能实现这个愿望，那我就满足了。」

爱丽丝说到这里就不再说下去，然后缓缓转过头来从正面看着我。

这个瞬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挂在东方天空的月亮也从云朵间投射出一道光芒。全身照耀在金黄色光芒下的爱丽丝，像个小孩子般哭得红肿的双眼变得柔和，接着脸上再次露出微笑。没办法继续注视这张脸孔的我，只能把视线朝头上的月亮望去。

取回爱丽丝的记忆。这正是我唯一的伙伴尤吉欧唯一的愿望。也就是说，它应该也是我的愿望才对。

但这个愿望就代表着不安地抱住膝盖坐在我旁边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不对，应该说代表着一名少女的死亡。

面对这必要的牺牲，必定要做出的优先排名。我却什么都没办法改变。

「嗯……就这么说定了。我可以发誓。」

我维持着仰望夜空的姿势这么说道：

「在恢复记忆之前，一定带你到卢利特村去。」

「一定喔……」

我把视线移回再次确认的爱丽丝身上并点了点头。

这时骑士也同样对我点头，然后用力吸了口气，以凛然的表情说道：

「我知道了。那么……为了守护人界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我爱丽丝·辛赛西斯Synthesis·萨提Thirty现在就舍弃整合骑士Intregrator的使命……呜……啊……！」

毅然的宣言忽然变成了尖锐的悲鸣。她包裹在黄金铠甲底下的身体剧烈往后仰，并且用右手盖住了右眼。美丽的容颜应该是因为剧痛才会扭曲成这样吧。

我虽然因为吓了一跳而准备起身，但立刻反射性地想起两天前见过的光景。

为了解救罗妮耶与缇洁，尤吉欧毅然把次席上级修剑士温贝尔·吉杰克的左臂砍飞。当我赶到现场时，他的右眼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喷出来的鲜血化成红色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当天晚上，在学院的惩罚房里，尤吉欧断断续续地对我描述当时的情形。他说准备砍温贝尔的瞬间，右手简直冻得不像是自己的一样，而且右眼也如同烧焦一样疼痛。然后眼前还出现鲜红的光芒，以及从未见过的神圣文字——

现在袭击爱丽丝的，应该就是尤吉欧所说的现象吧。这应该是某种心理障壁。发生的契机就是想要违抗刻划在灵魂里的规则。

「什么都不要想！快停止思考！」

我边叫边靠近爱丽丝，并且用右手压住她铠甲的左肩。然后以左手

包住持续着痛苦状态的骑士右手腕，静静地把它从右眼上移开。

「呜…………！」

在爱丽丝原本跟蓝宝石一样的眼睛里发现闪烁的红色亮光后，我立刻屏住了呼吸。为了确认光线的真相，我直接靠过去凝视着她的眼睛。

爱丽丝瞪大的右眼出现了呈现正圆形的蓝色虹膜。

虹膜的外围部分又有发出红光且呈放射状排列的细微线条，而且这些线条正缓缓地旋转当中。线条的粗细不太一定，排列方式也不固定。看起来——简直就像条码一样。

我听完尤吉欧的叙述后，便觉得应该是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把这种心理障壁埋在地底世界居民的身体当中。但这两年里，我从来没有在地底世界里看过条码的记忆。

——这不是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干的好事……？如果不是她的话，那究竟是谁呢……？

就在我发出细微喘息声的瞬间——

圆形条码停止旋转，爱丽丝收缩的瞳孔上方出现了横向排列的奇妙记号。一边发出鲜红光芒一边浮现的文字列写着：

【SYSTEM　ALERT】


SYSTEM ALERT

我稍微思考了一下它的意思，但马上就发现到……

这些文字左右相反了。爱丽丝处于文字列后方的眼睛里，应该能够看见方向正确的文字才对。这些文字应该是「SYSTEM　ALERT」。

SYSTEM　ALERT。对我来说，已经很熟悉在使用电脑时会冒出这种让人不愉快的警告了，但是这个单字对爱丽丝等地底世界的居民应该没有任何意义才对。这个世界里，日常生活当中只会使用「泛用语」——也就是日文，被称为「神圣语」的英文则是大部分居民都不了解它的意思，而且也没有必要去了解。

神圣术的学习者虽然除了最初的「system　call」之外还会咏唱各种英文单字，但几乎都不知道它们代表什么具体的意义。我也教了尤吉欧许多艾恩葛朗特流秘奥义，也就是剑技的技名究竟是什么意思，但他每次都会对我为什么会有神圣语知识感到不可思议。

总而言之，这串SYSTEM　ALERT文字列对地底世界居民来说几乎没有任伺意义。这样的话，把这种心理障壁设置在爱丽丝与尤吉欧等人身上的就不是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而是现实世界的人类——也就是RATH的某个工作人员……

爱丽丝在至近距离发出的细微悲鸣打断了我高速转动的思绪。

「啊啊……右眼像烧起来一样……！而且……好像……可以看见文字……！」

「什么都别想！让脑袋保持空白！」

我急忙这么叫道，然后用双手夹住爱丽丝小小的脸庞。

「出现在你身上的现象，应该是想反抗教会时就会发动的心理障壁。它会让你的右眼产生剧痛，诱导你无条件地服从教会的规则……你要是继续想下去，整个眼球都会炸掉！」

我马上做出了说明，但是这种时候说明得愈清楚反而会造成反效果。不论什么人都没办法一听见指示就灵活地停止自己的思考。

听见我声音的爱丽丝随即用力闭上双眼。但是投射在她瞳孔上的红色文字列不可能就此消失。骑士的双手在空中摸索，碰到我的双肩后就用力抓住它们。每当传出细微的悲鸣声时，她的双手就会非常用力，而我的骨头与肌肉当然也被抓得发疼，但是这跟爱丽丝承受的痛苦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

觉得这样至少能帮助她不再胡思乱想的我，一边用力以双手固定住爱丽丝的脸，一边利用一半的脑袋继续推测。

包含爱丽丝在内的几名整合骑士Intregrator已经突破一次禁忌了。也就是这样才会被公理教会带走并接受合成秘仪。

但是仅就爱丽丝的例子来看的话，当她八年前犯下「入侵黑暗领域」的罪过时，应该没有发生过右眼破碎的情况。我从来没有听见尤吉欧提过这种事。根据他的说明，年幼的爱丽丝似乎是在无意识中越过境界线。也就是说爱丽丝的意识里不存在主动突破禁忌的明确思考。

现在袭击爱丽丝的心理障壁应该只会对积极想突破规则的意志产生反应吧。当出现这种想法的瞬间，首先右眼会开始发疼，接着就会有SYSTEM　ALERT的红色文字扰乱对象者的思考，让他再次产生对禁忌的恐惧心。地底世界人民原本就不太会想违反规则，再加上这种跟神明惩罚极为相似的心理障壁，应该就能够让他们完全遵守法规。

但是，如果这层心理障壁是由RATH工作人员所赋予，将会产生相当大的矛盾。

因为在地底世界进行的实验，目的应该就是打破规则……正确来说是要产生面对制定的规则时，能够自行判断其好恶的人工摇光。当地底世界的人民好不容易要有突破性进展时，却用这种粗鲁且暴力的心理障壁来强迫他们退后，根本只能说是本末倒置。

也就是说，设置这种SYSTEM　ALERT的人，应该是故意要延迟实验成功的时间……

如果真是如此，那个人到底是谁，又究竟有什么样的目的呢？

难道是希兹克利夫……茅场晶彦的复制意识干的好事？虽然一瞬间有这种想法，但马上就告诉自己不可能。希望创造出真正异世界的他，不可能会阻碍人工摇光的进化。说起来呢，依那个男人的个性，应该不可能使用这种强硬手段。看来这应该是RATH这个组织的敌对势力，或者是个人所做出的妨碍工作吧。

如果指挥RATH的是身为自卫官的菊冈诚二郎，那么就能预想出许多敌对势力了。比如说自卫队JSDF内部与菊冈敌对的集团，或者独占国内国防产业的大企业，更天马行空一点的话，甚至连外国的武器制造商或者情报单位都有可能出现。

但是，就算这些巨大势力企图要妨碍RATH好了，有必要采取如此麻烦的手段吗？如果拥有写出妨碍程式来影响人工摇光的权限，那么应该可以迅速破坏地底世界的本质，也就是LightCube　Cluster吧。

也就是说，那个人只是故意要拖延实验的时间，并不希望它完全消失。故意拖延实验，是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吗？可能是某件需要花上许

多准备时间的大规模作业——比如说……

夺取包含LightCube　Cluster在内的所有实验成果。

当想到这里时，我便感到一阵战栗，结果两手当中的爱丽丝忽然发出细微的声音。

「……太过分了……」

我回过神来，低头看着整合骑士*Intregrator*的脸。

经常保持优美线条的眉毛整个皱了起来，眼角也出现小小的水滴，紧咬住的嘴唇更是几乎快渗出血来了。

她失去血色的嘴唇开始颤抖，接着再次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

「这实在……太过分了……不只是记忆，想不到连意识都被某个人操纵了……」

爱丽丝紧抓住我两边肩膀的双手因为悲伤，或者是愤怒而剧烈震动。

「是最高司祭……大人……把这个……把这些神圣文字烙印在我眼里的吗……？」

「我想不是……」

我反射性地摇了摇头。

「是创造了这个世界，然后从外侧进行观察……也就是没在创世纪里登场的众『神明』之一所做的事。」

「……神明……」

透明的水滴从爱丽丝双眼无声地落下。

「我们整合骑士*Intregrator*为了保护神所创造的世界，每天都在不停地战斗……就算是这样，神明还是不相信我们吗？不但夺走我家人和妹妹的回忆，甚至还在我身上加了这样的封印……强迫我服从祂……」

我实在无法想象重生为神之骑士的爱丽丝，这时究竟产生多大的冲击与混乱，以及感受到多么深的绝望。我只能屏住呼吸，默默守护着眼前的爱丽丝，结果她忽然迅速张开眼睛，

横跨右眼蓝色虹膜的反向文字依然发出鲜艳的深红光芒。但是爱丽丝却完全不在意，只是笔直地凝视天空——以及从黑云缝隙中浮现出来的蓝白色月亮。

「我不是玩偶！」

爱丽丝以沙哑但是凛然的声音大叫着：

「我或许是被创造出来的存在，但我依然有自己的意志！我想要守护这个世界……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民。我也想保护家人和妹妹。这是我唯一应尽的使命！」

右眼的文字列发出「叽——」的尖锐金属声，而且光芒也开始增强。刻划在虹膜外围的条码也再次高速旋转了起来。

「爱丽丝……!」

预测出接下来即将发生的现象后，我马上大叫了起来。

爱丽丝并没有看向我，只是压低声音呢喃着：

「桐人……用力压住我。」

「…………嗯。」

这时我也只能点头了。我把双手从爱丽丝脸庞移到她双肩的护甲上，然后隔着黄金护甲用力按住骑士不停轻轻颤抖的身体。

爱丽丝甩了一下金发，接着昂首仰望天空，用力吸了口气。

「最高司祭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以及无名之神啊！我为了履行自己应尽的责任……决定要和你们对抗！」

凛然的声音说出独立宣言。

在余韵未消失前，爱丽丝右眼的深红光芒已经变成光柱爆发出来。

温热的血沫立刻沾湿了我的脸颊。

2

尤吉欧。

尤吉欧……

怎么了？

作恶梦了吗……？

油灯的橘色光芒随着「啵」一声柔和的声音亮起。

站在走廊上的尤吉欧把半边脸埋在双臂抱住的枕头下，然后像要躲在稍微敞开的门后面般窥看房间里面。

不算太大的房间深处放着两张简朴的木床。右侧那张床目前没有人，上面冷冷放着折得相当整齐的棉被。

而左边的床上则可以看见一道细长的人影，对方正撑起上半身看着尤吉欧。因为右手上油灯的光芒而看不清楚那个人的脸孔。但能看见从充满光泽的纯白睡衣那稍微敞开的胸口，露出了更加雪白光滑的肌肤。而披在床上的长发看起来就像丝绢一样柔软。

橙色光芒深处，好不容易才能看见的光艳嘴唇正露出温柔的微笑。

那里很冷吧。来，到我这里来吧，尤吉欧。

轻轻抬起来的棉被下方充满看来浓稠且温暖的黑暗，而这也让尤吉欧更加感觉到在走廊上流动的冰冷空气。尤吉欧不知不觉间脚就跨过门口，然后踩着虚浮的脚步摇摇晃晃地往床铺走去。

不知道为什么，愈是靠近灯光就愈弱，让躺在床上的女性脸孔隐藏在无声扩散的黑暗当中。但尤吉欧却一心想钻进温暖的黑暗里，于是便拼命驱动双脚。他的步伐愈来愈小，视点也跟着愈来愈低，但他却很不可思议地完全不在意。

好不容易才到达的木床高度相当高，尤吉欧丢出抱在手中的枕头，然后踩着它死命爬到床上去。

这时他的头立刻被柔软的布料罩住，视界也跟着变暗。在某种渴望的催促下，尤吉欧不停往黑暗深处爬去。

最后，伸出来的手指终于触碰到温软柔嫩的肌肤。

尤吉欧拼命抱住对方，并且把脸埋了进去。湿润的肌肤简直像要把

尤吉欧包覆住一样温柔地蠢动着。

在令人麻痹的满足感以及更胜于此的渴望煎熬下，尤吉欧死命地抱住对方。感觉光滑的手臂抱住自己的背部并且摸着自己的头后，尤吉欧便小声问道：

「妈妈……？是妈妈吗？」

马上有声音回答了他：

是啊……我是你妈妈喔，尤吉欧。

「妈妈……我的妈妈……」

尤吉欧一边深深陷入温暖潮湿的黑暗当中，一边这么呢喃着。

感到沉重又麻痹的头脑角落，忽然有疑问像从泥沼浮上来的泡沫般弹出。

妈妈……有这么瘦，而且皮肤还这么柔软吗？应该每天都在麦田里工作的双手，为什么没有任何伤痕？而且……应该睡在右边床上的爸爸到哪里去了呢？还有每次当我想跟妈妈撒娇就会跑来捣乱的哥哥们呢……？

「你真的……是我妈妈吗？」

当然是啦，尤吉欧。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妈妈喔。

「但是……爸爸和哥哥们到哪里去了？」

呵呵呵。

这孩子真是奇怪。

他们……

不是都被你杀掉了吗？

手指突然滑了一下。

尤吉欧把抬到眼前的左右手张开来。

明明是在黑暗当中，但是却能看见十只手指上不停滴下浓稠的鲜红血液。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尤吉欧随着悲鸣跳了起来。

然后死命地把黏糊糊的手在上衣上擦着。当他一边发出悲鸣一边擦拭了好几次时，才发现将双手弄湿的不是血，而是普通的汗水。

原来我在作梦——即使这么想，跳得如战鼓的心跳以及渗出的大颗汗水却一直无法停下来。而且刚才那异常恐怖的梦境也一直阴魂不散地冷冷贴在他背部。

——明明离开村子之后……就几乎没想起过爸妈了。

尤吉欧在心中这么低声说完后便用力闭紧眼睛，接着更不停急促地呼吸着。

卢利特村的少年时代，母亲除了田里的工作与照顾羊只之外，还必须处理各种家事，所以几乎没有时间温柔地照顾尤吉欧，从懂事开始就已经不跟母亲睡在同一张床上，而且尤吉欧也没有对此感到不满的记忆。

——但为什么到现在才作这种梦呢……

尤吉欧用力摇了摇头来停止思考。作什么梦是由月神露那利亚随意决定的。刚才的恶梦一定也没有什么特别约意义。

呼吸稍微稳定下来后，尤吉欧内心马上涌起自己身在何处的疑问。于是他便保持着蹲姿，试着悄悄睁开眼睛。

首先进入视界的是一条上面绣有精密图案，而且绒毛相当长的深红色绒毯。即使尤吉欧已经慢慢将视线往上抬，但面前这条在北圣托利亚五区织品专卖店里不知要花多少钱才能买得到的绒毯还是一直往前延伸。

当他把脸面向正前方时，终于在远处看见了墙壁。

虽说是墙壁，也跟一般的木板或是石头堆积起来的墙壁不同。除了有着巨剑外型的黄金柱子等间隔往前排列之外，柱子之间还都嵌着巨大的玻璃。所以与其说是墙壁，倒不如说是一连串的窗户。就连四皇帝的居城里，都没有像这样奢侈地使用贵重玻璃的房间吧。

全贴着玻璃的墙壁后方可以看见几朵受到月光照射而发出蓝光的云，看来这间房间位在比云还要高的位置。

继续把视线往上抬后，就能发现蓝白色满月挂在夜空的一角。月亮周围则有多到令人惊讶的星星静静闪烁着。从浓密星空照落的光芒实在太过明亮，让尤吉欧花了一点时间才注意到现在已经是深夜。从月亮的高度来看，应该才刚过半夜十二点。距离自己沉睡时已经过了一天，变成五月二十五日了。

尤吉欧最后又仰头看着正上方。虽然看见遥远处呈现正圆形的天花板，但是却没有通往下一层的楼梯。这也就是说，这间房间就是中央圣堂的最上层啰？

宽广的天花板画着色彩鲜艳的美丽图画。从发出光辉的众骑士、被打败的魔物、分断大地的山脉来看……这应该是创世纪的图画吧。而且各个地方都可以看见画中埋着像星星般闪亮的水晶。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主题不可或缺的创世神史提西亚却没有出现在本应该存在的中央部分。该处只涂了纯白的颜料，让整幅画洋溢着一股难以言喻的虚无感。

皱了一阵子眉头后，尤吉欧才把脸移回来。当他从四肢着地的姿势撑起身体时，背部像是碰到了什么东西，于是便急忙转过身去。

「…………！」

维持转身动作的尤吉欧顿时说不出话来。位在他身后的，原来是一张超级大床的侧面。

和房间同样是圆形的床直径大约有十梅尔左右。另外还有四根黄金柱子支撑住同样是金色的天篷，然后从上面垂下几层紫色薄布。铺在床面上的东帝国产丝绢纯白床单，在窗外的星光照射下发出些许亮光。

而床的中央——可以看见一道人影躺在上面。但因为被从天花板垂下来的半透明薄布遮住，所以只能看见朦胧的轮廓。

尤吉欧屏住呼吸，宛如弹簧般站了起来。他实在无法相信，这好几分钟里都没发现距离自己这么近的地方还有另一个人在。不对，更重要的是，自己好像已经靠在这张床的侧面沉睡好几个小时了。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种地方呢——

想到这里后，尤吉欧才终于回想起留在中断记忆里的最后一个场景。

——对了……我和骑士长贝尔库利……童话里的英雄对战。

——利用蓝蔷薇之剑的「记忆解放术」把骑士长和自己一起冰住……在双方的天命快要归零之前，出现一名穿着华丽小丑服的矮小男人……好像是什么元老长裘迪鲁金，然后说了许多奇怪的话。最后那家伙的鞋子就一边踩碎冰蔷薇一边靠了过来……之后就……

记忆似乎就在这里中断了。可能是那个小丑男把自己带来这里的吧，至于原因就不清楚了。尤吉欧下意识摸了一下腰部，结果发现蓝蔷薇之剑已经消失不见了。

尤吉欧一面承受霎时袭上心头的不安，一面凝视着床上的人影。那到底是敌人还是同伴……等等，这里无疑是在中央圣堂当中，而且还很有可能是最上层。出现在这种地方的人，怎么可能是同伴呢。

虽然他认为应该蹑手蹑脚离开房间，但最后还是抵不住想知道是谁在床上睡觉的好奇心。不过就算再怎么挺直背杆，都因为床中央垂下来的薄布而看不见对方的脸。

尤吉欧屏住气息，悄悄把右膝放到床上。

白绢床单就像淡雪般深深沉了下去，让尤吉欧急忙用双手撑住身体。结果手也深深陷进光滑的布料当中。

刚才那场恐怖梦境里吞噬了尤吉欧的床铺触感再次鲜明地复苏，让他的背部不自觉地颤抖，然后才在不发出声音的情况下把左脚也放到床上。接着便直接缓缓往床中央爬去。

在难以置信的巨大床面上慎重爬着前进时，尤吉欧忍不住就考虑起如果包裹在床单下的是最高级的羽毛，那到底要多少只鸟才能制作出这样的床垫来呢？还在卢利特村的时候，自己每天收集家鸭掉下来的羽毛，最后也得花上半年的时间才能制作出一条薄被。

尤吉欧在从天花板垂下来的薄布前先停了下来，接着竖起了耳朵。这时可以听见极细微，而且相当规律的呼吸声。对方似乎还在睡觉的样子。

尤吉欧畏畏缩缩地伸出右手。指尖伸到薄布下方后，随即缓缓将它拉起。

蓝白色光芒照耀到床中央的瞬间，尤吉欧马上瞪大了眼睛。

躺在床上的是一名女性。

穿着银线滚边的淡紫——与「史提西亚之窗」同样颜色——薄睡衣，雪白纤细的双手则叠在身体上方。尤吉欧先是看见她如人偶般纤细的手臂与手指，接着在看见正上方将薄薄布料整个往上撑的丰满隆起

后，立刻急忙把视线继续往上移。从大大敞开的衣领露出的胸口也像能发光般白皙。

最后尤吉欧才看见了女性的容貌。

那个瞬间，他似乎有种灵魂被吸走的感觉，让他的视界里再也看不见其他东西。

竟然会有如此完美的外表。简直不像是人类了。在第八十层对战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爱丽丝也有着无可挑剔的美貌，但她的美丽依然属于人类的范畴。不过这本来就是相当自然且正常的事情，因为爱丽丝原本就是人类。

但是睡在短短一梅尔前的那个存在——

就算是央都最棒的雕刻家耗费一辈子的时间，也不知道能不能雕出如此完美的造型。尤吉欧甚至找不出任何形容词来描述她美丽的容貌。就算想用花朵来比喻她的嘴唇，也只会想到人界根本没有花朵拥有如此楚楚动人的曲线。

不论是闭起来的眼睑上方的睫毛，或者是披散在床单上的长发，看起来都像是熔解的纯银一样。在反射微暗的蓝色与月光的白色后，发出冷冷的光芒。

尤吉欧就像是被甘甜花蜜引诱的飞虫一样失去了思考能力。

空无一物的脑袋里填满了想碰碰她的手、头发以及脸颊的欲望。

膝盖一点一点地前进后，忽然就闻到一股从未闻到过的微香。

往前伸出的右手指尖，只差一点……只差一点就要碰到光滑的肌肤——

不行啊，尤吉欧……

快点逃！

感觉远方好像有人这么大叫。

小小的火花在他脑袋中央里爆开来，稍微清除了一些包围意识的浓雾。尤吉欧顿时瞪大双眼，反射性把右手缩了回来。

——好像在哪里听过……那道声音……

当他茫然这么想着时，思考能力也跟着一点一点恢复了。

——我……到底是怎么了……？在这里做什么……？

就在尤吉欧为了确认自己目前的状况而把视线移到睡在面前的女性身上时，立刻再次有沉重的睡意钻进他的头部。这时尤吉欧赶紧把视线移开，并且用力摇头来加以抵抗。

——快点想，快点想啊。

——我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她独自睡在中央圣堂最上层，这张极尽奢华之能事的床上。也就是说，她拥有公理教会的最高权力——亦即是支配整个人界的人物……

简言之，她就是最高司祭，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

尤吉欧在脑袋里重复了好几遍这个好不容易才想起来的名字。

这个人就是带走爱丽丝，夺走她记忆并把她变成整合骑士Intregrator的主使者。连拥有深不可测能力的贤者卡迪娜尔Cardinal都无法匹敌的最强神圣术师。桐人与尤吉欧的终极敌人。

那个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就睡在自己眼前。

——现在的话……说不定能获胜……？

发抖的左手无意识中就往腰部移动，但那里已经没有蓝蔷薇之剑了。不知道是被元老长袭迪鲁金夺走，还是依然被埋在覆盖大浴场的冰层底下。就算对方正在睡觉，没有武器的话…………

不对。

身边还有一把虽然小，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比神器还要强的剑。

尤吉欧把左手从腰部移到胸口，轻轻按住上衣的布料。手掌立刻明确感受到坚硬的十字触感。这是从卡迪娜尔Cardinal那里拿到的最后王牌。

只要用这把短剑刺中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的身体，卡迪娜尔Cardinal传送过来的攻击术就能穿透空间立刻把她烧死才对。

「…………呜……」

但是尤吉欧只能隔着布料握住短剑，然后发出苦恼的叹息声。

这把短剑应该要用在整合骑士Intregrator爱丽丝身上。当然不是为了烧死爱丽丝，而是要让卡迪娜尔Cardinal施术使她昏睡，然后恢复记忆变成原本的爱丽丝。如果不能办到这一点，就算打倒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对尤吉欧也没有任何意义。当然也有可能只要打倒最高司祭，就能不用短剑也可以让爱丽丝复原，但尤吉欧终究无法获得明确的保证。

因为无法做出决定而紧咬住嘴唇的尤吉欧，这时似乎再次听见了不

可思议的声音。

尤吉欧……快逃啊…………

但是在那道来自远方的声音传达到尤吉欧的意识之前——

沉睡中的女性，双眼的银色睫毛已经微微震动了起来。

而尤吉欧只能呆呆凝视着雪白的眼睑慢慢、慢慢地往上抬。这时别说是按住短剑的左手了，就连视线也完全无法动弹。好不容易才取回的思考能力也再次消失得无影无踪。

女性先是闭上微微张开的眼睑，接着像是要让尤吉欧心焦般不断慢慢眨着眼睛。到了第三次眨眼时，眼睛终于完全睁开了。

「啊…………」

尤吉欧没有发现从自己嘴里发出了叹息声。

他从来没有在任何人类身上看见过这样的眼睛，因为那双眼睛有的只是一片纯粹的银色。宛如水面般摇晃的淡淡七彩光辉点缀在有如镜子的虹膜上，而且带着足以让世界上所有宝石相形失色的神圣光辉。

在床上用膝盖撑着身体的尤吉欧此时已经僵硬得跟石像一样，而他眼前刚醒过来的女性则是用完全感觉不到重量般的动作缓缓抬起上半身。双臂仍然放在胸部下方的女性就像被透明力量拉起来般坐起身子后，银色长发就在无风的情况下自动飘起并且聚集，然后才往女性背后流去。

睁开眼睛后就多出一些稚气的女性——也有可能是少女，就像是完全不在意尤吉欧的存在般把右手抬至嘴角并且打了个小小的呵欠。

接着把伸得笔直的双脚往右边弯曲。纤细身体的重心倾斜后，她便将左手撑在床单上。

维持这种娇艳姿势的少女，这时终于把脸往左边移动，然后笔直看着尤吉欧。

那是一双边缘闪烁着七彩光芒的纯银眼睛。由于没有瞳孔，所以看起来完全不像人类的眼睛。虽然相当美丽，但是就像镜子一样反射了所有的光线，让人无法看透她的内心。

当尤吉欧看着两面小镜子映照出脸上出现茫然表情的自己时，少女光艳的珍珠色嘴唇就轻轻动了起来。那如蜂蜜般甘甜、如水晶般清澈但

是又带着一丝娇艳的声音这么说道：

「可怜的孩子。」

尤吉欧花了一些时间才理解她说了什么。但完全没有发现思考力已经变迟钝的尤吉欧只是呆呆地反问：

「咦……？可怜……？」

「是啊。真的很可怜。」

那是同时带有无垢的纯洁感以及一触即碎的危险性，能够让听者心跳不已的声音。

珍珠色的光艳嘴唇依然带着浅浅微笑，然后继续发出甘甜的声音：

「你就像盆栽里枯萎的花朵一样。无论根部再怎么在土里扩张，枝叶再怎么靠着风吹挺直，还是接触不到任何水滴。」

「……盆栽里的……花……」

尤吉欧皱起眉头，试着去理解这段不可思议的话。虽然思绪仍被包覆在迷雾当中，但少女的话却能够引起某种锥心之痛。

「你也很清楚自己有多么饥渴吧。」

「……对什么感到饥渴……？」

嘴巴自己动了起来，接着就有沙哑的声音这么问道。

少女镜子般的眼睛凝视着尤吉欧，然后在依然带着微笑的情况下回答：

「当然是爱啦。」

她说……爱？

简直就好像……我……不知道什么是爱一样……

「没错，你是个不知道什么是被爱的可怜孩子。」

没这回事。

妈妈她是……爱着我的。作恶梦而睡不着时……她会抱着我，唱摇篮曲给我听。

「但她的爱真的只属于你一个人吗？不是吧？其实那是分给你其他兄弟后剩下来的爱吧……？」

不是的。妈妈她……她只爱我一个人……」

「希望她能只爱你一个，但她却没有这么做。所以你才会怨恨夺走母爱的爸爸以及哥哥们。」

不是的。我……我没有怨恨爸爸和哥哥们。

「是这样吗……？因为，你不是砍了人吗？」

…………

砍了谁……？

「可能是第一个只爱自己的红发女孩……你砍了那个想用强硬手段侮辱红发女孩的男人。因为你恨他夺走只属于你的东西。」

不是的……我不是因为这种理由而对温贝尔挥剑。

「但是你的饥渴还是没有得到舒缓。没有任何人爱你。每个人都忘记你了。他们不需要，而且也抛弃你了。」

不是的……不是那样。我……我没有被抛弃。

没错……不是那样的。我还有爱丽丝。

一想起这个名字，感觉整个覆盖在意识上的雾气就稍微变淡了一点，于是尤吉欧立刻用力闭上眼睛。这样下去不行，得立刻采取行动啊——涌上来的危机感这么对他呢喃着。

但是在他实际采取行动前，蛊惑的声音又快一步从他双耳滑进脑袋当中。

「真的是那样吗……？那个孩子真的只爱着你吗……？」

那是怜悯当中又藏着一些笑意的声音。

「看来你已经忘记了。那我就帮忙让你想起藏在内心最深处的真正记忆吧。」

结果尤吉欧的视界立刻产生倾斜。

使用了大量羽毛的床铺消失，整个人就像是掉进又黑又深的洞穴。

下一刻，他的鼻子忽然就闻到了清晰的青草味道。

视界的角落有从绿色树叶间透下来的日光正在闪烁，踩着草皮的脚步声与交互响起的鸟鸣声重叠在一起。

回过神来之后，尤吉欧才发现自己独自走在苍郁的森林当中。

他感觉视点变低，步伐也变小了。低头一看之下才发现露在麻布短裤外的，是小孩子又细又软弱的腿。但是胸口的不适应感立刻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压倒性的焦躁感与寂寥感。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从早上就没看到爱丽丝了。

结束上午照顾牛只与拔除菜园杂草的工作后，尤吉欧立刻跑到平常的集合地点——村外的老树下。但是等了许久爱丽丝还是没有来，而且另一个儿时玩伴黑发少年也没有出现。

等待两个人直到太阳升上天空最高点后，尤吉欧才在带着难以言喻的不安下垂头丧气地走到爱丽丝家。一定是做了什么恶作剧被发现，所以被禁足了。心里虽然这么想，但是出来迎接尤吉欧的滋贝鲁库大婶却歪着头说：

「奇怪了，今天很早就出门啦。因为小桐来接她，我还以为小尤一定也跟他们在一起呢。」

含糊道完谢后就离开村长家的尤吉欧，一边感觉不安已经变成焦躁一边在村里到处寻找。但侍卫长的儿子吉克和他手下所占领的中央广场

就不用说了，就连其他游戏场地与秘密基地都找不到桐人与爱丽丝的身影。

目前就只剩下一个地方有可能了。那是他们在其他孩子不会接近的东方森林深处所找到的正圆形草地。大人们通常把这种地方称为「妖精之圆」，而那个拥有许多花草与甘甜树果的地方，正是只属于他们三人的秘密地点。

在寂寞与讶异，以及另一种不知名感情的驱使下，快要流出眼泪的尤吉欧就这样拼命往该处跑去。

穿越曲折的小道，靠近由粗大老树围成圆形的秘密空地时，前方的两棵树干之间忽然可以看见金色光芒晃动，吓了一跳的尤吉欧立刻停下了脚步。

尤吉欧确定光芒是来自于爱丽丝的金发，因为他早已相当熟悉了。不知道为什么，尤吉欧反射性屏住呼吸并竖起耳朵倾听。结果压低的对话声就这样断断续续地乘着风传到他耳里。

为什么……为什么呢？

尤吉欧的脑海里不停重复这句话，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向空地。他抱持着快承受不住的悲惨心情，隐身在长满青苔的树干后，朝着洋溢索鲁斯光线的秘密地点看去。

四处绽放的各色花朵中央，爱丽丝正背对着尤吉欧坐在地上。虽然看不见她的脸，但尤吉欧绝对不会认错那柔顺的笔直金发、深蓝色洋装以及白色围裙。

而她的旁边还有一颗长着坚硬黑发的头。那是自己无可取代的好友，桐人。

紧握的双手渗出了大量冷汗。

恰巧吹起的风，直接把桐人的声音带到茫然站在现场的尤吉欧耳里。

「我说啊……我们差不多该回去了吧。会被发现的。」

接着就是爱丽丝回答的声音。

「还不要紧啦。再一下下……再一下下就好了，可以吧？」

不行。

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

但是尤吉欧的脚却像被树根缠住般完全无法动弹。

用尽办法都无法移开的视线前方，爱丽丝的头正静静地往桐人靠去。

接着又是断断续续的呢喃声。

明亮的阳光下，在盛开花朵中央依偎在一起的两个人，看起来就像一幅画一样。

不会的。

不可能。这一切全都是幻觉。

尤吉欧在暗处大叫着。但无论他再怎么否定，还是逐渐了解这个景像正是从自己记忆最深处唤醒的真实，于是胸口顿时充满了苦水。

「看……我就说吧？」

嘻嘻……

混杂着窃笑的呢喃声将森林的光景完全消除掉。

即使回到中央圣堂最上层，最高司祭寝室的巨大床铺上，烙印在尤吉欧眼睑里头的金色光辉还是久久没有散去。而且爱丽丝与桐人的耳语也一直回荡在他耳朵深处。

在森林里遇见桐人是两年前的事情，应该距离爱丽丝被教会带走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连这样的理性声音也无法打消累积在尤吉欧胸口的黑色感情。近处的银发少女对着瞪大双眼且呼吸急促的尤吉欧露出怜悯的表情。

「这下应该知道了吧……？连那个孩子的爱都不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不对……真要说起来，一开始就不知道有没有你的份了呢。」

甘甜的声音不断滑进尤吉欧身体当中，而且每次都让他的思考产生极大的混乱。这时他内心浮现出无尽的饥渴与孤独。感觉心灵表面也出现裂痕，接着开始一片片地掉落。

「但我就不同了，尤吉欧。」

至今为止最具诱惑力的声音，就像合了大量蜜汁的果实所散发出来的芳香般直接流进尤吉欧耳里。

「我会给你我的爱。我全部的爱将只交给你一个人。」

茫然瞪大暗沉眼睛的尤吉欧，视线前方那名银发与眼睛都发出艳丽光辉的少女——公理教会最高司祭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脸上露出了令人融化的微笑。

她动着沉在柔软床单里的脚，将上半身笔直挺起。

接着缓缓抬起双手，以诱人的态度玩弄着绑在淡紫色睡衣胸前的缎带。

纤细的指尖抓住由银线编成的缎带前端，然后一点一点往下拉。

已经有一半露在宽广衣领外的柔嫩雪白隆起像在诱惑尤吉欧般摇晃着。

「到这里来吧，尤吉欧。」

那这呢喃声就像在梦中听见的母亲的声音，也像是幻影中爱丽丝传到自己耳里的声音。

意识遭受阻碍的尤吉欧，就这样凝视着紫色布料像花瓣般扩散，并掉落到极为纤细的腰部附近。

那种模样简直就像一朵花——而且是以强烈芳香与滴落的蜜汁来幻惑、捕捉昆虫与小鸟的魔性之花。

尤吉欧心里虽然还残留着这样的感觉，但是紫色花瓣中央那楚楚可怜的纯白花蕊所散发出来的诱惑实在过于强烈，让思绪已经因为刚才的幻觉碎成无数碎片的尤吉欧直接被充满黏性的液体拖了进去。

从来没有人给过你，能够让你真正满足的爱意。

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这么说。而尤吉欧也已经慢慢同意这句话具有一部分的事实了。

尤吉欧本身从小就全心全意地爱着父母、兄弟以及好友。看见母亲因为自己摘来的花朵而高兴，父亲与哥哥津津有味地吃着自己抓来的鱼时，尤吉欧自己也会感到相当开心。就连听到坏心眼的吉克与他的同伙有人感冒，尤吉欧也会到森林里收集药草并送到他们家里去。

但是那群人回报了你什么？那些人给过什么东西来回报你的爱吗？

没错……他想不出来。

眼前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的微笑再次扭曲，过去的场景也重新复苏。

那是自己满十岁的春天……在村子的广场和一大群孩子一起接受村长授予「天职」的日子。紧张的尤吉欧不停瞄着台下，而从卡斯弗特村长口中说出的，竟然是「基家斯西达的伐木手」这意想不到的天职。

但还是有一部分孩子发出羡慕的声音。伐木手是从卢利特开村时期就一直传承下来的名誉天职，虽然没有剑但是能拿到真正的斧头。尤吉欧在这个时候也绝对没有感到任何不满。

握紧绑着红缎带的羊皮纸任命状，冲回村子外围的自宅后，尤吉欧便以有些骄傲的心情向家人宣布自己的天职。

一阵沉默之后，最先有反应的是最小的哥哥。他咂了一下舌头，恨恨地丢出一句「还以为今天起就不用扫牛粪了。」大哥跟着向父亲表示今年插秧的计划有变了，而父亲也低声向尤吉欧询问这个工作几点结束，回家后还能帮忙田里的工作吗？至于母亲则像是害怕不高兴的男人们一样，一言不发地消失在厨房当中。

之后的八年里，尤吉欧在家里就经常感到无地自容。但他作为伐木手赚来的工资也全部交给父亲管理，等回过神来才发现家里的羊只不知不觉中增加，而且农具也更新了。被任命为侍卫见习生的吉克就能把工资全花在自己身上，大白天就吃着夹了一大堆肉的面包，而且经常炫耀带着铆钉的靴子，以及收在光亮皮制剑鞘里的长剑。而尤吉欧就只能穿着破烂的鞋子走在这样的吉克面前，然后身上的麻袋里也只装着卖剩下来的坚硬面包。

「看吧？你心爱的人们，曾经为了你做过什么事情吗？他们因为你的悲惨而感到喜悦，甚至还嘲笑你对吧？」

没错……正是如此。

十一岁的夏天，爱丽丝被整合骑士*Intregrator*带走之后又过了两年左右，吉克就跟尤吉欧这么说了。他说村长家的女儿不在之后，这个村子里就没有女生愿意理你啦。

那个时候，吉克的眼睛很明显带着「你活该」的意思。尤吉欧原本

跟村子里最可爱，同时也是神圣术天才的爱丽丝最为熟稔，而吉克就为他失去这个特权而感到高兴。

结果卢利特村里没有一个能报答尤吉欧心意的村民。付出这么多的尤吉欧明明有权利可以取回等价的报答，但是却被用不当的手段夺走了。

「这样的话，你应该可以把悲惨与悔恨的感情还给他们吧？你也想这么做吧？成为整合骑士Intregrator之后，乘着银色飞龙凯旋回到故乡的话……一定很威风吧。让那些瞧不起你的家伙全都趴在地上，然后把闪闪发亮的靴子踩在他们头上。当你这样做之后，才算把被夺走的东西连本带利地讨回来。而且不只是这样……」

银发美少女像是要吊人胃口般缓缓移开覆盖在胸口的两条手臂。失去支撑的两处隆起，马上像成熟的果实般柔软地弹跳着。

最高司祭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把双臂笔直伸向尤吉欧，脸上露出动人的微笑并低声说道：

「你将会首次尝到被人所爱的喜悦，并且拥有从头到脚都如同酥麻一样的真正满足。我和那些只会掠夺你的家伙不同。如果你爱我的话，我也会回报你等价的爱。爱我爱得愈深，我就会让你尝到从未想象过的无上喜乐。」

尤吉欧的思考能力似乎已经快被魔性之花吸得连一滴都不剩了，但他残留在内心的一小部分理性还是做出了些许抵抗。

——爱……真的是这样吗？

——它是和钱一样……可以用价值来衡量的东西吗……？

不是的，尤吉欧学长！

尤吉欧听到这个声音后就把视线移了过去，结果发现身上穿着灰色制服的红发少女正在黑暗的另一端拼命朝自己伸出手来。

但是就在尤吉欧也对她伸出手之前，好几层厚重的漆黑绸缎布幕就降了下来，而红发少女在露出悲伤的眼神后就消失了。

结果这次换成另一个方向传出其他人的声音。

不是的，尤吉欧。爱绝对不是需要回报才能获得的东西。

回过头之后便看见黑暗中出现一小块草原，有一名穿着蓝色洋装的少女站在那里。少女的蓝色眼睛像是这个无底泥沼的唯一出口一样发出炫目光芒，让尤吉欧鞭策着无力的双脚准备往该处前行。

但是黑色布幕又再次降下，绿色原野也跟着消失无踪。失去光线的尤吉欧顿时不知所措而只能蹲在现场。他再也承受不住滚烫的饥渴感。想到自己从小就遭受不当的虐待、榨取，应该获得的东西也一直被人夺走后，悲惨与悔恨的感情随即变化成浓浓的盐水折磨着他的喉咙。

尤吉欧终于垂下头，一点一点朝着散发出浓烈甘甜香味的蜜之泉爬去。

拨开光滑的丝绢床单往前伸去的指尖碰到了冰冷的肌肤。尤吉欧一抬起脸，便看见拥有女神般美貌的银发少女一边露出超然的微笑，一边握住自己的手。

右手被温柔地往前拉之后，无法抵抗的尤吉欧便往前倒去。一丝不挂的身体撑住尤吉欧，然后就有足以让人融化的温柔声音包覆着他。



他的耳边响起带着甘甜气息的呢喃声。

「你很想要我吧，尤吉欧？想要忘记一切悲伤，尽情地享受我吧？但是还不行喔。我说过了，你必须先给我你的爱。来吧，带着只相信我一个人，把一切全奉献给我的意念，咏唱我告诉你的术式吧。那么……首先是神圣术的起句。」

对尤吉欧来说，只有重重包围住自己的甘甜柔嫩感觉才是唯一的现实了。

处于茫然状态的尤吉欧感觉自己开口并且发出沙哑的声音：

「System……call。」

「没错……接下去是……『Remove　Core　Protection』。」

最高司祭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的声音首次因为掺杂某种感情而产生些许震动。

尤吉欧则压低声音咏唱出第一句未曾听过的术式：

「Remove……」

按照对方赋予的命令行事后，尤吉欧便感觉自身的存在感愈来愈轻，也愈来愈淡。长时间以来一直折磨着尤吉欧的饥饿与口渴感，全都溶化在甘甜的蜜汁里消失了。同一时间，至今为止一直存在他心灵中央的重要感情也开始崩毁并失去形迹。

——这样做真的好吗……

虽然逐渐变得空虚的心底深处爆出小小的火花如此自问，但在得到答案前，嘴里就已经丢出下一句术式：

「Core……」

——因为我不想再承受悲伤与痛苦了。

这个世上根本没有绝对能获得的爱。如果……如果夺回爱丽丝的记忆后，她也没注意到尤吉欧呢？如果爱丽丝害怕、鄙视违反禁忌目录砍下温贝尔的手臂，然后反叛公理教会又与数名骑士交手的尤吉欧

呢……？

如果要承受那种痛苦，倒不如现在就停下脚步。

咏唱第三句术式时，尤吉欧便蒙朦胧胧地理解到两年来的旅程将在这里完全结束。但是，他心里也确实存在如果这样就能忘记痛苦又悲伤的过去——而且又能沉浸在银发少女给予自己的爱当中，那就这样子吧的心情。

「没错……来吧，尤吉欧，到我身体里来。」

带着无比甘甜的呢喃声就这样流进尤吉欧耳里。

「欢迎来到永远的停滞当中……」

尤吉欧随着一滴眼泪说出了最后的术式。

3

「嘿……呀……啊啊啊啊！」

我随着豁出一切的吼叫声，用不知道已经是第几十次的吊单杠动作抬起身体，在把右脚勾住大理石边角爬上去后，直接就趴到水平的地面上。

早已被滥用到超越极限的关节与肌肉像是直接遭到火烤般阵阵发疼。虽然大颗汗水不停沿着额头与脖子流下，但根本没办法提起指头来把它们擦掉，我就只能不停地急促喘息。这种极为真实且沉重的疲劳感，已经快让我无法相信这里是由STL所生成的假想世界这个大前提。

等到月亮出来后我便再次开始攀爬墙壁，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苦战才终于到达中央圣堂的第九十五层，但现在已经连环视周围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伸长四肢闭上眼睛，等待天命稍微回复一些。

虽然配置了「米尼翁」的露台距离目的地第九十五层只有七楼而已，但我却花了庞大时间与体力才能爬上这么点距离，原因就是我背上还背着一个用纤细链子固定住的黄金整合骑士*Intregrator*。

数小时前，骑士爱丽丝·辛赛西斯*Synthesis*·萨提*Thirty*虽然以自身意志力超越了所有地底世界人民应该都被施加了的「右眼封印」——也就是充满谜团的SYSTEM　ALERT，但自身也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如碧玉般的右眼已经因为爆炸而消失，爱丽丝就是因为它造成的冲击与疼痛而昏了过去。

虽然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但灵魂保存在人工记忆媒体LightCube的地底世界人似乎比较无法承受心理冲击。在过于强烈的悲伤、恐惧或者愤怒的侵袭下——因为是不存在犯罪的世界，所以很少出现这样的感情——似乎就会为了防止摇光发生致命性的错误而陷入一段时间的心神丧失状态。就像两年前，在北方山脉洞窟里被哥布林集团抓走的爱丽丝的妹妹赛鲁卡一样。

所以我推测爱丽丝也只是为了缓和突破封印时的冲击才会昏过去，一段时间后应该就会醒过来了。因为如果摇光出现致命性的错误，就会像主席上级修剑士莱欧斯·安提诺斯一样当场死亡才对。

一想到这里，就觉得两天前在莱欧斯房间里遭受同样冲击的尤吉欧没失去意识而且还能挥剑实在太令人惊讶了。虽然和我一起被关进惩罚房后就暂时陷入茫然状态，但只要和他说话，他还是能正确地回答。

虽然还不清楚地底世界人精神的脆弱性与对于命令的绝对服从性究竟从何而来，但是至少可以知道这些不是无法克服的问题。因为尤吉欧与爱丽丝已经亲自证明了这一点。地底世界人虽然是人工智慧——也就是AI，但是他们灵魂拥有的力量与现实世界的人类没有两样……

我一边这么想，一边在配置了米尼翁的露台上等待爱丽丝恢复，但一个小时后骑士大人还是没有醒过来。虽然右眼已经用神圣术止住了血，但凭我神圣术的能力与目前的空间神圣力根本无法完全治愈伤势。即使待机当中月亮已经升起，也再次开始供应空间神圣力，但是这些资源得用在生成岩石锥才行。觉得至少应该做些处理的我撕下上衣的下摆，以这极细的绷带缠住爱丽丝的脸后，便下定决心直接背着昏过去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往上爬。

解开绑住两人身体的链子，接着把爱丽丝瘦削但快把我压死的沉重身体背到背上时，我真的认真考虑起把占了大半重量的黄金铠甲与金木樨之剑放在这里。但爱丽丝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和我共同战斗，把她的武装丢掉只能说是相当愚蠢的策略。

再次下定决心，把背上的骑士用链子仔细固定住之后，我便继续攀爬绝壁，朝着融入夜色当中的中央圣堂上部前进。经过长达两个小时的苦战，终于看见新的露台时，甚至还因为过于松懈而把一根岩石锥弄掉。不过现在也只能祈求底下不要有人了。

不论如何，像现在这样攀爬了九十公尺垂直的绝壁，成功来到目的地第九十五层之后，稍微趴着休息一下应该也是无可厚非吧。其实就算有人说不行，我也打算再趴个三分钟左右。

下定决心之后，我便暂时沉浸在全身放松的快乐当中，但背上传过来的细微声音却妨碍了我的享受。

「呜……呜呜……」

骑士开始蠕动，呼出来的气息搔着我的脖子。

「……这里是……我……怎么了……」

发出这样的呢喃声后，爱丽丝便准备爬起来，但马上就被链子所限制，而我暂时变轻的背部也再次感觉到重量。

「这条链子是……桐人……你不会是背着我……爬到这里来了吧……？」

没错，稍微感谢一下我吧。不过我能如此自言自语的时间也马上就结束了。

「讨厌啦，你浑身都是汗耶！会沾到我的衣服！快点放开我！」

我的后脑勺就随着这样的叫声被人抓住，然后整个额头被用力压到大理石地板上。

「过分……实在太过分了……」

在催促下急忙解开链子把背上行李放下来的我，这时只能靠在附近的圆柱上发出叹息。

但是骑士大人却完全不把我奉献的大量劳力当一回事，只是绷着一张脸拍着自己的白裙子。而且手一停下来，马上又抓起被我背在背上时一直紧贴着我脖子的袖子，然后皱起眉间。看见她那种样子，我也忍不住稍微讽刺了她一下。

「那么在意的话，要不要干脆去洗个澡啊，骑士大人？」

原本是想调侃爱丽丝的洁癖，但听见我这么说后她却真的歪起脖子认真考虑起可行性，于是我急忙又加了一句：

「没有啦，开玩笑的！我可不想再从这里走回中层去啰。」

「你错了，不用到那么下面，仅仅五层底下……第九十层就有整合骑士Intregrator专用的大浴场。」

「什么……」

这次换成我有点犹豫起来了。脱离地下监牢后又经历数场激战，再加上出乎意料之外的攀墙行程后我已经是又脏又臭，老实说我也很想把脏掉的衣服与身体弄干净。

其实不用说浴室了，只要旁边有水龙头的话——我一边这么想，一边确认周围的状况。

中央圣堂第九十五层被称为「晓星望楼」，正如它的名字一样，这里是被设计成巨大了望台的场所。正四角形的楼层外围没有任何墙壁——所以我们才会以这里为目标——只有约三公尺间隔设置的圆柱支撑着天花板。看见这种镂空构造之后，就能够知道为什么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会为了不太可能出现的入侵者，在略微下方的露台上配置米尼翁了。

我和爱丽丝所站的地方是环绕最外围的露台，各处都有通往内侧的短阶梯。稍高的内部楼面摆放了大理石雕刻、翠绿的植树以及几张设计相当华丽的桌椅。除了深夜之外，白天只要坐在这里的椅子上，应该就能享受四方无尽延伸的地底世界美景了吧。

这时可以看见连接上下楼层的大楼梯就设置在北侧。虽然已经来到此地这么久了，但除了我们之外似乎就没有别的人影。

不知道尤吉欧是不是已经通过第九十五层了呢？

在第八十层和他分开之后，已经过了七个小时以上。正常情况下，费尽千辛万苦攀爬外壁的我，和在内部使用楼梯的尤吉欧比起来，他应该老早就已经来到这里了才对。

但问题是，比我们对战的米尼翁还要强上不知道几倍的敌人——整合骑士Intregrator长贝尔库利·辛赛西斯Synthesis·汪One应该会阻挡在尤吉欧面前。这名传说中的英雄比经过一场激战后差点和我同归于尽的副骑士长法那提欧，以及轻松打败我的爱丽丝还要强。

当然尤吉欧也相当有实力。光看剑技的话，他可能早已经超越我了。但是对上能够称为超人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光靠技术并没有办法取胜。必须要出乎对方的意料，并且利用周围所有的状况，也就是所谓的「不择手段」战术。个性严谨的尤吉欧真的能做到这一点吗……

当我正感到烦恼时，同样环视着四周的爱丽丝忽然对我搭话：

「我现在说的跟浴室什么的没有关系……但你那个叫作尤吉欧的同伴，应该还没有上到这里来吧。」

「咦？你怎么知道？」

「因为第九十五层是被吸到中央圣堂外部的我们唯一能够再次回到内部的场所。一看到这里应该就能够了解了……这也就表示，如果他先来到这里的话，应该就会待在此地等你。」

「……原来如此，这倒是真的……」

我一边把双手环抱在胸前一边点了点头。听到她这么说后便觉得相当理所当然，如果尤吉欧先通过这里的话，就代表他可能已经被抓——不然就是已经变成尸体了。虽然和刚才的推测有些抵触，但我还是宁愿相信尤吉欧他不是这么容易被抓或是被杀死的人。

「而且尤吉欧他……」

自己可能没有这样的自觉，但极其自然就说出这个名字的爱丽丝露出沉思的表情并且低声表示：

「……从云上庭园爬大阶梯上来的话，在到达这座晓星望楼前，应该就会先遭遇到最强的对手，也就是叔叔……骑士长贝尔库利阁下了。」

先不管她为何用了「叔叔」这样的称呼，对另一件事情产生兴趣的

我开口询问：

「那个骑士长阁下……真的很强吗？」

结果爱丽丝缠着临时绷带的脸直接露出微笑并且点了点头。

「我和他比试从来没有赢过。这样的话，不论是输给我的你，或者实力与你差不多的尤吉欧当然更不可能赢过他了。」

「……理论上是这样没错啦。但继续战斗下去的话，我也不见得就会输给你吧……」

忽视我不服输的发言后，黄金骑士又继续说道：

「虽然叔叔他已经拥有超一流的剑技，但是武装完全支配术真的只能用神技来称呼了。那位骑士的神器『时穿剑』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拥有贯穿时间的力量，具体来说呢，就是叔叔砍出去的斩击，威力会直接残留在砍过的空间当中……就算持续躲过他的攻击，也会在不知不觉间被看不见的刀刃牢笼关住。随便乱动的话，手脚甚至是头颅都有可能被砍下来，但是不动的话又会变成沙包。和叔叔对战的人，最后都只能像人偶一样承受他必杀的一击。」

「……斩击会留下来……」

光是听她这么形容还是很难想象出实际的情况，但大概就是斩击在某个时间点拥有的攻击范围能够延续到未来吧。如果是这样，那的确是相当恐怖的力量。我和尤吉欧拿手的艾恩葛朗特流连续剑技是放弃了一击的威力来扩展攻击在空间与时间上的范围，但对方的技能却可以瞬间让这样的本质无效化。

与那样的敌人对峙，尤吉欧应该怎么办才好呢。虽然确信他不会丧命，但不安的预感还是冷冷爬上我的背部。

看来还是应该先往下寻找伙伴比较好。但是，如果他已经被抓住……然后带到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所住的中央圣堂最上层了呢？如果熟知所有指令的最高司祭，已经在对他施加什么危险的术式了呢……？

在疲劳感终于减轻了一些的双脚上灌注力量后，我便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然后瞪着楼层北端的大阶梯并紧咬嘴唇。

这个时候如果能用神圣术来寻找尤吉欧就好了，但所有神圣术原则上都只能指定「在场的人类」作为术式的对象。如果不是这样，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与卡迪娜尔Cardinal之间的死斗应该早就结束了。如果对象不是人类而是物体就还有办法……

想到这里后，我才终于发现还有一个单纯的办法存在，于是便开口低声说道：

「对喔……还有这个办法。」

对面露讶异之色的爱丽丝轻轻点了点头，然后举起右手，压低声音叫着：

「system　call！」

爬墙壁时大量使用的空间神圣力似乎已经再次获得补充，只见我伸出去的手指上出现一丁点紫色光芒。我压抑焦急的心情，慎重地咏唱指令内容：

「Generate umbra element. Adhere possession. Object ID，WLSS703.Discharge。」

多记一些情报果然还是能派上用场。我指定为搜寻对象的，当然是尤吉欧的爱剑蓝蔷薇之剑的固有ID。虽然这完全是我的推测，但ID前半的「WLSS」文字列说不定是「双刃Double edged·长剑Long sword·单手Single hand」的略称，后半段数字则是这类别的剑所拥有的编号。我的黑剑ID是「WLSS102382」，所以蓝蔷薇之剑生成时地底世界全体的单手直剑仅有七百把而已，但两年前就已经超过十万把了，当然我也不确定自己的推论是否正确就是了……

当我这么想时，我指尖施放出来的一粒暗素已经轻飘飘地飘起然后落下，它在碰到稍远处的地面后就啪一声爆裂并消失了。

「……在下面。」

「看来是这样。」

我和露出「原来如此」表情的爱丽丝简短交换了一下意见。

重新握紧几次放下的右手后，发现因为疲劳而减少的天命已经恢复到一定程度，但爱丽丝受的伤比我还重多了。这时我再次看向骑士，短短问了声：

「右眼，能治好吗……？」

结果爱丽丝用指尖轻按了一下被我用上衣制成的绷带缠住的右眼，然后反问：

「是你帮我做的处置吗……？」

「是啊……虽然止住了血，但我的神圣术最多也只能做到这样。不过，你的话……」

「我的术式行使权限当然不是你能比得上的……」

随口丢出依然辛辣的发言后，爱丽丝便用剩下来的左眼看向天空并紧紧盯着蓝白色满月。

「现在的空间神圣力太少了，根本没办法生成足够数量的光素来让眼睛复原。我看在索鲁斯升上来前应该都没办法吧。」

「那就把某种高优先度的物……不对，应该说把有高优先度的个人物品转变成神圣力……比如说那身铠甲之类的……」

「把器物还原成神圣力的术式本身就要花费不少神圣力了。这在学院里应该学过了吧。」

露出有点难以置信的表情后，爱丽丝又正色道：

「虽然还是会感到疼痛，而且右侧的视界也稍微受到限制，但都不是让人无法战斗的问题。暂时维持这种状态也没关系。」

「但……但是……」

「——而且我也想继续感受一下这种痛楚。因为它是我决心与长年坚信的公理教会对抗的证明……」

听到她这么说，我也只能先点头同意了。因为接下来的战斗，同时也是骑士爱丽丝为了开拓自己命运的战役。

「……我知道了。一旦发生战斗，你的右侧就交给我来守护吧。」

回答完后，我随即把视线朝着大阶梯看去。

「那抱歉，我想赶路了，从刚才那粒暗素的模样看起来，尤吉欧似乎是在相当下面的楼层。」

正确来说，我搜寻的不是尤吉欧本人而是蓝蔷薇之剑的现在位置，不过若不是遇上什么紧急情况的话，他应该不会丢下自己的爱剑才对。听完我说的话，爱丽丝也同样看着阶梯并点了点头。

「我打头阵吧，因为路我相当熟了……说是这样说，其实也只有下楼梯而已。」

一这么宣布完，爱丽丝就不给我插嘴的机会，直接用力踏响靴子往前走。而我也急忙追了上去。

楼层北端通往下方的大阶梯这时只有冷空气吹上来而已，阴暗的前方感觉不到有任何人存在。连下层都感觉不到有人居住的中央圣堂，到了最上层附近，已经飘散着一股让人想把它称为美丽废墟的浓厚寂寥感。很难相信统治人界全土的组织中枢部位就在这个地方。

我记得公理教会的上部除了整合骑士Intregrator团之外，应该还有被称为元老的家伙存在，但即使已经来到这么高的地方，还是没有看见任何所谓的元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来到先走下楼梯的爱丽丝右侧，我便小声地说出自己的疑问。结果骑士轻轻地皱起眉头，同样压低了声音来回答我：

「其实……连我们整合骑士Intregrator也不知道元老们的所有面貌。只听说第九十六层以上就是属于元老院的区域，而且我们骑士也不准进入该处……」

「这样啊……话说回来——那些叫元老的家伙究竟负责什么工作？」

「…………他们负责禁忌目录。」

爱丽丝的声音变得更低了。

「确认与监视生活在人界的所有居民是否遵守禁忌目录……这就是元老的工作。等出现了触犯禁忌者时，便派遣整合骑士Intregrator来收拾整件事情。两天前就是接到元老院的指令，我才会前往北圣托利亚修剑学院逮捕你和尤吉欧。」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元老院代替最高司祭做事啰。但是那么小心谨慎的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竟然会给他们那么高的权限。还是说元老们也跟整合骑士Intregrator一样记忆受到了控制……」

听见我的话之后，爱丽丝便一边绷起脸一边摇了摇头。

「请不要再提记忆的事情了。这次换成左眼痛的话我会很困扰。」

「抱……抱歉。不过我想应该没问题才对……尤吉欧自从打破过封印后，就再也没发生什么事了……」

「……那就好。」

我一边侧眼看着轻轻摸了一下右眼绷带的爱丽丝，一边想起在外围露台上发生的事情。

在决定反抗教会，并且与最高司祭战斗之前，爱丽丝曾有过好几次剧烈的动摇，在这样的过程中，应该插在摇光里的「敬神模组Piety module」也没有出现不安定的情形。虽然推测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从爱丽丝身上夺走的「记忆碎片」一定是关于妹妹赛鲁卡以及青梅竹马尤吉欧的回忆，但在修剑学院和尤吉欧见面与听见赛鲁卡的名字时，她都跟艾尔多利耶不同，完全没有从额头冒出紫色水晶柱的模样。

这样的话，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从爱丽丝身上夺走并加以保管

的记忆，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不过目前就算在意这件事情也没有用。只要借由卡迪娜尔Cardinal进行所谓的「逆合成秘仪」，爱丽丝就能取回过去的记忆，现在走在我旁边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的人格就会消灭了……

再次感觉胸口深处有些刺痛的我，只能机械性地催动自己的脚。这时静到极点的深夜大阶梯上，只有两道硬质脚步声不停响起。

通过五次铺了鲜红色绒毯的楼梯平台之后，往下的楼梯就此中断，取而代之的是一扇巨大的门。虽然直接经过九十四层到九十一层，不过到目前为止地板和墙壁上都没有任何战斗过的痕迹。

我用视线向停下脚步的爱丽丝询问：「就是这里吗？」

「嗯……门后面就是第九十层的大浴场了。虽然觉得叔叔他应该不会选择这种地方做为迎击地点……但那个人总是让人猜不……」

爱丽丝一边把语尾吞回去，一边举起右手放到双面开的门上。只是轻轻用力，一整片厚厚的大理石板便无声地开始回转。

瞬间有白色霭气从内部涌出，我忍不住就把脸别开了去。

「呜哇……好多蒸气。这浴室到底有多大啊，完全看不见前面了。」

虽然绝对不是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但把满是汗水的衣服脱掉跳进热水里面的话一定很舒服吧……我一边这么想，一边往里头踏了一步。这时我才终于发现缠绕在全身的白色雾气不是从热水散发出来的水蒸气，而是极度低温所发出的冷气。

似乎连爱丽丝也没有预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形，于是便哈啾一声打了小小的——而我则是爆出极为盛大的喷嚏。我想应该不是被我的鼻息推开，但白纱就这样分成了左右两边。出现在眼前的大浴场全景让我吓得只能呆立在现场。

它应该使用了中央圣堂一整层楼的空间吧，对面的墙壁已经因为距离太远而陷在白雾当中。地板的面积几乎都拿来做成浴池，虽然被一条从我和爱丽丝所站的地方笔直往前延伸的通道分为左右两边，但是一边都至少有一座五十公尺泳池左右的尺寸。

但是真正让人感到惊讶的，是面向我们的左边浴池原本应该要盈满热水才对，但这时却已经全部冻成白色的冰块了。

浴池角落设置了动物头部形状的喷水口，而从该处流下的瀑布也变成了弯曲的冰柱，所以可以知道这是瞬间发生的冻结现象。而且这当然

不是什么自然现象，而是行使大规模神圣术后造成的结果。

但是要让这么大量的热水结冻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如果是使用冰素的一般冻结术，至少也需要十名高级术者才能完成。

我朝左前方前进，走下阶梯状的浴池边缘后，随即把脚放在白色凝固的水面上。即使佩带黑剑的我整个人站了上去，冰块也没发出什么奇怪的声音。看来一定是连最底部都结冻了。

「……到底是什么人，又为了什么而这么做呢……」

茫然这么呢喃着并且拨开雾气前进了几步后，我的脚忽然踩到某种硬物。该物体先是发出脆弱的声音，然后一瞬间就破碎了。皱起眉头往下一看，发现冰层表面其他还有许多圆形的块状物。我伸出手来折下其中一个，把它拿到自己面前。

结果那是——打开好几重蓝色透明花瓣的冰蔷薇。

「…………！」

我已经看过好几次同样的东西。在中央圣堂第五十层「灵光大回廊」里，与副骑士长法那提欧·辛赛西斯Synthesis·滋Two对战时——以及在第八十层的「云上庭园」跟整合骑士Intregrator爱丽丝·辛赛西斯Synthesis·萨提Thirty战斗时。尤吉欧为了封住她们的行动而发动的武装完全支配术就产生过与这完全一样的冰蔷薇。

也就是说，让这座巨大浴池整个结冻的不是神圣术……

「…………尤吉欧……」

当我这么呢喃时，爱丽丝也发出「锵」一声走了下来。惊讶的她瞪大了左眼，然后以沙哑的声音低声表示：

「太夸张了……这都是尤吉欧造成的吗……？」

「嗯，不会错的。这是他的蓝蔷薇之剑的武装完全支配术。老实说……我也没想到它拥有这么大的威力。」

尤吉欧曾经说过自己的武装完全支配术是用来封住别人的行动，但他实在是太小觑自己了。光是被这冰之地狱抓到，就有可能把全部的天命消耗殆尽。

说不定那家伙真的打败传说的骑士贝尔库利了……我一边这么想一边拼命地环视周围。搜索蓝蔷薇之剑的暗素应该落在这边附近才对，这样的话，尤吉欧应该也会在剑的不远处。

就在这个时候。身边的爱丽丝发出细微的「啊」一声。

「…………！」

接着我也迅速吸了一大口气。骑士视线前方大约二十公尺左右的地方，可以看见一道相当大的剪影。那无疑是一个人从肩膀到头部的线条。看来应该是有人被埋在冰里了。

我和爱丽丝先是面面相觑，然后两人同时踢碎脚边的冰蔷薇往前跑去。但我马上就发现埋在冰里的人影明显不是尤吉欧。那个人肩膀的宽度、脖子的粗细都比尤吉欧强壮了一倍。

我因为失望与警戒心而减低了速度，但爱丽丝轻叫了一声，随即一口气快步往前猛冲。

「叔叔……！」

还来不及阻止，她就已经跑向冻结的人影。

——那就是骑士长贝尔库利？这样的话，尤吉欧到哪里去了呢……？

即使已经陷入混乱状态，我依然再次加快脚步。几秒钟后，当我追上去时，爱丽丝已经跪在一半埋在冰层底下的巨汉面前，紧握住双手并且发出混杂着悲鸣的声音。

「叔叔……！骑士长阁下！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爱丽丝在第八十层也亲身接受过尤吉欧的武装完全支配术，所以应该了解蓝蔷薇之剑的力量才对啊。但我的疑问马上就消失了。

胸口以下全埋在厚重冰层下方的巨汉并不只是被冻住而已。他满是肌肉的肩膀、如同木桩一样粗的脖子以及上方宛如斩马刀般刚毅的相貌都已经染上无机质的灰色。

「……这……这不是尤吉欧的武装完全支配术……」

听见我茫然的呢喃声后，背对着我跪在地上的爱丽丝也轻轻点了点头。

「……我也这么认为。我曾经从叔叔那里听过，元老长拥有能把所有人变成石像的权限……而整合骑士*Intregrator*也在这样的对象之内。我记得术式的名称应该是叫作……『Deep　freeze』。」

「Deep……freeze。那么对这位大叔……不对，骑士长阁下施术的，不就是原本应该是同伴的元老长？但是，为什么呢……现在他应该是讨伐侵略者的贵重战力吧。」

「……叔叔好像本来就暗自对元老院下达的指示感到怀疑了……但

是，他跟过去的我一样，相信唯有公理教会的统治能维持人界的和平，所以才能撑过每天都在战斗的日子。就算元老长拥有再高的权限，也绝对不能……不能对他做出这么过分的事情！」

爱丽丝低着头这么大叫，这时从左眼溢出的眼泪已经不停滴在她膝盖旁边。完全不擦拭脸颊的爱丽丝伸出双手，抱住了变成石像的贝尔库利。滴落在空中的泪滴碰到骑士长的额头并且四散成光粒。就在下一刻……

我的耳朵听见了「啪叽！」的声音。

爱丽丝像弹起来般撑起身子，然后盯着贝尔库利的脖子看。那个地方就像爱丽丝眼泪的些许温度熔化了石像一样，出现了极其微小的裂痕。龟裂的数量不断增加，最后更有细微的碎片弹了开来。

我和爱丽丝只能茫然看着灰色石像一边自动洒落碎片，一边慢慢、慢慢地改变脖子的角度。

当石像的脸孔终于变成仰望上空的姿势后，这次又换成嘴部周围出现裂痕。数个小时前应该还是活生生血肉的碎片就这样不断地落下。

从Deep　freeze这个名称来判断，这个指令不只能停止地底世界人民的肉体活动，甚至还能让思考能力完全停顿下来。这和现实世界里身体被打上石膏时完全不同。是借由身为绝对之神的系统发出命令来禁止所有行动。但这个男人现在正准备用意志力打破这种限制。

「叔叔……快住手，快住手啊！叔叔，您的身体会坏掉的！」

爱丽丝以混杂着泪水的声音大叫着。但是骑士长贝尔库利完全没有停下对神明的反抗，最后终于在巨大的破碎声过后抬起双眼的眼睑。露出来的瞳孔虽然也跟皮肤一样是灰色，但是虹膜就像是水面一样开始晃动，最后取回了一点淡蓝色。我立刻感受到男人双眸里放射出来的强韧意志力。

他一边洒落无数碎片，嘴角一边露出粗犷的笑容，然后才用非常沙哑——但是极为有力的声音说道：

「……嗨，大小姐。别哭成这样嘛……漂亮的脸都变丑了。」

「叔叔……！」

「别担心……这种术式怎么可能打倒我呢。倒是……」

贝尔库利瞬间停止说话，凝视着眼前爱丽丝哭泣的脸庞与覆盖右脸的临时绷带，接着脸上露出宛如父亲般充满慈爱的微笑。

「原来如此……大小姐，你终于……突破我花了三百年……都无法

超越的……右眼的……封印……」

「叔……叔叔…………我……我……」



「别露出那种表情嘛……我……觉得很高兴喔……这样，我就没什么……能够教大小姐的了……」

「没……没这回事！我还想请叔叔教我更多、更多事情……！」

爱丽丝完全不掩饰宛如孩子般的呜咽声，接着再次用双臂抱紧骑士长的脖子。贝尔库利依然带着温柔的微笑，在爱丽丝耳边呢喃着：

「如果是大小姐，就一定能成功……纠正公理教会的错误……把这个扭曲的世界……导回正途……」

我注意到他的声音正急速失去力量。骑士长的摇光所产生的惊人意志力似乎快要耗尽了。

贝尔库利失去光芒并且逐渐变回灰色的眼睛忽然转向笔直看着我。接着从已经无法再动的嘴唇里发出干枯、沙哑的声音。

「喂，小鬼……爱丽丝大小姐……就拜托你啰……」

「……我知道了。」

我简短地回答并点了点头，而这名古老的英雄也在脖子上出现新裂痕的情况下向我点头。然后他的最后一句话便乘着白色冻气传到我耳里。

「你的伙伴……被元老长裘迪鲁金带走了……应该是被带到……最高司祭大人的寝室……快一点……在那个小子被记忆的迷宫……迷惑之前…………」

在声音中断的同时，骑士长贝尔库利也再次变成没有生命的石像。

他胸口之下全部覆盖在雪白冰霜之下，从脖子到眼角出现无数裂痕的模样，依然飘荡着一股符合古代英雄勇壮之名的气氛。

「…………叔叔……」

我一边听着紧抱骑士长肩膀的爱丽丝挤出悲痛的声音，一边拼命思索着他所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元老长裘迪鲁金这个人对骑士长贝尔库利施行了「Deep freeze」指令，然后从这里把尤吉欧带走。到这里为止都是事实。看了一下周围，发现距离冰冻的贝尔库利稍远处，有一个宛若被电锯切开，直接到达浴池底部的正方形洞穴。

尤吉欧一定是带着与骑士长同归于尽的觉悟发动冰蔷薇之术。而冲进战局的元老长就切割冰块把尤吉欧救出来，然后运到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的寝室。但骑士长所说的记忆的迷宫还是很让人在意。虽然不

愿意相信尤吉欧会那么容易被洗脑，但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拥有直接操纵摇光的力量，所以我很难想象她会使出何种手段。

一边这么想一边往四角形洞穴看去的我，马上发现平滑切断面的深处有某样反射出闪亮光芒的物体。走到洞穴旁边，蹲下来仔细一看，才发现是一把插在浴池地板上的长剑。即使透过几公尺的冰层，我还是能一眼认出它流丽的外表。那正是尤吉欧的爱剑，蓝蔷薇之剑。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把美丽的神器算是尤吉欧的分身。所以它现在被留在厚重冰层里的光景又加深了我不安的感觉。瞄了一眼依然抱紧贝尔库利的爱丽丝之后，我随即拔出左腰的黑剑，轻轻把剑尖插进埋着蓝蔷薇之剑的冰层上方。接着反手握住剑柄，一瞬间加强了力道。

坚硬的「啪叽！」声过后，冰块便垂直地裂开，接着掉进旁边笔直的洞穴里。我在冰上跪了下来，用左手包裹住大部分露在外面的蓝蔷薇之剑的剑柄，虽然瞬间有不知道零下几度的低温刺激着我的皮肤，但我还是忍耐着慢慢把它拉上来。剑稍微抵抗了一下，不久后就洒着细微的碎冰无声地被拔了出来。

右手拿着黑剑，左手握着蓝蔷薇之剑的我直接站起身子，结果身体各处的关节就像在抗议沉重的负荷般发出了摩擦声。虽说同时拿着两把高优先度的神器本来就会造成身体相当大的负担，但我绝对不能把它丢在此地。因为这两把剑是当我们快被带到中央圣堂时，随侍练士罗妮耶与缇洁忍受手掌流血的痛楚帮我们送过来的武器。

这次轮到我把蓝蔷薇之剑送去给尤吉欧了。

再次环顾了四周之后，发现熟悉的白色剑鞘就放在结霜的冰面上。我把黑剑收回左腰，然后捡起地上的剑鞘并且也将蓝蔷薇之剑收了进去。稍微考虑了一下，才把第二把剑挂在皮带的右侧，结果竟然达成了不影响行动的平衡。

呼一声吐出一口气的我转过头去，随即发现前方的爱丽丝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起来了。她用袖子擦了擦左眼的泪水，有些像是要隐藏害臊的心情般以冷冷的口气说：

「……通常只有想耍帅的上级贵族，才会像疯子一样带两把剑……不过你看起来倒是满适合的嘛。」

「嗯？会吗……」

听见她这么说，我就忍不住露出了苦笑。SAO时代的我，确实把两手装备长剑战斗的二刀流技能当成独行玩家的生命线，但不知道是不是长时间一直隐藏该技能的缘故，现在被人看见二刀装备状态还是有些不

安。

不对——说不定原因不只是这样，其实是我内心深处对攻略了死亡游戏SAO的二刀流桐人等等夸大的绰号感到恐惧……或者是嫌恶吧。不论谁来劝我，我都不愿意再次扮演那样的角色了。

「……不过还是没办法同时使用两把剑啦。」

我耸了耸肩并这么说道，结果爱丽丝也露出那还用说的表情并点了点头。

「握两把剑的话，就没办法使用最重要的秘奥义了。就算不管奥义之类的，装备两把剑也完全没有意义。倒是……既然那把剑被留在这里，就能知道尤吉欧已经被最高司祭大人抓走了……我们还是快一点比较好，因为司祭大人的行为，不是一般人所能猜测得出来的……」

「……你有和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说过话吗？」

「只有一次而已。」

爱丽丝一边露出严肃的表情一边点头回答我的问题。

「那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我以整合骑士Intregrator见习生的身份，在失去过去所有回忆的状态下醒了过来，接着就和『召唤主』，同时也是人界代替神明行使职权的最高司祭大人见面了。她看起来就是一位温柔美丽的女性，不要说是剑了，根本什么重物都没拿过的样子……但是，那双眼睛是……」

爱丽丝以双臂抱住自己的身体，接着继续低声说道：

「能够反射所有光线，像镜子一样的银色眼睛……没错，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便深深地畏惧着最高司祭大人。一定是因为那种压倒性的恐惧感……才会让我觉得绝对不能违背她，要对她所有的话深信不疑，然后把一切都奉献给她才行。」

「爱丽丝……」

有点担心的我立刻凝视着骑士下垂的脸庞。

但是爱丽丝像是察觉到我的内心般，大大吸了口气后便拉起视线来点了点头。

「别担心，我已经决定了。为了在遥远北方生活的妹妹……仍未见面的家人，以及众多的人民，我要贯彻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叔叔他——原来也知道施加在我们右眼上的封印。这也就表示，率领所有整合骑士Intregrator的贝尔库利·辛赛西斯Synthesis·汪One绝对不是只盲从于公理教会的支配。虽然都往下走到这里来了，却没能解救你的伙伴尤吉欧，但能见

到叔叔我已经很满足了……这下子我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了。」

爱丽丝弯下腰，温柔地抚摸贝尔库利石像的脸颊。但是一瞬间就结束这个动作，迅速转身之后，随即用力踩着冰块往来处走去。

「快点走吧。说不定在和最高司祭大人见面前，还得先跟元老长一战呢。」

「喂……喂，可以把骑士长丢在那里不管吗？」

小跑步来到她身边的我刚这么问，整合骑士*Intregrator*爱丽丝左眼便浮现锐利的光芒，若无其事地说道：

「只要把元老长裘迪鲁金抓起来逼他解除术式……不然直接把他干掉就可以了。」

我承受着两把剑的重量往前走，一边在内心想着再也不要和这名骑士处于敌对立场了。

这次换成抵抗重力冲上五层楼梯的我与爱丽丝，回到第九十五层的「晓星望楼」后就停下脚步。

相对于因为右腰上的蓝蔷薇之剑而气喘吁吁的我，在装备重量上应该和我差不多的整合骑士*Intregrator*大人竟然还是一脸轻松。她甚至会让人感觉到冻气的雪白肌肤以及蓝色眼睛都浮现出坚强的决心，然后抬头看着通往下一层楼的阶梯。

「……你一边调整呼吸一边听我说。元老们在使用武器的近身战上，能力应该与一般民众差不多，但是神圣术的行使权限甚至超越我们整合骑士*Intregrator*。即使在目前空间神圣力稀薄的状态下，他们应该也会使用从蔷薇园里获得的触媒结晶，施放近乎无限的远距离攻击来攻击我们吧。」

「面对这种对手时……通带是要发动突袭展开近身战吧……」

我一边喘气一边插嘴这么表示，而爱丽丝则是点了点头并接着说：

「现在不是在意什么面子的时候了。最好是能在不被注意到的情况下接近他们，但事情并不一定会这么顺利。如果突袭失败的话，你就趁我用佩剑的完全支配术防御他们的神圣术时冲过去。」

「……由我负责冲锋吗……」

当不擅长对付魔法型敌人的我露出郁闷的表情时，爱丽丝马上抬起左边的眉毛，丢出一句她最擅长的讽刺：

「互换负责的工作也没关系喔。但到时候就得由你来防御神圣术了。」

「好啦，我做就是了。」

我的黑剑目前的确仍在恢复天命当中，也还不确定能不能使用完全支配术。如果可以的话，我的确是想保存战力到对上最高司祭时才使用。何况我的必杀技是召唤来自于基家斯西达的暗属性大枪，老实说那实在太过单调。就算拥有改变战况的破坏力，也没有像爱丽丝那把剑的「花岚」那样的应用能力。

这时爱丽丝又一脸严肃地对不停点头的我说道：

「心情好的话，我还会从后面对你施展个回复术。你可以尽量破坏没有关系，但是请先饶元老长袭迪鲁金一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一个穿着鲜艳蓝红色小丑服的矮小男人。」

「……感觉……好像是完全没有威严的服装耶。」

「但他是绝对不容小觑的人物。除了恐怖的『Deep　freeze』术之外，他还会许多高速且威力强大的术式……因为他应该是教会内能力仅次于最高司祭的术者。」

「嗯，我知道了。通常在任务里面呢，像那种乍看之下毫不起眼的家伙，才是最难缠的敌人。」

才刚因为我的发言露出讶异的表情，爱丽丝马上又以锐利的视线看向通往上方的楼梯，接着以充满力量的声音说：

「——那我们走吧。」

即使着急，我们还是尽可能在不发出脚步声的情况下冲过通往下一层楼的大阶梯，结果在前方等待着我们的，是异常狭小的微暗通路，以及矗立在尽头的一扇黑门。

在恶心的绿色油灯照耀下的通路，幅度大概只有一公尺半左右。有人要擦身而过时必须小心翼翼才能不撞上对方，而且深处那扇单方向的门也相当小。虽然通道的高度还能让我和爱丽丝在不撞到头的情况下直接通过，但要是像骑士长贝尔库利那样的魁梧大汉，身体可能就得弯下相当的高度方能通过了。

眼前的光景总让人觉得提不起劲来。通常最强敌人的根据地——也就是所谓的「最后迷宫」应该都是愈往里头走，房间的隔间与外表就愈豪华绚烂才对吧。实际上，到仅有一层之隔的「晓星望楼」为止，不论

是装饰或者面积就都是相当奢华的设计。

但是来到接近最上层的地点后，竟然就变成这么狭窄。

「……这里就是你刚才说的『元老院』吗……？」

我的呢喃让爱丽丝露出些许犹豫的表情，但她还是点头回答：

「应该没错……——等进去就知道了。」

她像是要赶跑迷惑般，拖着轻飘飘的金发踏上了通路。

由于我开始考虑起可能是设有某种陷阱才让通道变得如此狭窄，所以反射性地想阻止她，但马上就打消念头追了上去。因为公理教会的中枢部分里，不可能会有为了防止入侵者而设下的危险陷阱。就算是有，应该也会像排在外壁上的米尼翁一样，光明正大地展示出来吧。

长达二十公尺左右的狭路就这样容许入侵者通过，最后我们终于来到那扇小门面前。

稍微瞄了对方一眼，同时点了点头后，担任打手的我便伸出右手握住跟门同样小的门把。门并没有上锁，我轻松地转开门把，一拉之下门就流畅地打开了。

下一个瞬间，从微暗内部吹出来的冷空气带着还有别人在的浓密气息——要比喻的话，就像艾恩葛朗特迷宫区里魔王房间的门打开时出现的沉重气氛一样，让人背部冒出一堆鸡皮疙瘩。

但事到如今也没办法要爱丽丝代替我担任前卫了。经过一番思考后我还是把门拉开，稍微弯着头往内部看去。

狭窄的通道继续往前延伸一小段距离，接着似乎是几乎没有照明，呈现一片黑暗的大厅。虽然有微微的紫色光芒不停闪烁，但光源不知从何而来。

当我畏畏缩缩地钻过门的瞬间，立刻听见类似诅咒般的喃喃自语在耳边响起。我马上停下脚步，竖起耳朵倾听。声音不是来自一个人。而是有数个——甚至是数十个人的声音重叠在一起。身后的爱丽丝低声说道：「是神圣术。」知道确实是如此的我只能屏住呼吸。

我原本认为是对准我们的多重攻击而摆出迎击姿势，但好像又不是这样，断断续续听见的指令里，并没有攻击术几乎一定会出现的「Generate」句。

当我准备侧耳倾听究竟是什么句子时，爱丽丝已经压低声音催促着我。

「进去吧。元老们如果在咏唱跟我们无关的大型术式，反倒是我们的好机会。这么暗的话，说不定可以混在声音当中接近到剑的攻击范围。」

「……嗯，说得也是。那就按照预定由我打头阵。援护就拜托你了。」

低声回答她后，我便缓缓抽出左腰的黑剑。虽然觉得战斗时右腰的蓝蔷薇之剑会变成累赘，但我还是没办法把它放在这种地方。确认爱丽丝也拔出金木樨之剑后，我便再次往前走去。

这时我注意到随着愈来愈靠近微暗的大厅，冰冷的空气就开始带着某种讨厌的气味。那不是什么动物的体臭或是血腥味，而是类似食物馊掉之后的味道。把它从意识里赶走之后，我便一边把背靠在墙壁上，一边朝应该是「元老院」的黑暗空间看去。

第一印象与其说宽广——倒不如说相当高。

地板是直径约二十公尺左右的圆形。往上延伸的弯曲墙壁高度恐怕有中央圣堂的三层楼那么高，天花板则因为被黑暗覆盖而看不清楚。构造上来说，大概和卡迪娜尔Cardinal居住的大图书馆有点类似。

里面完全没有油灯类的物品，光源只有墙壁上到处闪烁的些微紫色光束。其他还有某种圆形物体等间隔并排在一起，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这个时候，距离我们相当近的地点产生了新的光线。那是一块发出淡紫色光芒的四角形板子——「史提西亚之窗」。而存在它深处的球体……

是一颗人类的头。

也就是说，排在这个圆筒形大厅里的圆形物体全都是……

「……人……人头……？」

当我发出沙哑的声音时，左后方的爱丽丝也用最细微的声音呢喃道：

「不是，应该还是有身体……不过好像是从墙壁里生出来一样……」

她的话让我瞪大了眼睛仔细观察。结果头部下方确实有脖子与肩膀存在，但就只能看见这么多了。因为他们的身体完全收纳在设置于墙壁上的四角形箱子内。

从箱子并不算大的尺寸来看，里面的身体应该都把手脚弯成极限

了。虽然这绝对不是什么舒服的环境，但还是不清楚这些箱子人到底能不能感觉到自己处身于何种状况当中。因为从箱子里伸出来的脸上不存在任何表情。

没有头发、胡子甚至是眉毛，只有嵌在苍白脸上的两颗类玻璃球状眼珠茫然盯着眼前的史提西亚之窗看。不断有文字列出现在窗子上，等到告一段落之后，箱子人们就用没有颜色的嘴唇发出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

「system call……Display levelling index……」

一听见那不像活人的声音，我的全身立刻紧绷了起来。

「这……这些家伙……是那个时候的……！」

「你知道他们吗！」

爱丽丝立刻对我的呻吟声有所反应。我瞄了一下骑士的脸并且快速点了点头。

「嗯……两天前，在修剑学院结束与莱欧斯等人的战斗之后，房间角落就出现类似窗户的东西。从里面看着我和尤吉欧的白色脸庞……无疑就是这些家伙了……」

结果爱丽丝便再次对箱子人竖起耳朵，然后皱起眉头说道：

「虽然……我完全没有听过他们咏唱的术式，但好像是把人界细分为许多区域，然后让某种数值显示出来的样子。但是我也不清楚那究竟是什么数值。」

「数值……」

当我像鹦鹉般重复说了一遍的瞬间，脑袋里忽然再次出现某个声音。

——这些看不见的参数里，存在名为「违反指数」的数值。

——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马上就发现到，可以利用这个违反指数参数来找出对自己订定的禁忌目录抱持怀疑态度的人……

对我说这些话的，正是大图书馆的年幼贤者卡迪娜尔*Cardinal*。看来不会错了。箱子人嘴里所说的神圣语「levelling index」，指的正是卡迪娜尔*Cardinal*所说的违反指数，也就是存在大厅里的数十名箱子人，正在检查所有人界人民的违反指数。

只要检测出异常数值，箱子人就会观察现场，找出违反禁忌者并且提出报告。而接到报告的某个人就会对整合骑士*Intregrator*发出逮捕罪人的指

令。我和尤吉欧以及爱丽丝，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带到中央圣堂……

当我茫然站在现场时，忽然传来「哔哔——」的警铃声。爱丽丝和我同一时间反射性重新握好长剑，但看来不是因为我们被发现了。一起停止咏唱术式的箱子人们根本没有低头，而是把头朝正上方仰起。

刚才一直没有注意到，他们头上的墙壁上还伸出一根类似水龙头的物体。箱子人一起开口之后，忽然就从水龙头流下浓稠的茶色液体。他们用嘴巴接住这些液体并且机械式地吞下。这时有一部分液体从嘴里溢出，弄脏了他们的脖子与胸口。馊臭味的来源大概就是那个。

不久之后警铃再次响起，流质食物的供给也停止了。箱子人迅速把脸移回前方，再次开始咏唱术式。System call……System call……

——这根本不是对待人类的处置了。

不对，就算是圈养牛羊等家畜，也不能用如此残酷的方式。

在我因为无法压抑从腹部深处涌上来的愤怒而咬紧牙根时，爱丽丝也用低沉紧绷的声音说道：

「他们就是……治理人界的公理教会元老吗？」

把视线移过去后，发现整合骑士Intregrator仅剩的蓝色眼睛正发出炫目光芒瞪着大厅。没听到她这么说之前还真的没意识到，不过她所说的应该没错。数十名箱子人正是公理教会的上级文官，也就是元老了。

「眼前这副景象……是最高司祭大人制造出来的吗？」

「嗯……应该是吧。」

我轻轻点头来回应爱丽丝的问题。

「她一定是从人界各地绑架过来的人里面，挑选出战斗能力不佳但是神圣术实力雄厚的人，然后把他们的记忆封住并且改造成名为元老的监视装置……」

没错，他们在这里就单纯只是装置而已。为了监视人界全土在公理教会的统治下，是不是还维持着完美的和平……或者可以说是完美的停滞。整合骑士Intregrator确实是被夺走了重要的亲人或朋友的回忆，但元老们的命运甚至比他们还要悲惨。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数百年来的和平盛世，全是建立在这些人的牺牲之上。

爱丽丝的脸渐渐伏了下去，而垂落的金发也挡住了她的表情。

「……无法饶恕。」

紧握在右手上的金木樨之剑似乎因为反应出主人的愤怒而发出细微

的声响。

「不论犯了什么罪，他们也是其他人的孩子。但是她……不但像对待骑士一样夺走他们的记忆，还消除了代表他们是人类的智慧与感情，然后关在小箱子里吃着比动物还糟糕的伙食……这里已经不存在任何名誉与正义了。」

话才刚说完，下定决心的爱丽丝便迅速抬起头来，然后毫不犹豫地走进大厅当中。我也急忙跟了上去。

即使黑暗的下方出现了闪烁美丽光辉的女性骑士，元老们的视线还是紧盯着史提西亚之窗看。爱丽丝继续往左边前进，最后站在一个箱子前面。而我则在她斜后方凝视着元老们苍白的脸孔。

即使靠近观看，也无法特定他们的年龄与性别。可能是被关在无光的大厅，不对，应该说监牢里的无尽岁月，已经把他们像人类的部分消磨殆尽了。

这个时候，爱丽丝以流畅的动作举起右手的金木樨之剑。原本以为她是要破坏箱子，但是黄金剑的剑尖却对准了元老心脏的位置。我屏住呼吸，简短地对她呢喃了一句：

「爱丽丝……！」

「你不觉得中止他们的生命……反而是一种慈悲吗？」

我没办法马上回答她的问题。

看见这种惨状之后，忍不住就会觉得——就算「记忆碎片」仍然被保存着——再统合之后他们可能也没办法回归社会……元老们的摇光已经被破坏到无法复原，根本不可能修复的地步了。

但就算是这样，如果是卡迪娜尔Cardinal，甚至是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的话，说不定还是能给予他们除了死之外的希望。想到这里，我便认为应该阻止爱丽丝而准备把手放到她的黄金护肩上。

但是一道响彻在大厅深处的奇怪声音已经先一步停止我和爱丽丝的动作。

「啊啊……啊啊——！」

那是某个人所发出的尖锐声音。

「啊啊，怎么可以这样，啊啊，最高司祭大人，太可惜了，啊啊，不行啊，啊啊，喔喔喔——！」

一连串意义不明的感叹词让我和爱丽丝以讶异的表情面面相觑。

我没听过这道声音。虽然听起来不像年轻人，但好像也不是什么老人。可以确定的是，声音的主人处于兴奋到快要失去自我的状态。

怒火像被水浇熄的爱丽丝把剑收起来，然后一直凝视着声音的来源。而我也跟着她把视线移了过去。

圆筒形大厅深处，还有另一条看来跟我们刚走过来那条完全相同的通路。尖锐的声音就是从里面断断续续地传出来。

「…………」

爱丽丝像是要表示「我们走吧」般，用剑尖指着该条通路。对着她点了点头后，我们便压低脚步声开始移动。

大厅里完全没有能够藏身的柱子或家具，所以需要一点勇气才能直接从地板中间穿越，但配置在墙壁上的数十名元老根本不看向我们，或许应该说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对他们来说，眼前的系统视窗和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流质食物就是所有的世界了。当我得知地下监牢的狱吏与负责升降的少女遭遇的境遇时，我忍不住就对他们涌出深刻的怜悯之心，但元老们的境遇已经不是能用悲惨两个字就能形容了。

而我同时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能够在这种恐怖的地方附近发出这么大音量的兴奋声音。至少我绝对不会认为那个人是同伴。

爱丽丝似乎也跟我有同样的想法，只见她铁青的侧脸已经浮现跟刚才完全不同的怒气。一边压低脚步声一边直线穿越大厅的爱丽丝，来到深处的通道入口处便朝里面望去。而我也从她身后窥视着里面的情形。

跟入口同样异常狭窄的通路前方，是一间虽然比不上大厅但也相当宽敞的房间。里面点着些微灯光，让人可以清楚看见内部。

乍看之下，真的是相当奇怪的房间。

所有的摆设全都闪烁着粗俗的金色光芒。从衣橱、床铺等大型家具，到小圆椅子、收纳箱等物品都反射出闪亮的光线，即使在这样的距离下也感觉相当刺眼。

而且还有无数大小不一的玩具从金色家具里露出来或是摆放在上头。

其中大部分都是有着刺眼原色的布偶。房间内的地板和床铺等地方全都堆满了有钮扣眼睛与毛线头发的人偶、猫狗牛马等动物，以及完全看不出是什么东西的丑恶怪物。其他还有积木、木马与乐器等等，简直就像把圣托利亚五区的玩具店整间搬过来了一样。

而身体有一半埋在玩具里的声音主人正背对着我们坐在地上。

「呵喔喔喔喔！呵喔喔喔喔喔喔喔！」

这名持续发出无意义大叫的人物，外表也是相当诡异。

只能用浑圆来形容了。几乎是正圆形的身体上又加了一颗圆滚滚的头颅，看起来就跟雪人一样。但身体的颜色并不是雪白，而是穿着右半身红，左半身蓝的鲜艳小丑服。包裹短短手臂的袖子也有红蓝色直条纹，一直盯着看的话眼睛就会开始发疼。

雪白的圆形头部上没有一根头发的确与身后那些元老没有两样，但和他们不同的是这个人皮肤相当有光泽。另外头顶部分还戴着一顶与家具同样粗俗的金色帽子。

我把嘴巴靠近站在前面的爱丽丝耳朵旁，然后以最小的声音问道：

「那家伙就是元老长……？」

「是的，他就是裘迪鲁金。」

骑士回答我的声音也相当细微，但是却带着难以抹灭的厌恶感。这时我再次看向穿着小丑服的背部。

元老长应该是和骑士长贝尔库利有同等地位，同属公理教会的重要人物，而且也是最高等的神圣术师。但这样的一个人，背影看起来却是毫无防备。意识似乎完全被双臂抱住的某样东西夺走了。

虽然被他浑圆的背部遮住而看不清楚，但裘迪鲁金专心观看的，似乎是一颗很大的玻璃球。每当内部发出闪烁的色彩时，他便不停踢动伸直的双腿，然后重复着「哈啊啊」「呵喔喔」的叫声。

原本以为应该会经过比面对迪索尔巴德与法那提欧还要紧张的开场，然后展开大决战，但现在这种状况还真让我不知如何是好。当我正犹豫该采取什么行动时，像是再也无法忍耐的爱丽丝忽然就动了起来。而且还是完全不隐藏脚步声的全力冲刺。

只不过，她实际上也只跑了五步左右。我虽然急忙追了上去，但像一阵黄金疾风般掠过玩具房的爱丽丝还是轻松抛开了我，在裘迪鲁金转动浑圆头部时，她已经用力抓住他小丑服轻飘飘的衣领。

「呵喔喔喔喔啊？」

爱丽丝迅速把发出惊讶声音的圆形物体从玩偶堆里拖出来，然后高举到半空中。这时终于追上来的我，首先环视了一下内部的环境。虽然也寻找应该被裘迪鲁金从大浴场里带走的尤吉欧，但还是没看见伙伴的身影。感到失望的我再次看了一下房屋中央，结果裘迪鲁金专心观看的玻璃球立刻映入我的眼帘。

直径应该有五十公分的玻璃球中央出现旋转的光芒，并且映照出半立体的影像。可以看见发出光泽的床单上，一名少女以放松的姿势侧坐着。虽然银色长发遮住了脸庞，但可以确定她是一丝不挂。

原来这就是裘迪鲁金发出怪声的原因吗？当我随着无力感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时，感觉坐着的少女前面好像出现了另一道人影。就在我为了看个仔细而把脸靠过去时，可能是术式已经结束了吧，影像忽然变成白色闪光然后消失了。

爱丽丝则是对影像完全没有兴趣，只是把剑尖对准了半空中小丑男的嘴并且说道：

「要是咏唱术式的起句，我马上把你的舌头整个砍掉。」

以冰冷声音说出来的警告让想要叫些什么的男人迅速闭起嘴巴。

从地底世界使用神圣术之前必须要喊出「system　call」的原则来看，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术师已经是占有绝对优势了。但就算是这样，我还是一边注意着两条短短的手臂，一边再次看着男人——元老长裘迪鲁金的脸。

「让人摸不着头脑」，没有比这更能形容他长相的词了。除了占满浑圆脸孔下半部的鲜红嘴唇之外，上方还冒出一颗巨大的圆鼻子，眼睛和眉毛则是像微笑图案般的圆弧形。

但细长的眼睛现在已经睁开到极限，小小的黑色眼珠一边颤抖一边凝视着爱丽丝。

不久之后，裘迪鲁金便将厚厚的嘴唇像喇叭一样噘起，然后发出生锈金属互相摩擦般的声音。

「你这家伙……三十号……为什么会在这里呢！你不是和另一名反叛者一起掉到塔外摔死了吗！」

「别用号码来叫我！我的名字是爱丽丝，还有我已经不是三十号了。」

听见爱丽丝带着极寒冻气的回答后，裘迪鲁金流满汗水的脸便开始抽搐，接着首次把视线移到我身上。他弦月形的双眼再次瞪成半月形，然后喉咙里发出「呜咕、呜咕」的喘息声。

「你……你这家伙怎么会！三十……骑士爱丽丝，你为什么没有干掉这个小鬼？我不是说过这家伙是教会的反叛者……是黑暗领域的爪牙了吗——！」

「他的确是反叛者。但并非暗之国的尖兵。他就和现在的我一

样。」

「什……什么……」

吊在半空中的裘迪鲁金那短短的双手双脚，就像填满屋子的其中一种玩具般不停地动着。

「你……你想背叛吗——这个臭骑士————！」

可能忘记自己嘴巴前面有一把剑了吧，只见裘迪鲁金雪白的头部瞬间涨红，接着屋里便充满他更加尖锐且沙哑的高频率怒吼。

「你们这些整合骑士Intregrator只不过是木偶！只不过是照我命令行动的木偶啊——！现在竟然敢反叛最高司祭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猊下——！」

听见这种侮蔑发言的爱丽丝依然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别开脸去躲过从裘迪鲁金嘴里喷出来的口水，然后以冰冷的声音回答：

「把我们变成木偶的就是公理教会吧。利用『合成秘仪』封印记忆，然后埋入强制性的忠诚心，让我们相信自己是从天界召唤而来的骑士。」

「你…………」

裘迪鲁金的脸再度由红变成白色，然后不停开合着大大的嘴。

「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些事……」

「虽然被封印住了，但似乎还残留着一些记忆。踏进隔壁的元老院时，我一瞬间看见了……一名充满不安与恐惧的少女被绑在大厅中央，然后元老们咏唱三天三夜的多重术式强行把她心房打开。那就是合成秘仪的真实情况……那间大厅的地板上，应该染有我还是年幼少女时流下的悲痛与绝望的眼泪。」

在听着爱丽丝经过压抑，但还是像钢铁刀刃般锐利的发言时，裘迪鲁金的脸色就这样不停地变红变白。

但恐怕是元老院里唯一有自己意志的裘迪鲁金最后就像豁出去了一样，脸上浮现出极为卑鄙的笑容。

「是啊……你说得没错哟！我现在也还记得很清楚哟！年幼、纯洁又可爱的你，一边痛哭一边不停恳求的模样……你当时说着『拜托你……请不要让我忘记重要的人们……』，呵呵呵。」

看见裘迪鲁金以丑恶的沙哑声音模仿少女说话的口气，爱丽丝的眼里立刻出现宛如高温烈火的光芒。但是裘迪鲁金还是没有停止挑衅，依

然继续说着下流的独白：

「呵呵、呵呵～我想起来了！我当时还把那种光景当成菜肴享受了一整个晚上呢！从某个狗屁乡下地方被带到这里来的你，首先被以修道女见习生的身份培养了两年。期间你这个野孩子还找到生活规则的漏洞跑去参观了圣托利亚的夏至祭典，不过依然相信只要认真学习，总有一天能够回到故乡，所以也一直都很努力～但是呢，我们怎么可能让你回去！等你把神圣术使用权限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当然就要强制进行合成秘仪啦！知道再也不能回家时，你那哭泣的脸……真的让我很想直接把你变成石像，永远摆在我房间里当成装饰品呢！呵、呵、呵！」

裘迪鲁金恶辣至极的发言，让我也无法制止握住长剑的右手开始震动。这时爱丽丝似乎也咬紧了牙关，不过还不至于丧失自制力，只见她直接就质问元老长说：

「你这家伙刚才说了『强制进行合成秘仪』这种奇怪的发言。难道说还有非强制的合成仪式吗？」

结果元老长把双眼眯成跟丝线一样细并且不停地笑着。

「呵，呵，想不到你耳朵还满敏锐的嘛。你说得没错哟～六年前的你，一直抗拒咏唱通常的合成秘仪必要的秘密术式～竟然还对我说出『故乡的村子还有我未尽的天职，所以不用听你的命令！』这样的话来～！」

的确很像小孩子时的爱丽丝会说的话——我明明不认识当时的她，却完全不怀疑裘迪鲁金的描述。这时元老长可能也想起当时的事情了吧，只见他恨恨地扭曲嘴唇并丢出这么一句话来：

「完全是个任性的臭小鬼～原本我已经要请最高司祭猊下醒过来了，但一定要做好仪式的准备才能够唤醒猊下～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我只能暂时停止自动化元老们的任务，利用术式强行把你那守护最重要事物的障壁打开来～不过我也因为这样欣赏到难得一见的光景啰～！哦嘻呵呵——！」

尖锐的哄笑声在金木樨之剑的剑尖往前移动了一公分时倏然停止。但是浮现在双眼以及嘴唇上的笑容则没有消失。

裘迪鲁金喋喋不休说出来的话里包含了几则重要的情报。如果爱丽丝还能抑制怒气的话，我想趁机套出更多的情报，但心里还是觉得有点奇怪。这个小丑男为什么会主动说出关于教会中枢的秘密呢。如果是希望爱丽丝饶过自己性命，就不应该一直说出挑衅她的话，而且看起来也没有伺机反击的模样。

像是完全不把沉默不语且陷入沉思的我放在眼里一样，裘迪鲁金继续谈起往事。

「结束强制合成秘仪的第一阶段后，就是本人把失去意识的你带到最高司祭猊下的身边～很可惜地，我也没办法目睹接下来的仪式，但是完成仪式，以整合骑士Intregrator的身份醒过来的你，就已经深信自己是从天界被派遣下来的神之使徒啰～就跟其他的骑士一样～我只要听到你们这些骑士在说什么天界等等的事情，就会觉得真是要笑破我的肚皮了……」

吊在半空中的裘迪鲁金连珠炮似的说出一大串话，这时我注意到他的眼睛正不停晃动。看起来就像在等待什么一样。也就是说，这家伙的长篇大论，是为了拖延我们待在这个房间里的时间……？

我一想到这里，便想要对爱丽丝搭话，但骑士已经快一步打开嘴巴。接着比充斥大浴场的冻气还要寒冷的声音就响彻在这间金光闪闪的房间里。

「元老长裘迪鲁金，你可能也跟整合骑士Intregrator一样，是人生遭受最高司祭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操纵的可怜小丑。但就算是这样，你似乎也充分享受过自己的境遇了。我想你应该了无遗憾了吧。你的话我已经听腻了。」

金木樨之剑的剑尖一动，直接抵在膨胀的小丑服中央——也就是心脏的正上方。充满光泽的布料完全没有抵抗就凹陷下去。

如果裘迪鲁金的目的是拖延时间，这时候应该还会提供一些新的情报才对。说不定也包含了尤吉欧的所在之处。



但我的预想一秒钟后就落空了。

因为黄金剑刃已经深深陷入嘴巴张开一半但持续保持沉默的元老长胸口。细长的双眼瞪得斗大，红蓝小丑服也因为更加膨胀而紧绷。可能是为了避开溅出来的血吧，只见爱丽丝整个把脸别开，但就在这个瞬间……

「磅！」一声巨大的爆炸声过后，袭迪鲁金的正圆形身体就像汽球一样飞走了。飞溅的大量血液也把爱丽丝的铠甲染成鲜红——结果根本没有这种情形出现。

「什么……」

「咦……！」

我和爱丽丝同时发出惊讶的声音。这时喷出来的不是液体而是气体——是带着鲜红色的烟雾。它们马上扩散到周围，覆盖了整个玩具房。

艾恩葛朗特里也有身具这种特殊能力的怪物。它会把全身的皮肤膨胀到极限，只要用打击属性之外的武器加以攻击，它就会弹开并且撒下大量的烟雾，接着本体便趁机逃亡。

当过往记忆再次苏醒的我，在视界角落发现一道迅速横越的细长人影时，立刻反射性拔出右手上的剑。虽然除了「喀！」一声之外还有些许砍中物体的手感，但从烟雾里滚到脚边的就只有那顶刚才看过的金色帽子。

虽然为了继续追击而踏出一步，但一吸进颜色鲜艳的烟雾就有种喉咙被针刺中的疼痛感，忍不住就咳嗽了起来。

「袭迪鲁金……！」

爱丽丝一边以左手掩住嘴巴一边这么大叫，然后追着彩烟冲了出去。袭迪鲁金没有逃向通往元老院的门，而是选择往房间深处狂奔。脑袋里想着那边应该没有出口的我立刻屏住呼吸，然后压低身子往该处冲刺。

但是穿越烟幕之后所看见的，是已经往右边移动的金色衣橱，以及出现在后方的秘密通道。往里面一看之下，马上发现一道人影正以灵敏的动作逃走，而且那个人的圆形头颅下方还有着惊人的细长身体与手脚。

「呵嘻！呵嘻——嘻嘻嘻嘻——」

依然在咳嗽的我立刻听见尖锐的笑声。

「我可不是只会术式而已哟，笨～蛋！笨蛋——！要追就尽量追

吧，下一次我一定会好好地、仔细地招待你们，呵——呵呵————！」

像坏掉玩具一样的笑声与他迅速的脚步声重叠在一起。

4

我和爱丽丝只停下脚步不到五秒钟的时间。

稍微交换一下视线后，我便率先冲进狭窄的通路当中。幸好稍微吸了一点的红色烟雾似乎没有毒性——如果有毒的话，衣服里充满这种东西的袭迪鲁金应该也不会平安无事——咳嗽也在不知不觉中停下来了。

秘密通道的尺寸似乎是为了配合袭迪鲁金，要是不低头的话就会撞到天花板。身后时常传来的喀哩喀哩声，应该是爱丽丝的肩甲削过墙壁的声音吧。右腰上的蓝蔷薇之剑也不时碰到墙壁的我，就这样以难受的姿势持续往前跑。

不久后正面就出现了往上爬的阶梯，在前面稍微停顿了一下，确认没有伏击的征兆后随即冲了上去。袭迪鲁金的脚步声已经消失，只有不断从前方黑暗处流下来的冰冷空气。

楼梯比想象中还要长得多，大概有中央圣堂三层楼的份量。从天花板的高度来看，收容了袭迪鲁金所说的「自动化元老」的元老院应该占了九十六层到九十八层的空间，那么这个楼梯上方应该就是第九十九层了。

从地下监牢开始的公理教会之战——或者也可以说，我和尤吉欧从卢利特村开始的两年旅程也终于要在两层楼之后结束了。现在伙伴虽然不在我身边，但如果骑士长贝尔库利所言不假，应该能在最高司祭的房间里和他相遇才对。到时候我要先把蓝蔷薇之剑还给尤吉欧，再和他与爱丽丝一起打倒袭迪鲁金与最高司祭。在那之后…………

我轻轻摇了摇头，凝视着出现在楼梯前方的细微灯光。之后的事情等一切结束再来考虑就可以了。现在应该集中精神在最后的战役上。

当我把快被过去与未来吸引的意识集中到现在时，前方忽然传来些微元老长尖锐的声音。

「system　call————！Generate……」

是素因系术式的咏唱。虽然立刻提升了警戒心，但还是不能在此停下脚步。前方的灯光不断朝我靠近。

「……楼梯马上要结束了！」

提醒身后的爱丽丝后，马上传来简短的回答。

「小心神圣术的突袭！」

「知道了！」

我点了点头，一边跑一边把黑剑架在前方。在这个能够让素因保持一段时间的世界里，很容易就能发动魔法的奇袭。比如说也有先生成热素，让它变形后就维持待机状态，等看见敌人的瞬间再进行发射这种类似枪炮的使用方法。

但是术式本身的威力也受到消费的素因数量所限制。如果只使用一种素因，那么不论是刚学习神圣术的学生，还是经过漫长修练的最高等术师，原则上攻击力都是一样的。虽然愈熟练就能操纵愈多的素因，但每根手指只能维持一种素因，所以同时生成的上限是十个。如果是手上这把能吸收能源的黑剑，就算是集中十粒热素或冻素的攻击术应该也能抵挡下来才对。

如果裘迪鲁金真的想发动奇袭，那么一口气从楼梯口冲出去会比悄悄出现安全多了。做出这种判断的我，随即提升速度冲过最后的几公尺，然后踩在最后的楼梯上高高跳了起来。

但是没有任何肆虐的火焰，或者是从天而降的冰柱。在空中让身体水平回转，从四面八方观察了一下内部，但里面没有裘迪鲁金或是任何人的身影。落在大理石地板上之后，立刻单膝跪地并竖起耳朵来倾听。结果只能听见爱丽丝追上来的脚步声。

在我撑起身体的同时，爱丽丝也出现在楼梯口。骑士和我一样观察了一下四周，然后皱着眉头说道：

「刚才好像听见咏唱了，但是没有任何人在耶……看来裘迪鲁金可能放弃了奇袭……直接逃到第一百层去了……」

我一边学爱丽丝瞄了天花板一眼，一边低声表示：

「但是，上面已经是最高司祭的房间了嗯？就算是元老长，也不能随便进去吧？」

「我也这么认为……但是，通往上层的楼梯又在哪里呢？」

听见她这么问，我便再次环视了一下圆形房间。

这里确实相当宽广。直径应该有三十公尺左右。不论地板、天花板还是弯曲的墙壁都是相当熟悉的白色大理石，但装饰品却意外地少。最多也只有设置在墙壁上的一圈大型油灯而已，不过目前只有四盏发出光芒，所以整个空间略显阴暗。如果油灯全点着了，这间到处是纯白色的房间一定会变得相当刺眼吧。

我们一路爬上来的那条通往裘迪鲁金房间的楼梯，开口是设置在墙

壁边的地板上。另外还设有上推式大理石门，只要把它关上应该就会完全跟地板同化。

这样的话，天花板上说不定也存在隐藏着楼梯的下拉式大理石门。这么想的我马上搜寻起绳子或者是把手，但完全没有看见这样的物体。这样的话，干脆就试着朝天花板轰一记剑技看看吧，就在我重新握紧右手的剑时……

「…………这个房间……」

爱丽丝忽然低声呢喃着。回过头去之后，发现骑士稍微瞪大了蓝色左眼。

「怎么了？」

「…………我知道这个房间。这里是……六年前，我以整合骑士Intregrator见习生的身份醒过来时的地方…………」

「咦……你……你确定吗？」

「嗯……那个时候，墙壁上的油灯全点着了……房间里充满炫目的光辉……最高司祭大人就站在房间中央，对着躺在地上的我说……『醒来吧，神之子啊……』」

爱丽丝应该也注意到自己说话的语气不知不觉间变得相当恭敬吧。只见她稍微绷起脸来，增强一些语气后继续表示：

「……最高司祭大人告诉失去所有记忆的我虚假的过去与身为骑士的使命后，便把我交给叔叔……骑士长贝尔库利了。那个时候，地板的一部分像是设置在中层的升降盘那样往下沉，直接把我和叔叔送到第九十五层去。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

「地板下沉……？」

我歪着脖子，尝试以靴子底部用力踏着大理石地板，但是只能感觉到厚重石材传上来的硬度。看来必须得耗费一番工夫才能从这广大的房间里找出隐藏的电梯，而且我们现在也不需要往下层的移动手段。

「爱丽丝，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是怎么回到自己房间的吗？」

我的问题让骑士把左手指尖放在嘴角然后陷入沉思。

「我记得……我和叔叔乘坐的升降盘快要沉下地板前……最高司祭大人正抬头看着天花板……然后上面也降下了小小的升降盘……」

「就是那个了！」

大叫完之后，我立刻再次紧盯着纯白天花板看。结果上面藏的不是下拉式的门而是电梯。但不论我再怎么找，也没办法发现类似按钮的东西。和连接五十层到八十层的电梯不同，这里没有升降员存在，所以一定是利用某种装置来自动上下移动。但究竟是什么……

「啊……说不定刚才元老长的咏唱……」

我的呢喃也让爱丽丝产生了反应。

「不是要用攻击术展开奇袭，而是为了移动升降盘……？这样的话……桐人，你还记得裘迪鲁金在『Generate』之后咏唱了什么吗？」

「这……这个嘛……」

感觉这时候不能回答「我没有听见」，于是我便拼命回想着数分钟前的记忆。元老长尖锐的声音在Generate之后的确说了——

「好像是lu……lu什么的……」

当我拼命想挤出接下来的音阶时，爱丽丝已经用更加冰冷的视线看着我说：

「这样就够了。因为以lu开始的就只有光素而已。」

我为了表示的确如此而点着头，但爱丽丝却连看也不看我一眼，先是把右手的长剑收回剑鞘里，然后用十根纤细的指头对准天花板。

「System call! Generate luminous element！」

她竟然一次就生成理论上是最大限度的十粒光素。爱丽丝在没有任何加工的情况下，以放射状施放出浮游在指尖的白色光点。光素们无声地碰撞天花板的各个地方并且弹开。然后其中一粒忽然发出比其他光素更强的光辉——当我注意到这一点时，天花板上已经浮现出直径大约一公尺左右的圆形光芒。它的位置不在中央，而是在相当靠近墙壁的地方。

我移动到放下双手的爱丽丝身边，一边保持警戒一边注视着眼前的现象。圆形光芒虽然马上变淡，但是没有完全消失，不久后大理石天花板的一部分就从境界线流畅地突出来，然后直接缓缓下降。厚度达五十公分以上的石盘应该相当重才对，但它移动的模样却完全让人感觉不到重量。光素只不过是开关，应该还有其他让石盘移动的能源吧，不过我还是无法理解个中巧妙。简直就跟贤者卡迪娜尔Cardinal在大图书馆里展现的各种奇迹差不多……不对，应该说就是相同的奇迹了。以最高司祭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深不可测的实力来看，要移动这座电梯应该只需要一小部分力量吧。

电梯——爱丽丝所说的升降盘随着些许震动停在地板上。不是纯粹的大理石，而是铺着鲜红绒毯的盘面，在受到从天花板圆形洞穴降下的蓝白色光线照射后发出微弱的光芒。

这下子，通往中央圣堂最上层的道路就打开了。

我和爱丽丝站上那块升降盘并且到达一百层时，最后且最大的战争就要开始了。

当初的计划是要趁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还在沉睡时，用秘密武器短剑刺中她，接下来的事情只要交给卡迪娜尔Cardinal就可以了。但是袭迪鲁金既然已经逃到一百层，那么最高司祭应该也已经醒过来了吧，何况我的短剑已经用来解救副骑士长法那提欧了。

不过，不知道该不该说是幸运，骑士爱丽丝已经承诺要把自己的人格恢复成本来的爱丽丝了，所以尤吉欧的短剑不需要用在爱丽丝身上。由于尤吉欧已经先被带到一百层去了，所以我们必须先救出应该还处于冻结状态的他，然后在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还没使出全力前找机会用短剑刺中她。这恐怕是我们唯一可以获胜的方法了。

这时候爱丽丝似乎也跟我一样下定了决心。

我们面面相觑，同时点了点头，然后开口说话。

「……走吧。」

「上去吧。」

于是我，上级修剑士桐人与整合骑士Intregrator爱丽丝·辛赛西斯Synthesis·萨提Thirty便朝着降落在十五公尺前方的升降盘走去。

一步、两步，当我们走到第三步的时候——

从天花板洞穴照射下来的，应该是月光的淡蓝色光芒忽然变暗了。

我立刻停下脚步，抬头往洞穴看去，结果马上有几道炫目的光线照射我的眼睛。那是由流丽造型的铠甲所反射的月光。全身包裹着重装铠甲的某个人，直接从六公尺高的天花板洞穴上拖着长斗篷缓缓降了下来。

从身高来看就知道绝对不是袭迪鲁金。原本以为是最高司祭亲自下到第九十九层来了，但从身材来看应该是男性。目前还因为逆光而看不见脸孔。

「还有整合骑士Intregrator在吗……？」

我这么呢喃着。

「那套铠甲应该是……等一下，但是……」

爱丽丝刚低声说完的下个瞬间，新出现的骑士已经发出细微的金属声降落在升降盘上了。他弯曲膝盖吸收了冲击力，接着缓缓撑起身体。

他身穿银中带蓝的铠甲。那带点透明感的装甲表面，吸收了降下的月光后发出炫目光芒。至于斗篷则是深蓝色，看起来腰间没有佩剑。低垂的脸虽然被大型的颈甲遮住而看不见，但略呈波浪状的头发……是相当柔软的亚麻色。

我的全身霎时被电击般的战栗贯穿。

那头发的颜色。正是我在地底世界生活的两年里，总是出现在身边的颜色。

不会吧。但是，为什么……

在极度混乱的袭击下，我只能呆立在现场，这时视线前方的骑士终于缓缓抬起脸来。绿色眼睛从半闭的眼睑深处笔直回望着我。已经没有怀疑的余地了。穿着整合骑士*Intregrator*铠甲的那个青年正是…………

「………………尤吉欧…………」

我用几不成声的喘息声叫着他的名字。

他是我唯一不可能认错的人。因为自从在卢利特村南方森林相遇以来，他就是一起行动的伙伴兼独一无二的好友。突然被丢到异世界的我，之所以能够一直努力到现在，就是因为有尤吉欧在身边的缘故。所以他的长相我绝对不可能认错。

但是无言站在那里的尤吉欧，眼睛以及嘴角却浮现出我从未见过的表情。不对，上面根本没有能称为表情的存在。甚至看起来比在修剑学院大讲堂里首次遭遇的爱丽丝更加冰冷，就像是没有生命的冰块一样。

「尤吉欧……」

这时终于可以挤出声音的我再次叫了伙伴的名字，但是充满双眼的冰冷光芒却没有任何动摇。不过他并不是无视我的存在，他目前正观察着我。说不定……他心里想着我是应该杀掉的敌人。

「……怎么可能……实在太快了……」

身边的爱丽丝忽然这么呢喃，而我则是用求救的心情反问她：

「太快……什么太快了……」

「完成仪式的速度。」

瞄了我一眼之后，黄金骑士便犹豫了一下，然后才说出决定性的一

句话：

「你的伙伴……尤吉欧，已经被施加合成秘仪了。」

合成秘仪——只有最高司祭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能够行使这种直接操纵摇光的术式。它能够夺走记忆，插入忠诚心……然后把人变成整合骑士Intregrator。

「……骗人，这怎么可能……因为你不是花了三天三夜才……」

我像个小孩子一样摇着头并且提出反驳，而爱丽丝则冷静地回答：

「元老长说那是因为我拒绝咏唱必要的术式。也就是说，只要咏唱术式，就不需要三天三夜的仪式……不过还是太快了。尤吉欧和叔叔战斗之后也才经过几小时而已……」

「就是啊……不可能的，尤吉欧才不会那么容易…………这一定是什么障眼法…………」

我就在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的情况下，摇摇晃晃地准备往前走去。

但爱丽丝忽然以左手用力抓住我下垂的右臂，同时在我耳边说道：

「振作一点！你要是在这时候产生动摇，原本能获救的他可能就没救了！」

「获……救……？」

「没错！你不是说过有恢复整合骑士Intregrator原本记忆的方法吗！这样的话，尤吉欧应该也能复原才对！因此我们一定得先度过眼前的难关才行！」

严厉的斥责之后，感觉爱丽丝抓住我手腕的手掌传来加火焰般的意志力，让我冰冷又麻痹的身体再次活络了起来。接着我便重新紧握不知不觉间已经快要拿不住的黑剑。

爱丽丝说得没错——尤吉欧的记忆与人格绝对不会消失。只不过是摇光的某个部位被动了手脚，所以没办法浮现出来而已。

只要从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那里夺回他的「记忆碎片」，然后请卡迪娜尔Cardinal进行再统合，尤吉欧就能恢复成我熟悉的那个温柔又温吞的剑士了。因此我必须先和他对话并且收集情报，说服尤吉欧目前的人格，使他让出路来……甚至是帮助我们都不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就连那个冷若冰霜的骑士爱丽丝，最后都能够经由沟通来获得她的协助了。

「……这里就交给我吧。」

对着抓住我右手的爱丽丝低声这么表示之后，骑士先是露出了犹豫的表情，但马上就点了点头。她放开手，往后退了一步并且快速地说道：

「我知道了。但千万不要大意，那个骑士……已经不是你认识的尤吉欧了。」

「嗯。」

我一回答完，爱丽丝便默默地拉开与我的距离。

老实说，不论整合骑士Intregrator化的尤吉欧有多么强的力量，只要用爱丽丝的武装完全支配术——也就是把金木樨之剑变成无数花瓣，让敌人笼罩在致死暴风当中的技巧，应该很容易就能夺走他的战斗力吧。爱丽丝的技能就是拥有让我如此深信的压倒性威力。但我想把它当成真正无计可施时的选项。除了不想伤害尤吉欧的身体之外，让两个记忆都被封住的青梅竹马对战也实在太过于残酷了。

我往前走出一步，从正面凝视着尤吉欧依然带着冰冷光芒的双眼。

「尤吉欧……」

第三次的呼叫声，已经没有颤抖或沙哑了。

「你记得我吗？我是桐人……是你的伙伴。离开卢利特村之后的两年里，我们两个人一直在一起对吧？」

身上包裹蓝银色铠甲的青年又沉默了数秒钟，最后终于开口：

「……抱歉，我不认识你。」

这是骑士尤吉欧说的第一句话。柔软的声音跟记忆当中的一模一样，但表情还是带着冰霜般的质感。

看来他遭到合成以前的记忆确实已经被封印了，不过应该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灌输他太多「从天界被召唤过来」之类的虚假记忆才对。目前尤吉欧对自己的认识应该有一大部分是空白。只要从这里下手的话……

「不过谢谢你。」

尤吉欧忽然说出这样的话，让我忍不住瞪大了眼睛。这突然的友好发言，让我带着很大的期待反问他：

「……谢我什么？」

但尤吉欧的回答却是——

「帮我把剑拿过来。」

「咦…………」

我顿时说不出话来，一阵子后才低头看着自己的右边腰部。上面挂着收在白色皮革剑鞘里的神器蓝蔷薇之剑。我抬起脸来，再次询问：

「你要用这把剑做什么……？」

绿色眼睛眨了一下后，尤吉欧才用理所当然般的态度说道：

「当然是和你们战斗了。因为这是那个人的愿望。」

「………………」

果然——他是因为「那个人」，也就是最高司祭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的命令，才会来到这里准备击退我和爱丽丝。

感到希望愈来愈渺茫的我，不死心地继续说道：

「尤吉欧。只是因为受到命令……你就要在不知道自己是谁，同时也不知道这场战斗有什么意义的情况下与我们战斗吗？我们不是你的敌人。你为了夺回重要的青梅竹马而与最高司祭作战，已经一路努力到这里了……」

「战斗的意义根本不重要。」

打断我说的话时，尤吉欧脸上首次像是出现表情一样，但马上就消失了。

「那个人给了我想要的东西。我只要这样就满足了。」

「你想要的东西……？那是比爱丽丝还要重要的东西吗？」

听见对他来说应该具有最重大意义的名字时，他白皙的脸上似乎再次出现了些许感情。但这次也同样又被寒冷的冰霜覆盖了过去。

「我不知道。而且我也并不想知道。不论是你……还是其他人。已经够了…………我…………了。」

用难以听见的细微声音说了些什么后，尤吉欧缓缓从升降盘上走下来，然后对我伸出右手。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了。战斗吧……你们也是为此而来到这里的吧？」

「…………不是为了和你战斗啊，尤吉欧。所以这把剑我不能还你。」

我一边压低声音这么说，一边换成左手拿着黑剑，然后用右手从剑带上取下蓝蔷薇之剑。就在视线依然放在尤吉欧身上的我，准备把剑交

给身后的爱丽丝时——

「不需要你亲手交给我。」

听见这句话的瞬间，白色剑鞘已经从我手上被夺走了。但实行者并非爱丽丝。剑就像被透明的丝线拉走般滑过空中，朝着离我十公尺以上的尤吉欧手边移动。

——这是神圣术？我没注意到术式咏唱吗……？

当我屏住呼吸的瞬间，背后立刻传来尖锐的呢喃声。

「心念之臂……！」

「那是什么……」

依然看着前方的我一这么问，爱丽丝便迅速做出说明：

「这是整合骑士*Intregrator*自古流传下来的秘术。它不是神圣术也不是完全支配术，只靠意志力就能移动物体……我听说只有叔叔和少数几名骑士能使用这种秘术。」

「也就是说，爱丽丝也没办法使用啰？」

「……我正在修行。目前别说是神器了，就连小石头都动不了。刚成为骑士的尤吉欧应该不可能学会这种秘术才对……」

当我和爱丽丝在对话的时候，蓝蔷薇之剑已经被尤吉欧的右手握住，然后他把剑鞘吊到左腰上。接着更握住剑柄，毫不犹豫地把剑拔出来。略显透明的剑身立刻因为冻气而发出白色的烟雾。

无可奈何之下，我也只能再次用右手持剑，并架在身前摆出战斗姿势。

这两年里，我和尤吉欧已经有过无数次面对面的经验。但我们手里握的都是练习用的木剑，从来没有让蓝蔷薇之剑与黑剑像这样对峙过。

即使如此——

我心里还是充满了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感慨。没错，我从离开卢利特村开始旅行的那一天，就预感会有这一刻来临了。

但也只预想到以成为彼此分身的剑互相攻击而已。脑袋里还没有浮现战斗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而且我也不打算让除了我们之外的人——连最高司祭也一样——来决定这个结局。

「尤吉欧……」

认为这应该是最后对话的我开口表示：

「你应该不记得了吧，不过教你剑技的人就是我。身为师父，我可还没有打算输给自己的弟子。」

但是尤吉欧已经不再开口。只是直接用流畅的动作挥了一下蓝蔷薇之剑，然后摆出发动剑技的姿势。那是单手直剑突进技「音速冲击」。

虽然对他就算忘记我的名字，也没有遗忘艾恩葛朗特流剑技感到有些高兴，但我也摆出同样的动作。

两把剑开始发出鲜艳的浅绿色光芒。

一秒钟后——

我和尤吉欧同时踢击大理石地板往前奔去。



后记

我是川原砾。谢谢您阅读《Sword Art Online刀剑神域13 Alicization dividing》。

从第9集开始的Alicization篇很快就来到第五册，有魔王气势的人物终于登场也让我松了口……看来还不是放松的时候……继上一集之后，这本第13集基本上也一直在往上爬。身为作者的我在校稿时，可以说被爬墙壁和爬楼梯的「爬」搞得一个头两个大！[image]还有也给校阅的工作人员添了很大的麻烦！

注：日文攀爬墙壁与爬楼梯的动词虽然念法相同但汉字不同

好像有点离题了。那么，剧情虽然一直没办法发展到最后的魔王战，但本集终于能够详细描写副标题的由来，整合骑士Intregrator爱丽丝·辛赛西斯Synthesis·萨提Thirty小姐这第三位主角了。她将如何和束缚自己的系统对决，并且开创出自己的命运呢……这就是本篇故事最大的主题，当然也要请大家继续支持桐人与尤吉欧。

关于尤吉欧先生呢，他在本集快结束前转职为高等职业了……依然是剑士的桐人能有胜算吗？这样的话桐人是不是也要转职呢？按照惯例，详情又得到下一集才能揭晓了，真的很抱歉！第14集里一定会和最后魔王亚多米尼史特蕾达Administrator小姐战斗，请大家拭目以待！

……虽然已经这么公布，但很抱歉，接下来预定出版的SAO是Progressive篇的第2集。在Alicization篇里分别处于现实世界与地底世界的桐人和亚丝娜，这次将组队一起攻略艾恩葛朗特第3层，也请大家多多支持这边的故事。

这里要稍微宣传一下。我想大家已经从本书的书腰上看见了[image]，今年（二〇一三年）的年末将会播放电视动画版SAO的特别节目。基本上是二〇一二年播放过的艾恩葛朗特篇与妖精之舞篇的精华片段，但应该还是会增加一些新的影像才对。睽违一年后，桐人他们又将出现在萤光幕上了，还请大家务必收看。

注：此指日版

总是被进度落后变成常态化的我添了许多麻烦的abec老师、责任编辑三木先生、土屋先生，以及阅读到最后的各位读者，真的很谢谢你们。让我们在下一集里再见吧！

二〇一三年六月某日 川原砾


GENJITSU
RISOU